婦女雜誌

中華郵政登記認爲第一類新聞紙
內務總署登記証政字第十一號

「我的丈夫和孩子們」特輯

娛歲特輯

執筆者：聞國新　村上知行　張鳴琦　劉雁聲　左文　綠蕙　璐玲　余謙　劉櫻



婚姻的本能

牧場上（世界女性文藝介紹）

愛的藝術

改造（十二月特約短篇文藝）

（封面說明見一一頁）

十二月號

（第五卷第十二期）

月經不順
更年障碍



女性健美、並非不能常久、祇因病魔的蠶食、有形無形的便消失了。就中最凶惡的病魔、在青春期要算月經不順、以後、要算閉經期障碍、倘能除此二魔、女性的健美就可保持。人造女性荷爾蒙製劑阿備司經片、就是除此二魔最銳利的武器、換言之也就是保持女性健美的無二必需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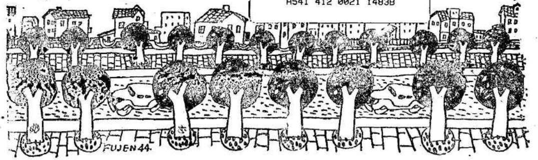
【包裝】 一〇〇片 三〇〇片

總發行 武田藥品工業株式會社 日本 大阪市東區道修町

華北總發行 北支武田大藥廠 天津・北京・青島・張家口

阿備司經片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412 0021 1483B



婦女雜誌　第五卷第十一期（十二月號）目次

·每月集談·
談職業婦女……………………傅　獲
閨外閒話……………………李　木（1）
略談異性朋友……………………東方僞（2）
何謂賢妻良母……………………筱　夢（3）
從女性的角度來看汪主席的生平……黃　度（4）
一月風雲……………………本　社（5）
·娛戲特輯·
燈謎紀勝……………………聞國新（7）
「門松」與「雜煮」……………………松上知行（8）
由娛戲談到演劇底正道……………………張哏琦（9）
天涯幾度過新年……………………劉雁聲（10）
兩種不同的情緒……………………左　文（11）
婦女美容之歷史觀…竹馬（12）
致我們丈夫和孩子們特輯（14-21）
執筆者·佘謙　綠燕　璐玲　劉櫻
主婦手冊
由節電節水談到肥皂消耗　胡　煒（38）
兒童食譜……桃　拉（39）
廢布的更生…林　林（37）
冬季主婦常識……………………孫祥韶（37）
家庭看護一問一答……………………端　錦（37）
姻婚的本能……………………法國莫洛亞著　何瀅譯（22）
試一試你的智力請回答幾個問題……………………哲　西（25）
花蕊夫人……………………向　格（26）
求生的呼聲……黃蕓青（28）　媽媽老婆和女兒…宋　昆（29）
愛的藝術……………………李鐸融（30）
牧場上……………………瑞士：J.史拔里夫人著　周秋紫譯（32）
上海婦女生活特寫：
按摩院……………………王蕊厂（41）
十二月特約短篇文藝：
改　造……………………田　青（12）

卷首語

紀念汪主席

汪主席終於捨尙未統一之中國資志以歿矣。回憶主席自本年三月間赴日養病之後，國人無不祈禱其健康早復，俾領導中國走向復興之路，然而天不佑人，於十一月十日竟而長逝，噩耗傳來，國人莫不悲悼。綜主席一生，盡悴國事，奔走海內外，是非功過早有定評，但其偉大不可及處，即一身兼具智，仁，勇，爲當代罕見之偉人。

就汪故主席於三十一年全聯席上之演辭而言，題目係「怎樣救中國」謂救國要有決心，要有道路，精神的力量乃一切的力量之根源。發言極爲沉痛，其中所懇切昭告吾人者爲「良心」問題。就一方面言之，良心爲一極空洞之名詞，但就另一方面言之，其意義甚爲充實，含蓄義深邃。就有良心方能自救救國，反之，只掛羊頭賣狗肉，救己且無方，遑論救國矣。此爲汪主席與華北人之最後晤面，亦不啻爲最後的訣別。

汪主席逝矣。吾人今日紀念汪主席，豈能置「良心」問題於不顧，而空言繼其遺志，努力奮鬥？願國人深長思，之對主席偉大之人格，及爲國忘身之精神永勿相忘，引爲楷模，努力奮鬥，以達救中國之目的，勉旃！

談職業婦女

博奮



隨着時代和環境的需要，今日職業婦女的數目驟然是增加了，在工場，公司，商店，銀行以及其他各部門，皆有多數婦女活躍，這現象自然是好的，也是一定的趨勢，何以呢？因爲戰時下的男子多趨赴戰場，做戰爭的工作，餘下的工作自然要女子們來擔任，那麼，現在職業婦女的加多實是應有的現象，不足爲奇的。不過戰時和平時畢竟不同，職業婦女的今昔性質亦隨之各異了：往昔是閒逸的，消極的，平易的，而現在是戰鬥的，積極的，艱苦的，換句話說，今日職業婦女已不是美麗的擺設了，是國家和前線的戰士一樣，健勇苦鬥，不撓不休，實際說來，妳也沒有理由不那樣去做，原因是國家決不單是男子的國家，戰時下的前線與後方也決無二致，那麼，爲了妳的國家存在和繁榮，妳不應該犧牲一點妳的成見和享受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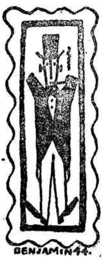
是的，雖然現在同在戰雲籠罩下，各國婦女的情形也並不一樣，可是無論怎麼不一樣，她們或強制的或自意的獻其身心，替國家做一些事情，這一點只怕是沒有兩樣的。像蘇聯婦女那樣，駕着飛機到敵人陣土裡去轟炸；各國的婦女開卡車到西伯利亞荒野裏駛行，這不是每個婦女都可以的，也不可以倣傚學（身體，氣質，環境的限制有時，或恐亦難達成目的），我們盡其所能就可以了。實際比較起來，我們的婦女在現在世界上可以算是最幸運的了，戰爭雖然使我們婦女獲得職業的機會增多，然而生活方式却始終沒有受到戰爭的影響，她們仍舊和先前那樣優悠，閒適，安樂，驕縱，自傲，矜持，彷彿是天之驕子，應該有這種特別的享受。我眞不明白她們何以要發生這種心理？發生這種心理的根據在哪裏？一個人活着一天就應當做一天的事情，無論對家庭或社會都是一樣的，這道理是至極簡單的了，男人和女人同是一樣。而尤其做事情是用售妳的心力，技藝和學問，不是賣弄妳的體姿和美態，這一點總不要誤解的。

現在恐怕已沒有人再提起婦女應該回到家庭裏去呢還是到社會裏去呢的問題，要是還有人提出這樣的問題，這個人的思想顯然有些沒落了，日本人有一句極普通的標語是「職場即戰場」，把這個範圍再縮小一點，我們可以說「家庭亦職場」，是的，戰時下的家庭也不能像平時那樣安樂和閒逸，它應該作合戰時積極的情調，一切取簡素，有效和節約的辦法，來幫助國家戰爭的遂行。這樣，家庭婦女和職業婦女的責任比較起來，並無多大差別，所以家庭婦女勿須乎自卑，職業婦女也沒有可以自豪的地方。戰時下的德國國民都有了一種自覺，即是自身的存在決不是爲自己，而是爲國家。我們無論家庭婦女或職業婦女也應該把這句話援引過來，把自身看得重一點，責任認清一點，成敗決不是個人的事情。

在街上時常看見日本職業婦女穿着作業服或防空服那樣健朗的樣子，在我們職業婦女身上是不常見到的，有些人甚至覺得穿那種服裝是羞恥的，於是花花綠綠的衣裳，古怪細賦的修飾，一句話，是未改舊日的風貌，由於這種外觀的表現，便知道她們內心依舊殘留着那種舊的觀念，願我們脫下華美的衣裳，節省下用於修飾的時間和金錢，做一些勤勞刻苦的工作，她們恐不肯於錯，那麼退一步說，求其不氣勢凌人，傲然自得，也祇怕很難得吧。戰局日益緊迫，每個人的責務都加重了，我們不必把言語說得怎樣動聽，計劃定得怎樣驚人，這時候，我們祇須踏實地做上一兩件有益國家的事情就行了，最少要做到一個不是分利者的程度，也就很可觀了。妳是一個職業婦女，報國的機會正比他人多些一點，堅強，刻苦，犧牲，努力，使您經管的事情或作業多收穫一層效果和成績，使妳的私生活方面多節省一些金錢和時間，這樣直接間接於國家便受益不淺了。一般的說來，越是職業婦女，她的無益消耗越比旁人多些，這個因爲或者是自己能掙錢了，用自己的錢化在自己身上，好像理直氣壯似的，其實問題不在所化的是誰的錢，而在今日此種行爲實缺欠正當，還有那種把心情於此時也應該換一換了，看見幾個中國女性在一起，所談的不是誰的髮型怎樣好看，便是哪件衣料怎樣漂亮，對於那些瑣碎不緊要的事情而注那樣大的精力，反過來看對於那些比較大而重要的事情往往忽略了，有的甚至以職場當做談話說笑的地方，在那裏去是看小說，寫私信，正經的事情反擺在一邊，那種情形談成績講效率，還不等於說夢一樣。還有一層是有些職業婦女雖力爭求高位，對於一些平常的事情便不願意親自去做，對於做的人往往還有加以訕笑，這眞是最大的錯誤，工作決非恥辱，一樁最小的工作當妳對它做到最好的時候，妳會感到她的神聖和有意，不動手工作的人，永遠不會感覺到工作

的興趣。

總之，時值非常，一切都應該求實際，去浮誇，世界各國的女子都於此時與男子同樣擔當了戰時下的重要任務，要知道從槍口射出來的子彈有的經由女子之手而造成的，荷槍殺敵也有了女子部隊，我們的職業婦女大多數是僅僅坐在舒適的公事房裏任事，這情形比較起來總有天壤之別了吧，對此還不覺得滿意和幸福嗎？



廚外閒話

李木

買一本九月號的「婦女雜誌」回來，先翻到「妻和我」的特輯，妻和我爭着讀完，談論着各執筆者和他的賢夫人。我不禁略後悔何不在接到編輯先生的徵文時，也寫上一篇；但繼而細想幸不曾寫，因爲說眞的，妻和我各有弱點也多少有些優點，兩人的性情志趣有極相同的，也有極不相同的，十年來雖未有過大衝突也不無小的爭吵：若是將實話都說出來，恐怕不免會使讀者竊笑的。妻在讀完各篇之後表示意見說，無論何種學識程度的夫婦，很難在諸方面上皆十分融洽而毫無隙罅；這話我也承認。

× × ×

看到「談百年後的婦女問題」的一行二號黑體字，不禁使我驚佩執筆者的遙遠眼光與忘我的態度。據心理學家說，男女兩性的不同點之一是男子喜做未來的幻想與計劃，女子專顧目前的實際問題。百年後的婦女問題，在臆當作遙遠想像的男人看來就有些太遼遠不可捉摸了；還是談談五年或十年後的婦女問題吧。教育與工作兩大事項無疑的是婦女兩性皆當努力的；目下我國男女的教育與工作，似乎皆有互相侵犯與衝突的形勢。意思就是說中國男女所受的教育幾皆相同——大學裏的政治，經濟，文學等系，男女皆毫無分別的選習——職業也是互相競爭——銀行，機關裏男女職員做同樣的工作——這種現象實在應速加糾正。我國聽說日本的女子教育固然也有和男子同樣受深造的，但大多數皆改讀最適合女性的專門職業教育——家事，縫級，烹調，乃至學習新嫁娘應會的一切知識技術。我決非主張女性皆須回到廚房裏去，但我決不贊同女性以下廚房爲恥，非由女僕廚子伺候便吃不到嘴裏飯，除了打牌看戲，盤下孩子交給奶媽喂之外便任何工作也不幹！

五年或十年後的婦女教育和工作，應當是選擇最宜于女性學習與實行的，然後同男子分工合作，主要原則應是男治外女治內；固然有文學和藝術等天才的女性仍當充分使之發展，但女作家或女藝術家甚或女政治家，又何妨會烹調一手美味的飯食，會縫男女老幼的時樣服裝，會把子女教導得活潑而又有禮貌呢？假如丈夫規規矩矩在外努力工作，妻不應該把家中管理得井然有序，窗明几淨，衣食用品舒服適宜，使丈夫回到家來，如入樂園而不思往外邊另去找娛樂嗎？果然如此，夫妻家庭以及整個的婦女問題便已大部分獲得解決了吧？

× × × ×

一般人多認爲女子是細心的男人是粗心的，這話似不盡然，甚或大大的不然。不信，試看初戀時的男女相追逐，男子想盡了種種甜蜜魅惑的言辭和舉止，博得女性的心動與鍾情。男子待女性所設想的實是無微不至，她喜歡着甚麼，聽甚麼，用甚麼，實是周到已極；即以情書而論，也多是男人寫得纏綿美妙，歷來描寫男女之間細膩動人的著名小說也多皆出自男子的手筆。所以致此的原因實難道出，也許與腦力有關，然而並不是說女人的腦力遜于男子，乃似乎是由于慾望利用便愈銳敏的原故。因爲男人在想得到一個女子之前，他運用上全副的腦力和心思，想出千方百計要求得到她；至于在女性方面，她却只有不費心力的等待着接受或拒絕。若語女人心細也許是指她們的小心眼兒？但等到男子獲得了那個女人的心靈與身體之後，男子的用心便鬆弛了下來，這時却該着女子來用心抓着男人了。然而不無例外，如夫婦之間，在衣食住等方面，粗心的丈夫一切等待着細心的妻的服侍，但若遇到妻是粗心而丈夫是細心的，情形則恰相反。但若夫妻二人都是粗心時，眞想不到他們的家庭成了如何一個紛亂的世界了。

× × × ×

近來家中因爲女僕告假回鄉下去吃好白麵，妻和我對于做飯洗衣竟至無從措手，的確也不會動手。幸而借朋友家的廚師每天早晚來替做兩頓飯，可是飯菜涼了回一次鍋，與吃完了收拾洗滌碗盤等容易的工作則需要自已動手。近來又因就自已的寓所改設了一個「書屋」的生意，妻到學校教書時我便往返于廚下及舖面之間，又要兼看着兩個淘氣的孩子。看見水沸了跑到廚房從爐上提下來，聽見門鈴響時又忙跑回應酬讀者，心思實在無法集中寫一點連貫的東西，故僅能寫此「廚外閒話」。

略談異性朋友

東方雋



不論男人或女人，每當少年時代，差不多總都是豪爽好客，朋友越多越好，因爲活潑性情之所近，却不是爲了調劑情感，年齡所給與他或她們的負擔還不會有那種欲望，只是遊戲的侶伴，談得來，玩得來，一起逐趣而已，是沒有什麼別的選擇的；同時也無須去擇選，年少交友泰半無猜無忌，樂得相處就得相處。及至慢慢長大了，懂得了一些愛情，也時而被自然那一種輕飄的戀風所柔撫時，不自然便希求起更深的友誼，於是，「愛人」這一個名兒，竟像初春翩翩的蝴蝶般在感念中生出了嫩薄的羽翼，或裝輕騎士的憧憬便會巧妙地闖進了少女的心房，而引起了縈思的波浪，少男們同樣也湧起了潔白天使曼麗的倩影，這當兒，他或她們正如受了愛之神特別的點染，幾若含苞待放的鮮花，到處散佈着情感的芬馥，用不着太久，也用不着千里追尋，一個意中的人物自自然然就來到了身邊，當這一個中意的人物在他或她的心裏佔有了主宰的地位時，逐漸，那些過去的異性朋友，情感固會親如手足，到現在也不得不日見疏遠了，不完全是情意的絕念，也爲了避免嫌隙，實際上的確是，不管對方多麼開明，不管對愛人多麼鍾愛，也忍耐不下自己的對象和別人親密起來，因之，此刻可以說是友誼的刼運的一個段落。不過，這時候雖然有些異性朋友遠疏，却還不是決然離開的意思，因爲愛人只是感情上的身份，在生活方面尙不能與以束縛，人本是賦有羣性的，誰也難能友一人而終，總還要求第二個，第三個，以至於更多。

有了愛人的人，爲了維持彼此的情感，爲了使愛情不受外力的阻撓，相互尊重是應該的，人固然都希冀廣泛的友誼，但也不許決無規範，等到眞正結了婚，愛人變成了丈夫或妻子，那時，在交友上更有了出於不意的坷坎，假使再同那些較比情投意合的異性友人在一處，就是非常熱愛着你的丈夫或妻子，他或她也會爲了這個而大感不快的，且還不快與在愛人的階段時又進了一步，有以使家庭淪潰的危險，因而除去意思的不悅之外，更加一種警惕，一種森嚴的戒備，有人說愛是有獨佔性的，乍聽起來總不同意這個，如果過細思索以後，便理解到這話的眞意義並不是狹隘的佔有慾，繼續地剝奪了對方的自由，而却是一種情感貞堅的表示。那麼，結了婚的人就不要朋友了麼，對於異性友人就果眞斷絕了麼？不是這樣說，朋友總是朋友，友誼光榮的冠冕永遠仰罩在人們的頭上的，即使到了壽命的終結，人也是離不開朋友的，友誼是孤寂心房的慰藉，友誼是嚴冷生活線上溫煖的陽光，友誼更是未來大道攜手的開拓者，友誼是力量，是光明，婚前不但需要友誼，婚後尤其需要友誼，同性自然沒有難題了，但對丈夫或妻子的異性友人應當看成爲共同的友人，不可認爲她是他的朋友，他是她的朋友，自己遠遠到一邊去。特別是我們女性，十九都胸甘過窄，總容不下她的愛人或丈夫無關念的交際的，即使他多麼坦白，每一聽到他有了女朋友，也會大發雷霆，悲痛萬狀，甚而至於以死來要挾，非把那女友逐得無影無踪不止，眞是既可笑亦復可憫可憐，要知道，一種歧視使友誼支離是件不道德的行爲，友誼的正大態度，應該是人性　博愛　。

普通人一旦結了婚，除去保持夫婦之間尚存幾分友情，另外就再談不到任何異性友情了，設果提到它，甚而眞得了些珍貴的收獲，不單不會有什麼順利推進，更能因此引出某種誤會，陷雙方於苦境，惹起了巨大風波，多少家庭悲劇還會由是發生，我們常看見許多美滿夫妻，就因爲其中之一結識了異性朋友而大犯猜忌，說不定會反目離了婚，造成終生的遺恨，這種現像詳究起來還不是個人的問題，乃是一種社會病態，應該視爲教育的缺陷，我國教育的不普及，使得一般人欠乏知識，對付普通事故尚且不够，何能提到人格的修養呢，所以，人不但理解不到友誼的眞諦，就連愛情也難有確切的明瞭，無怪乎友誼與愛情不易分開，平常的異性友人便視成愛的對象了。在這種情形之下，若來結交異性朋友，誠如盲人騎瞎馬，亂闖亂撞，結果是一塌糊塗。

要想對友情得到正確認識，要想實踐眞正友情的道理，首先便得將友誼與愛情徹底瞭解，辨認出不同的地方來，從根性做起，建立友情的正當觀念，把身份認淸了，以眞實和赤誠來結交，即便有了愛人又何所礙及，結了婚也還有什麼關係？友情自是友情，愛情自是愛情，態度磊落，行爲正直，就是週身圍滿了異性朋友也不會激出一絲人情波瀾的，只在個人的品格教養怎樣，學識訓練够否達成「人」的水準而已。

未婚的姐妹兄弟們，望你用率眞的態度和友人們來

往，拿出手足般情感維繫住友誼，同性，異性又有什麼區分？以人的立場大家牽起手來向遙遠的將來邁進，還其間如發現你所愛的人，怎不能去愛他呢，不過，且不要忘了，他，或者是她原本也就是你的朋友。若結了婚，更請愼重自己，尊敬你的丈夫或妻子，一俟雙方面不論是誰的異性好友來臨時，務需拋開可恥的忌恨心，祈把手伸過去，歡迎他們善意的來往，然後回報以忠恍。珍重友情，好好地培養它：因爲，你應該曉得，未來多少偉大事業是在等着人們的合力的，而人的義氣和友誼又正是聯接人間合力的不可缺少的鎖鍊。



何謂賢妻良母

筱夢

古人所謂「齊家」，雖然不是爲女子說的，但是一提到家，馬上就會連想到婦女身上；至於「治國平天下」，就好像與婦女風馬牛不相干了。其實賢母能生賢子，那一個治國平天下的偉人，不是出自有良好家庭敎育的賢母之手呢？沒有三遷敎子的孟母，何有亞敎千古的亞聖？

在由母系社會進到父系社會的當初，不過是因爲生理的關係，把治內的責任，加在婦女的身上，沒有誰注意到她們是負起兩個時代進化的使命的。便是婦女與社會隔絕的一個信號。

婦女與社會漸次脫離的結果，自身也就覺得生兒育女，井臼操做，成了唯一的天職，至於國事興衰，世界治亂，是與她們毫不相干的，就不期而然的被屛棄在社會之外。

社會不停的進化，女子却被拖在後面漸漸暴露出種種無知的弱點。便給女子加上「三從」的鐐銬，於是女子乃被貶謫到男性從屬地位。由「子不敎父之過」「嫁雞隨雞嫁狗隨狗」的古訓裡，可知相夫敎子的責任，是不屬於女性。數千年來，所謂「賢妻」「良母」，不過是一羣失了靈魂的馴順的綿羊而已。

民國以來，一般人士才漸次明瞭家庭敎育的重要，而有賢內助的要求。但是我國女子文盲居多，所以多數婦女還是渾渾榛不識不知，過着傳統的牛馬生活，知識婦女，雖擺脫舊禮敎的樊籬，而又陷入放蕩驕奢的迷網裡，自然是不甘刻苦的去做一個主婦。有些志趣高超，意識剛强的女子，又是受了平等自由歐風美雨的洗禮，抱着天大的志向，想在社會上做出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更是不屑於回到家庭裡去。這就不怪够格的「賢妻」「良母」，如鳳毛麟角了。

先知先覺姊妹們，社會原是兩性組成的，兩性之間，同心協力，相輔而行，才能造福人羣，裨益社會。有知識婦女應該認淸的一個大問題。也是婦女求解放的唯一目的。但是所謂新婦女，不是打倒摩登人物，也不是拘守舊禮敎的懦弱囚徒；而是適合社會進化現階段的偉大的女性。

不否認家庭的存在，也不否認婦女是這個小團體的領袖，那末坐在家庭主婦這把交椅上的女性，應該怎樣呢？

一有相當的學識：一個主婦的學識不必要精，但須要博。上事翁姑，須明孝親之道。下撫子女，要懂育嬰之法，敎兒之方。中處叔姑妯娌，更得明白人情事故，方能推已及人。對待丈夫，亦不應消極的一味盲從，而要積極的勉其上進；所以不能不明世界大勢，社會情形。此外如烹調縫紉，衛生，理財，以及婚喪交際等禮節的常識，更是應該具備的。學識是一切知識的源泉，這是賢妻良母應有的第一條件。

二有溫柔摯誠的性格：夫妻之間有規過勸善之義。但是若正言厲色的去勸勉自己的丈夫，即使是婉轉其詞，也無異是撒下「同牀異夢」的種子，其結果必至「不辟莫大焉」。必須使丈夫在幸福甜密的美滿家庭生活中，不自覺的去接受誠摯剛果的意識，同化於聖潔的心靈。敎子也是一樣的，若以斥責的言詞，鞭笞的刑法，强迫着子女向善，正是「盡心力而爲之，後必有靈」。「父子不責善，責善則離」。何況是做母親呢？只有借深切的母愛，用高尙的人格正確的行爲，去誘導他們合理的思想，啓發他們向上的志趣，才能收到好效果。所以必須以溫柔誠摯的性格，運用獨特偉大的感化力方能完成現階段的精神：「民生在勤，勤則不遺」，「勤儉增蓄」；持家之道，更不能離開「勤」「儉」二字。一個主婦必得刻苦自勵，以身做則，方能使一家上下，井然不紊。對於丈夫及子女的衣食起居，尤須親自照拂，才足發展溫存體貼的慈愛心田，「做在前邊，吃在後邊」，是每個主婦的美德，這樣才是現時代眞正的「賢妻良母」，誰能說婦女是社會的寄生虫，男性的附屬品？只要時刻不忘責任心，隨着社會進化，不斷的努力，婦女在人類史上的地位，是永遠不能泯滅的。

從女性的角度來看

汪主席的生平

黃度

「慷慨歌燕市，
從容作楚囚，
引刀成一快，
不負少年頭！」

這首詩，誰都知道是汪主席在謀刺攝政王被捕後口占的四首詩中最有名的一首！像這樣慷慨悲歌，豪邁雲天的英雄，在一般人想來一定是三頭六臂的豪傑或勇糾糾的武夫吧？但事實上，也像一般人所知道的，汪主席是一個文質彬彬的書生，是一個溫文爾雅的儒者。

我們從女性的角度來看汪主席的生平時，我們知道汪主席在家庭裏是一個孝順的兒子，慈愛的家長和熱情的丈夫。惟其有熱情，有赤子之心，所以纔是一個眞正的革命者，能孝，然後能仁，能仁然後能慈，能慈然後能勇，現在我們從汪主席的幼年時代到此次病逝名古屋一生的豐功偉績中，把汪氏在家庭生活中所垂的一二楷範，作一個概略的介紹。

幼年時代

汪主席原籍浙江山陰縣，後來跟父母遊幕到廣州，後來因爲長兄兆鏞舉廣州鄉試，遂入粵籍。汪氏係繼母吳夫人所生，吳夫人共生三男三女，因此汪主席共有姊妹兄弟十人。

汪主席幼年時代在姊妹兄弟中是最聰明的一個，就是在童稚時代已懂得晨昏定省的禮節。汪太公年七十，眼生蒙翳，還爲了一家生活作客陸豐。太夫人十指操勞，幫着汪太公維持一家的生活。

汪主席九歲時，受母氏的教誨，每於秋晨扶母至後園，在石櫈上學習大小楷書，讀四書五經，至霜降後始移室內。

汪氏對生母吳夫人的孝行是載諸口碑的，我們看汪氏撰述其母氏行狀，說得如何眞切動人：

「兆銘年十三而失母，於母生平德行，能知者幾何？於母所遇之艱難，能知者又幾何？母雞鳴而起，上侍老父，下撫諸弱小，操持家事，米鹽瑣屑，罔不綜覈，往往宵分不寐。兆銘惟知飢則索餅餌，飽則跳踉以樂，嗜然不知母之勞瘁也。歲時令節兆銘隨諸兒嬉戲，樂而忘倦，時見母蹀躞仰屋，微嘆有聲，搜篋得衣物，付傭婦，令質錢市果餌，及親友至，則極歡笑款洽，似無所憂者，兆銘亦忽忽不措意，不知母何爲而委曲煩重若是也。」

秋庭晨課圖

汪主席在革命成功後，重遊故里，看見故鄉的家園仍在，而椿萱早謝，追憶伴母寫讀情景，不勝愴痛。就請當時的廣東名畫家溫幼菊摹繪「秋庭晨課圖」，以慰思親愁懷。汪主席歷年奔走國事，與此圖形影不離。圖中有汪氏親筆題詞如左：

「紅花綠樹毿堂西，故園風景依稀：學習曾記作驚飛，解得慈闈。好雨已遲萱草，人間何處春暉畫圖空省趨庭，夢也淒其。」

不意這幅圖後來在上海遺失，汪主席在悒鬱之下，又請曾仲鳴夫人方君璧女士以仿古筆法重繪了一幅。二十年來汪主席珍若拱璧，燕居之暇，敬謹展對，有無限感觸，孝思誠格，可見一斑。

同志伉儷

汪主席夫人陳璧君女士，和汪主席是革命同志。相識的時代是在民國前數年汪主席追隨國父在南洋辦理同盟會的時候，一直到共謀北上襲擊時代，這纏綿由同志而變爲愛人的，到民國誕生以後，正式結爲伉儷。汪主席在獄中時曾爲陳璧君女士寫了那麼熱情沉痛的詩篇：

「落葉空庭夜籟微，
故人夢裡兩依依；
風蕭易水今又昨，
魂度楓林是也非。
入地相逢雖不愧，
擘山無路欲何歸？
記從共灑新亭淚，
忍使啼痕又滿衣！」

在汪主席獄中吟詩的時候，陳璧君女士已隨鄒魯等秘密入京，設法營救。陳璧君夫人以雞蛋十餘枚賄卒卒送達汪主席，汪主席在雞蛋內得到璧君女士的信後，除報以「信到平安」血書四字外，更答以金縷曲一闋：

「別後平安否，便相逢淒涼萬事，不堪回首！國破家亡無窮恨，禁得無生消受，又添了離愁萬年？眼底心頭如昨日，訴心期夜夜常攜手，一腔血，爲君剖！淚痕料漬雲箋透，倚寒衾循環細讀，殘燈如豆，留此餘生成底事？空令故人僝僽！愧戴卻頭顱如舊，跋涉關河知不易，願孤魂繚護車前後！腸已斷，歌又難！」

由這詞中可以看到汪主席情腸熱烈，但更熱烈的是難過國家，對這民族的情愛！「國破家亡無窮恨」，「留此餘生成底事？」這是何等的熱情，何等的憤慨，何等的悲壯的氣魄！

一月風雲

自十月一日至三十日

◀哈爾馬拉島日軍予以美軍重創。擊毀敵機一百六十八架。

◀大宮島，第尼安島日軍及居留民，對敵堅抗至九月二十七日全島軍民忠勇殉國。

◀貝利琉島，安加烏爾島日軍迎日予美軍頭大打擊，獲迫擊炮二門，機關炮二門，殺傷美將兵約二百九十餘名。

◀日東條首相訪問滿洲。

◀大東亞青少年指導會議，九日起在寧舉行，大日本青少年團實踐部長態谷辰次郎氏及新民會喻副會長即特代表日本中國新民會參加。

◀國府決澈底滅共，編成滅共幹部共同團。

◀日頭山滿翁逝世，國府林宣傳部長發表談話。京寧皆盛大舉行追悼會。頭山滿翁與國父為至交，何海鳴過去奔走革命甚得翁之庇護，汪主席訪日亦親訪翁私邸，翁之死不僅為日本之損失，亦為中國之損失。

◀國慶紀念日國民政府於是日晨九時舉行祝典。

◀希特勒電汪主席祝賀國慶。

◀爪哇防衛義勇軍成立週年。

◀日本銀行對菲律賓借與二萬萬元信用借款，菲總統洛勒爾氏對日政府表示謝意。

◀菲律賓獨立一週年，日軍當局特贈軍用米五千包，金雞納霜一噸，因此菲律賓最近之食糧問題可藉以緩和。

◀美艦進攻台灣，沉毀敵航空母艦七十六艘，飛機一百六十架。日本全國為慶祝計，各酒場特配清酒三日。

◀美機襲馬尼拉，日方損失甚微。

◀大東亞文學者大會下月在寧舉行。

◀日內閣顧問結城豐太郎氏視察華北並訪王委員長。

◀中日同盟條約締結一週年。

◀雷伊泰攻防戰甚烈，日機艦炸敵艦船機場。

◀日機夜襲柳州，南寧，擊毀渝機十三架。

◀雲南前線之渝軍以美裝備之第十一國軍之六個師，攻擊龍陵幽閉，並以重炮炮擊陣地，日軍守備隊以二百名兵士堅決守城，竟二三日不得一飽，時以草芥充飢，並以砲彈改造手榴彈，作最後之奮鬥。乃決意焚燬重要文件，忽於該日城外西方山地宮原挺身隊來援，故龍陵苦戰乃告一段落。

◀桂林各文化機關紛紛避移內地，軍事委員會機關報掃蕩報停刊。

◀英以停止援渝物資輸送為要挾，要求更調新省長盛世才。渝府已派吳忠信任新省主席。

◀邱吉爾於下院演說謂：「美對渝援助甚豐，但渝軍仍敗戰不已。」致引起渝方不滿。

◀渝府着手建設自保山經臘越至密芝那之「國際路」，企圖打開被日軍切斷之緬甸公路。

◀日軍佔領福州，並進迫興安。

◀梧州於日軍入城前二日，強制疏散人口，並對全市投下高性燒夷彈，將城內所餘之房屋完全焚毀，全市烈火延燒三晝夜。

◀延安政權於國民參政會議席上，由代表林祖涵向重慶提案，重慶無接受意，並謂關於樹立聯立政府問題現實無討論必要。

◀美軍盲炸廣州，一般民心憤激異常。

◀河南，湖南，廣西各大學因受戰爭影響，紛紛遷移，學生多逃往重慶，故重慶各大學莫不人滿。

◀重慶政權鑒於戰局之危急，擬改革兵制。

◀延安軍事使節團，於彭德懷領導下訪問莫斯科，九月中旬抵達華盛頓，在西北設置美空軍基地及訓練空軍等事。

◀日機夜襲成都，毀渝美機二十七架，渝方呼籲英美結成第二戰線。

◀日軍包圍桂林，湖南日軍向貴陽進擊。

◀雙十節蔣介石演說謂：「中國領土十分之六依然屬於重慶政權下，黑暗的時代即將過去，茲將籲我國民以最後堅志，度此瞬將黎明的暗夜。」

◀渝為謀求補充兵力已動員學生，擬編成五個師，現已開始徵集。

◀日軍佔領漳州。

◀美國外交政策協會，發表論文謂：「中國大陸作戰，屢遭敗北，乃至於武器不足，內部混亂，政治腐敗，渝方民眾對推行戰爭方針表示不滿，當局強徵之軍隊，送至前線者每二十名不過一名，又中國農民對政府之苛斂誅求亦表反感，此皆為敗北之原因。

◀日本全國展開礦物增產運動。

◀日政府為適應重大戰局，補充兵員衛要，決定徵台滿十七歲之男子以從事防衛國土之第一線。

◀印度臨時政府成立一週年，柏斯主席舉行閱兵式。

◀河南地區殘存之遊擊匪，因糧食杜絕，屢向民眾奪食，故引起民眾激憤而惹起鬥爭。

◀美機盲襲新四軍，延安方面反美益烈

▲英，美，渝三國會談在莫舉行，會期定爲十日。

▲英美戰後和平機構蘇聯表示輕視。

▲德於激戰後已放棄亞平寧山嶽區，巴爾幹多腦河鐵地鐵門兩側有戰事，華沙西部匪團被德軍殲滅。

▲西部戰線自荷蘭至洛林邊境僅有局部戰事。

▲駐保加利亞之英美軍被蘇逐出境外，英政府對蘇提出正式抗議。

▲英要求瑞典禁止外船入港，無異使瑞對德貿易中止，並放棄中立。

▲蘇軍於達蕎島登陸，德軍砲擊里加灣。

▲法總理佩丹元帥，有鑑於戰況推移，自九月上旬，與法政府自貝爾福移今德國南部。

▲英總統羅斯福召集軍事首腦舉行會議

▲英國國內對重慶屢次敗戰及內政混亂頗加非難。

▲羅斯福會見孔祥熙，談判援渝問題。

▲東普魯士攻勢展開，巴爾幹前線仍在激戰中。

▲美兵工廠六萬名罷工，兵器製造廠陷於停頓狀態。

▲德軍於三個月中擊落敵機九千架。

▲美共和黨領袖威爾基逝世。

▲希臘阿爾巴尼亞英軍登陸。德軍於愛琴海加里亞二島開始撤退。

▲義中部前線美迫攻擊遭挫敗。

▲萊因河南岸德登陸。

▲美婦女部隊二千名，與赴澳州荷蘭之婦女部隊抵新幾內亞。

▲美爲補充人力不足，驅使黑人勞役，然對黑人終無人道，引起黑人憤激，時有拒絕工作及逃逸之事發生，美對拒絕工作者即處以死刑，僅只舊金山一地先後已逾百餘名。

▲巴黎市街，共黨遊街示衆。

▲阿根廷前總統卡斯蒂逝世。

▲西班牙政府聲明，對南法西赤色軍殘黨及與去法之西班牙不穩份子侵犯法西國境，決予掃滅。

▲德羅梅爾元帥戰歿。

▲美軍需生產漸減低。

▲波蘭亡命政權首相米克拉契克與艾登外相會談，所有蘇波間之紛爭將不再於莫斯科交涉。

▲跌布列耶地區德軍大捷，殲滅蘇軍步兵二師。

▲美俄亥俄州市內大型瓦斯貯藏池發生爆炸，以致釀成該市未曾有之大火災，該地五十區盡成灰燼，爆炸原因至今尚未判明。

▲英政府及反軸心軍最高司令，將法蘭西軍政地區移交多高爾政權，已於二十一日締結協定。法臨時政府多高爾對法國民發表謂：「反軸心各國在戰後和平問題中，曾表示蔑視法國，又今後反軸心各國如仍持此態度，則彼等不久將覺悟其在將來確保平時所予之影響如何，故猶認反軸心國，將爲復興德國而予以莫大之協力，實爲大錯」。

▲甘地翁。瓦爾達宣稱，有重行絕食之念。

▲德爲防衛國土增強戰力組成國民突擊隊。

▲波羅的海之三國，愛沙尼亞，立陶宛，拉脫維亞皆歸入蘇聯邦，確立蘇維埃體制，故蘇聯政府決不容許任何國家之勢力侵入此三國。

▲德國亞探地區居住之德國民，受美占領軍之苛待。

▲荷蘭境內激戰已延及斯列爾特河口，反軸心軍蒙受損失甚重。

▲保加利亞政府與英美蘇三國協定停戰簽字。

▲冀省府爲增強政治力，組成各級政宣實戰隊，已指派人員，赴各道協同督導切實籌辦。

▲滬警政視察團來京視察，稍爲勾留即轉道滿洲。

▲共匪乘夏期之繁茂期，巧妙逃避日軍於肅正綱紀，企圖掠奪收穫期之糧食，各地農民受害甚烈，日軍現以展開秋季討伐，燕京道，保定道皆奏凱歌。

▲滑縣收買棉蔴，展開宣傳工作，並遣收買人員。集棉蔴銅類，效果當能圓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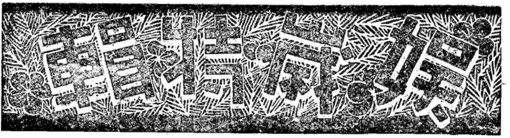
▲北京市民獻機七十架，同時舉行特殊飛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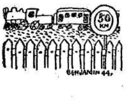
▲北京展開戰力消費合理運動，市內各娛樂場所，街巷，皆粘滿節儉標語。

▲北京中小學秋運會於先農壇舉行，參加學生一萬七千餘人。

▲河北省陳省長出巡石門。

▲新民會全體聯合協議會在京舉行，褚外長自寧抵京參加。汪督辦表明決意，對擾亂金融囤積居奇者決嚴厲懲處。王蔭泰長官闡述政府禁煙決心。





燈棚紀勝

··閻國新··

荷盡已無擎雨蓋
菊殘猶有傲霜枝

婦女雜誌社編輯先生向我徵寫關於「娛歲感想」的文字，現在還容引用坡公底上面兩句詩，好像有點兒文不對題。不，我是來說明此刻自己底心情；幾年以來，彷彿一向是徒涉着泥濘沒脛的長途：生活底鞭策，世故的消磨，已然使我一片蛛心滯如死水，外界底浮光掠影的景物早經消失了刺激自己的力量了。打魚殺家劇中蕭恩底對白說，「想當年聽說打架，如同小孩子穿新鞋過新年的一般。而今麼，老了！打不動了！」這是一再想到在如此歲暮天寒，自己雖然是躲到屋裏不能生火，却還有瑟瑟縮縮可開展筆寫將下去的餘裕，而在地球底任何一個角落的人類，都在演着慘烈的鬥爭的時候，相形之下，還「歲」又有何可「娛」呢。這是二。

不過，這裡又被我想出兩個反面的理由來了：一者是編輯先生底盛意難却；二者藉此又可騙幾文稿費。於是腦筋一轉，重溫一下十年以前鄉村中年景的舊夢罷。

× × × ×

上元節是以燈著名的一個節氣。但在都市中我們所見到的是電燈光現映着的各色紙花牌樓，和由霓虹燈底線條裡放射出的耀眼的晶光。像廊房頭條幾家燈店門口擺設着的各種動物形狀的紗燈，宮燈，和八個一套的周圍用工筆繪成西遊記三國演義故事的四角方燈，雖也美麗，却究竟帶些貴族氣，遠沒有這僻壤山村里的燈棚夠味兒。

說是燈棚，燈底種類並不多。祇有兩種：一種是以長粗麻繩吊在棚頂上的四邊有硬木鑲框的玻璃燈，八個。樣子頗古老，記得畫的是二十四孝故事，那是用彩漆塗抹的一種粗笨畫法。一種是用竹篾做骨架的紗燈，形狀滾圓，徑約尺餘，是拿三根長度相等的木棍沿着牆腳支在地上的，四個。顏色是紅的，土人又管它叫「氣死風」。這兩種燈都用蠟點燃，光燄搖搖不定。然而在這種穿閣裡所呈露的一切，顯着極其素樸而帶些神秘的意味，這便是它們的好處。

不過燈棚底值得敘寫的中心還不在這個。第一，在白天棚壁上展覽着的七十二司圖畫，粗硬的線條中表現出是那麼深刻有力，就是你曾經受過科學洗禮的人，見了也不由得打一個冷戰。鄉下的老太太們永遠是拿這個當她們教育兒孫的材料用底，其效用等於學校裡面的理化掛圖。第二便要推那例年一次的民間音樂之演奏了。

這裏所謂民間音樂，便是流行在河北省各縣鄉村的一種俗劇，名叫「蹦蹦」。腳色簡單，並且用不着換上舞台上的服裝，就彷彿都市中的「清唱」一樣。輔佐的樂器有一枝特製的胡琴，一對管理音節快慢的拍板就夠了。所唱曲目以淫褻者居多，如「老媽兒開嗙」「孫緒高買水」之類。

演唱的時間總在晚飯之後各家快要掌燈的時節。先是街上的塵土被小孩們來回的跑跳給抖揚了起來。這裡那裡嚷嚷着今晚主角底名字及其所記的劇目。隔不多遠搖蕩在空中的殷紅色的上面寫着「慶賀燈棚」「五谷豐登」等等字樣的旗幟在風底腳下擺動着，正給這里底村民一種活潑的象徵。男的，女的，村的，俏的，三五成群像進香似的朝那有胡琴音響的處所走去。

棚爲席製，它底總面積並沒有一座都市的舞台大。棚底後面，那座祇有一間門面的五道廟權且做爲暫時的後台。雖然局面是如此簡陋，尙有乾躁着小腳擠不進去的女人扒着席縫向裡窺探呢。則其感動村民心理之深，可想而知了。

戲台並沒有，只在平地上幾個角色連上奏樂器的圍着一張八仙桌子哼哼唧唧地唱着，拉着，打着拍子。距離他們底背後不遠，便是一座新用黃土堆成的大爐，火燄正在熾盛着，四五個紅舌頭伸進來鑽進去地在孔隙處搗鬼。雖然理論上是男女分坐，而且門口外的長凳上還坐着兩三位揹着空槍的保衛團丁在彈壓秩序。却是在這羣衆里並分不

清顯然的男女界限。大概是最前列的那一排擺成弧形的帮凳都是由各家婦女預先搬了去的，這自然地成了她們底包箱了。女人們都靜寂地聆唱，至多是回過頭來向同伴們笑一笑；小孩子擠不進去，多是在人底夾縫中像蛇一般地鑽過來鑽過去；男人們有的要直着脖子喊好，故意做出一種假樣，目的似乎不在聽劇，而是像給異性一種表示。在暖洋洋的空氣里，攙和上鄉間人一輩子不洗澡的皮膚上底汗味，女人頭髮上底油脂香，——這便是燈棚之所以「勝」的稱絡了罷。

這風俗，在綿亙着的西山脈絡中間的百多個村子，是普遍地呈露着。日期是由舊曆的正月十三日起 在上元節一晚最爲熱鬧，總要鬧到深更半夜才散，是一年中鄉民睡得最晚的一天。

恰好在小姑娘們清脆的「太平鼓」聲消歇之後，添上這麼一場最後的歡欣。於是，年也過了，節也過了，鄉民又開始了他們一年的耕種生活。

「門松」與「雜煮」

‥村上知行‥



日本有名的兼好大師所著的「徒然草」，在敘述四季風情一章裡，曾有過這樣的記載：「當晦日之夜，異常黯黑中，人們打着松脊火把，直過夜半，跑着去叩敲別人家的大門，爲的甚麼事，雖不知道，但一邊聲勢洶洶的呼喚，一邊脚不停留的跑着，及至東方略爲放明，才靜悄悄的歸去。想到這種靜悄悄的歸去，或就是對于將去的除夕而有所懷念，才會從容不迫的去細細體味罷。如此既近天明的元旦日的高空，並無若何變化，而昨夜那種與平常突變的舉動，直好似被一種奇異的心情所驅使。而且大街之上並排着松樹，那種繁華，是如何值得歡喜呢。那種風光，在心坎中深深感到有趣。」

兼好大師是六百年前的人物，其描寫的雖是六百年前的光景，但是，就是以現在來說，在日本年尾年初的情形，也還是那樣的。兼好太師所寫的：晦日之夜，人們打着松香火把，巡回的走着。這在北京，好似也有，就是有許多商人的奔走討帳。而且廢掉松香火把，換舉以提燈。但是手舉提燈，沒有蠟燭是不成功的，像現今這樣的缺乏蠟燭，誠如我們所想到的，是不能高舉提燈了。或者令返回頭來，再有一度高舉松香火把的時代到來也未可知的。

閒話休提，我是已有十八年未曾回日本去，在我頭腦裡，仍殘留着在日本迎歲時的第一個印象，那便是兼好大師所寫的「大街之上並排着松樹」了。用日本話來講，那叫做「門松」。正式的門松，是以高丈餘的松樹爲中心，並添以帶有綠葉的青竹三棵，五棵，以至七棵，並用新穀草所製的粗繩，縛於家家門上的左右，拉成一直線，合而爲二。門前舖以清潔的砂土，雖未必都要這樣，總之，當門口立有松竹時，便表示一切收拾停當的意思。想再簡單點，可以自己去山野裡，採些已成苗的小松枝，連根釘在門的兩旁，這也沒有多大關係。在最古時代的日本，代替松枝的，是應用目爲神聖樹木的，那種供神用的「楊桐」（又名常綠樹），現在又因地方而異，說有的不用松樹，而竟直接用楊桐。

但是爲甚麼一般人却要用松樹呢？「史記」上曾說：「松柏爲百木之長，而守門閭」，像日本用松樹代替楊桐，或者即是受了中國文化的影響，也未可知。總之，我在少年的那個時代，每逢正月，必定要有此種「門松」，排立門前。正好似中國的張貼「門神」，如果沒有新正即將到臨的氣象，不先裝設「門松」，那麼，就不會有這就是新正的感覺了。但是，這種東洋的風俗，由於過去東洋的大家族主義做基礎，因社會環境的發達，而竟免不掉大家族主義的崩潰，或捨棄，或改變。就如現在的「門松」，與昔日一比較，已漸漸縮小了。當我走去日本時，在都市裡的家家戶戶，大半已好似不再去裝飾，而僅稀有的幾家，在形式上略爲擺設罷了。想到在大東亞戰爭下的今日，不是已經完全看不見了麼。

原來日本人像螞蟻似的勤勞不息的工作，是一個不大知道娛樂的民族。昔時雖也好似有相當的娛樂，但西力東漸以來，爲了與西洋爭鬥，看來是完全忘却了娛樂。可是，雖然取消了昔時新正懷念愉快的「門松」，但也沒有甚麼遺憾。所以，從年尾到年初，所謂「娛樂」的光景，是看不見的，和娛樂很多的中國比較起來，甚是殺風景。而兩國共通的現象，不就是大吃大喝嗎？在中國喝白乾或黃酒，在日本除了普通的日本酒之外，特別還喝爲正月而備的「屠蘇」。這是一種甜味的藥酒，不能喝酒的我，對「屠蘇」是非常討厭。對於此點，日本的人們或者會罵我：「這個渾蛋，不是日本人！」可是我雖不喝酒，代替的却是大吃。

我不是社會主義，也不是無政府主義，祇是純粹的「

唯吃主義」，所以，一說快到正月了，雖僅是可以吃正月時有的「雜煮」，但也感到大大的歡喜。對中國的各位，突然說出「雜煮」這名詞，或許不明白罷。這是以餅（日本的餅，其質料類似寧波年糕，成圓形的）爲主體的羹。如果說「門松」是象徵新年的裝飾，那麼這種雜煮」，却是象徵新年的食物。「雜煮」的材料，除餅而外，也用魚肉啦，鷄肉啦，或其他海苔，芋，大豆，牛蒡菜，鰹魚，栗子等及蔬菜等物，作法是把以上的那些材料和餅煮熟而歡時，盛入碗中吃，異常討厭酒的我，却非常喜歡這種「雜煮」。但是涉獵文獻一看，昔時的「雜煮」，不是使用魚肉或鷄肉，說那時是使用鮑魚和海參，如果缺此二者，那種「雜煮」便是沒有俱備正式成爲「雜煮」的資格，不知是甚麼時候，代用上魚肉和鷄肉了。若說爲甚麼會用其他代替了原物呢，我固然不是考古學家，那不是我所能知道的，但是，恐怕鮑魚和海參，因爲是中國菜的主要材料，才漸漸有了不斷輸出至中國的趨勢，結果怎能不如此呢。若果如此，則日本奪去了中國正月的松，中國則奪走了日本正月的鮑魚和海參，這樣誰也不能恨誰了。這也可以說是文化交流，值得稱慶的事。

想起來，我已是十八年未曾吃我所大大喜歡的「雜煮」了。說起十八年來，正相等於王寶釧寒窰孤守的年數。王寶釧的十八年，大概是非常苦惱罷？我這十八年，雖然沒有像王寶釧那樣的苦惱，但是祇是正月，爲了不能吃到「雜煮」，是免不掉有一種苦惱的，那種苦惱，也祇有拿中國的餃子來慰借了。

（潤漁譯）



由娛歲談到演劇底正道

··張鳴琦··

不久就要過年了。對於人事，年好像一方面結束了什麼，一方面又開始了什麼。所結束了的什麼，是所謂之舊的；所開始了的什麼，是所謂之新的。舊的結束了。開始新的，就覺得新的更新；新的開始了，結束舊的，就覺得舊的更舊。然而人，在希望着新的底同時，常常又有對於舊的底留戀。因爲留戀，便難免回想；回想，回想會經過去的一切。

作爲回想的資料之一的，常常是過去的辛勞。這辛勞，由收穫上來講，是有其代價的。一年的辛勞，有一年的收穫，按理說，已經是得失相抵。不過，雖然眼前是一大堆的收穫，人們總還覺得出的辛勞大，入的收穫小，因而就想另外的補償之道。補償之道底方式本來很多，最重要而常被使用的，是演劇。

（有人認爲這種演劇形式底使用，與其說是娛人，不如說是娛神！但我以爲娛神是超現實的，娛人是現實的，人們在超越現實之前，一定要先來經歷一下現實先來走一走現實的這一個階段的。）

這種情形，即以演劇形式作爲補償之道的情形，在農村比都市顯明。這原因，據猜想，大概是由於都市人底補償之道底方式多，或都市人根本不想什麼補償之道，因爲他們底收穫也許不太具體，他們底辛勞也許早已零散地補償過了。

因而，就馬上可以想到，演劇底效用或社會的功能。作爲人們底補償之道，即使不必翻看什麼演劇史，也可以肯定爲演劇底原始的，本質的，第一義的效能。演劇，就是依賴着這一個效能，才有今日的存在的。換句話說，演劇，倘內中沒有可以補償人們底辛勞的娛樂，慰藉等成份，早就由人們底生活中消滅了，或根本就不會產生，也說不定。

然而今日的若干演劇，却忽視了這樣的成份，尤其是今日的若干所謂之「話劇」，更故意地予以唾棄。易卜生以來的洋戲，據說就是這樣的。又據說，易卜生以來的洋戲，把唾棄了的娛樂，慰藉換成了教訓，宣傳；以教訓代娛樂，以宣傳代慰藉，或以宣傳代娛樂，以教訓代慰藉，才是所謂現代戲；如果還在那兒拉住了娛樂，慰藉不肯放手，簡直是落伍而又落伍。

說老實話，演劇底教訓（或美其名曰教化），宣傳等效能，也的確不能否認。不過，如果平心靜氣地考査一下演劇底本質，演劇底整個發展的過程，則只能承認教訓，宣傳是這一個直接生動的藝術底第二義的或第三義的乃至第四義的目的。如果沒有教訓，沒有宣傳，而只有娛樂慰藉的成份，演劇照舊可以成立；如果沒有娛樂，沒有慰藉，而只有教訓宣傳的成份，演劇也許就不能成立。（還所謂成立，不僅指演員化了裝，上了台而言；主要地是以廣大的觀衆是否真能欣賞或領會而定的。）

由以上，關切演劇的人，大概可以辨明開展演劇底正道，對於目前走入邪道的若干演劇，大概也可以思得糾正的手段吧？

（三十三年十一月十三日）



天涯幾度過新年

··劉雁聲··

新年，是十分好玩的時候，也是一個小階段的結束與開始。打魚殺家中蕭恩有言曰：「好比小孩子過新年穿新鞋一般」，可知新年是由一個人的兒童時代，就有了喜悅的印象。可是人們的年歲一年比一年大了起來，對於新年的喜悅性？就一年比一年減退起來，代替這個喜悅性的就是一種感喟，感慨着年華日增，自己的年歲也跟着增加起來，說不出就會有種種感慨隨之產生。假使自己在自己家門的時候多了一點的時候，對於新年的感喟，也只是有些喟然而歎曰：徒傷老大，又過新年而已。如果是奔波在外面，時常變換自己的行程，也就是時常挪移自己的所在地，好像自己很高興旅行的一樣，在停留或是奔波的時候，也就很恰當的遇到各地方味道不同的新年，於是也就有了味道不同的感覺。倦遊歸來，經過若干時日再又回憶起來，更覺着增加了無邊的感喟，這種感喟與回憶，現在寫出來，以當這一篇「娛歲邇話」，似乎又有采風的意思。

我個人近二十幾年來，應當說一句是奔波的也太夠了。可是我又時常喜歡到各地方走走，中間也有的爲公務的關係，也有的爲私事的必要，合算起來一年中間總是在外邊跑，不管什麼年與節，也不管什麼冷與熱，如今總回憶起來，也只好自己啞然一笑而已。

那一年在天津。天津是我去的時候最多的地方。這一次是在天津第一次度歲的，因爲以後還有若干次。第一次在天津度歲，那時我正在渤海日報當總編輯，夜間熬夜的在編輯室裏，還要到印刷部隨時看看，一直到天亮才能睡覺，這一年遇到新年，那時期正是要把年的休息極力縮短的時候，所以在新年的時候，還要發稿，無非可以有一天一夜的休息，爲了休息起見，不打算出去，只好在編輯室裏去睡覺，這時的確有一點未名的感觸，一任窗外的新年聲浪去澎湃，我却借這個機會整整的睡了一夜，第二天却又要開始我的工作了。合算這個新年是在那兒舒服的睡了一夜，在簡單中却也是愉快的自娛了一次！

又一次也是在天津，那時我却正趕上陰曆年節，這次更顯着孤獨而苦悶了。我是在年前的第二天到了天津，爲事滯留在天津，住在一家旅館裏、大年夜了，耳邊充滿了爆竹的聲音，和樓窗外送進來隔壁歡呼暢飲的聲音，這兩種聲音，攪擾了我的平安的旅夢，也喊進茶房，隨便弄來一點酒和佐酒的菜品，就這麼自斟自飲的一直過了大半夜，心境裏充滿了不少異味的思潮，眞想起自己這幾年的奔波，這幾年的各方面的感覺，眞是不斷地在那一盞孤燈之下，用碧綠的酒，來引動了我的無邊的感喟。一會兒晨雞高唱了，算又到了一個年的開始。睡到晌午，幾位好友一齊走進來，於是我們就聯袂走到天津的街市上，巡視了一番。算是這一個新年又是一個人的在天涯海角度了過去。

又是在一個新年時期，我那時正在上海，上海的新年，是很有意思。可是我那時正住在四馬路石路口的吳宮旅館，又是有了孤獨的味道，但這一次却異樣的看到很熱鬧的一個局面，就是在年夜的夜半。正在憑欄下望的時候，四馬路上當然正在人煙輻輳，忽然有成羣的漂亮女人，在馬路上走過去，很嬌笑的在那裡悠悠的走着。揣細的一打聽，却是小家雛雉一類的女人，乘着大年夜的機會，走走街市，又爲了年夜的關係，所以又是各人打扮得十分華麗漂亮。雖然免不了那種本能的妖媚淫冶，但是在那些華燈照耀之下的街市裡，平添了不少熱鬧的成分。她們這一羣過去了，年夜的消沉也隨之俱去，我，還是躺在牀上去睡覺。這個在十里洋場的上海過的年，也是由睡夢中渡了過去。

以後又在一個地方遇到新年，這個地方就是徐州。又正趕上立春。我因爲蘇淮銀行幾位朋友陪同着瞻仰了徐州新年的景色。徐州城隍廟是在新年有城隍出巡的儀式。這年雖把出巡免了，可是一樣的在廟裏擺堂。我們乘着這個機會去逛了一回城隍廟，走到後面城隍爺與城隍夫人的寢宮裏一看，發現了一個奇蹟，就是城隍爺與城隍夫人是分在東西兩個小閣裏，俱塑的是臥像，城隍爺仰臥，上面蓋着藍花的棉被，五綹長髯飄在被外。城隍夫人是側臥，姿態很美，蓋的是粉紅色棉被，而且還曲着一隻臂膀枕着，牀頭放着一雙蓮舄。活像一幅美人春睡的圖畫。後來打聽徐州城隍是漢代的紀信，這又是與戲劇頗有關係。夫人是徐州東門外程家小姐。回到北京以後，無意中看到林琴南先生的「畏廬瑣記」上有一段，記載着泰山天妃宮後面也有一個臥像，塑的姿式是仰臥，與徐州城隍夫人不同，琴南先生文字裏描寫得十分美麗生動。這眞正無獨有偶的記載。我在徐州是因爲新年而瞻仰了城隍廟奇蹟。

回到北京以後，又想起民國二十七年的新年，中央廣播電台新年有特別節目，約請各位著名妓姬來放送。各位

較姬因爲新年的關係，不約而同的都穿着大紅的旗袍，有的還滿頭的紅花（如郭小霞），另外還有一位穿了一雙紅緞的高跟鞋，那就是方紅寶。一霎時播音室裏紅的照眼，生光的，可以說是給新年增加不少色彩。

新年是一年比一年不同的，我勉强着可以說走遍天涯，看到了各地方不同的新年，而又是有不同的渡新年的方法。如今回憶起來，前塵如夢，還是那句話，啞然失笑而已。

末了，我寫一首我從先的記新年的詩，算爲壓卷吧！就是「天涯幾度過新年，睡夢如塵未了緣。不道輪蹄灑踏遍，回頭已是念年前」。

兩種不同的情緒

：左　文：

歲月是悠長的！——

『年』永無倦怠的變着金色的變寫，在相等的歲月的距離中，相續向人們做着誘媚的呼喚。彷彿在每一個未來的階段中，都隱隱的在蘊藏着一些什麼，在等着我們去發掘似的。

因之，在我們的生活裡，一些冗長而淡漠的時日中，『年』會平添作我們一些新的希望，夢想，鼓舞和憤發的。

記得，在我的童年，我的故鄉，『年』的光就那般熾烈的在我的幼小心靈裏禁激閃蕩，那時在我的一些繁盛的家族中，母親的溫情下，伸展着我的幼稚而無涯際的冥想，我曾憧憬着隨着『年』的輪轉而漸次的成長起來，同我所欣羨着的身邊的成年人一樣的可以獲得做人的權利和做人的高傲的情緒，所以『年』無端的在增添一歲中往往使我幻開了無邊的希望和夢想，而生起一種榮幸的感來。的確，年在我的童年時代是有如詩一般的美麗和夢一般的甜蜜的，甚於連最簡單的一件紅色的襯衣，和淡藍色的髮結，都會喚起我無邊的對於年的趣味和欣喜。

然而童年的往事，和故鄉的記憶，有如歲月般的容易消逝和幻滅，如今，我離開了家鄉，遠別了童年，每日在咀嚼着生活的艱辛，而向周遭的苦難去搏鬥，生活完全陷入所謂成年人的悲哀裏，而深深的體味着苦澀而汙濁的生活，過往的孩提之夢，全然在不可知中潰碎了。

每日只是沉默。打發着慵懶的歲月，『年』對於我似乎已經完全失掉了誘惑的力量，我想我是不會中它的魔而受它的愚弄了，在表面上它確是帶給人們一刹那的迷醉和歡娛，然而實際上它却是給人們從童年的美夢中牽到中年人的悲哀裏，由中年的悲哀而漸次的接近老年的衰弱和死亡了，因之我對於年無端的生起了畏懼，對它，我不再發有奢望，也沒有了夢想，我覺得它在暗地裏剝蝕着我的生命，減短我的生之距離。

因此，我對於生命，開始感到了珍惜，而不斷的咀喪着過去的精神的死滅和潰敗，對於年雖然不能給予我什麼鼓舞和憤發，然而只少還可以以着年做一個開端而起始邁着堅實的腳步去履行這無邊悠長的歲月的。

：本刊每月徵文：

過年的感想

對於過年的觀念在我們中國是很濃重的，基督徒的西洋民族，與其說過年，不如說過聖誕節來得濃重。但在我們，聖誕節簡直與我們毫不相關，我們陰曆年的重視是不能否認的事實。過年對我們的生活習慣，宗教信仰，思想與行爲，都有極微妙的關係，希望大家把感時想到的一些思緒，捉捕到紙上來，讓大家分享。

辦法：

字數：每篇一千字

稿酬：入選作每篇四十元

期間：民國三十四年一月三十一日前遞寄北京王府井大街武德報社婦女雜誌編輯部室

封面說明

本期的封面，那些帶着微笑，張着嘴的少女們，她們是菲律賓的姑娘，她們微張着嘴，是在高唱歡樂的南洋的美歌。這些少女是菲律賓上流社會的代表婦女。

婦女美容術之歷史觀

—髮髻・燕脂・眉毛・花粉・胸脯・口唇—

引古徵今・幽默別緻



愛美的天性

由於聖經賢傳上兩句話，說什麼「紅粉送與佳人」，和「女爲悅己者容」，而後斷定婦女是需要美容的。這種理論與方法，不知道怎麼來的，其實在生物學上的研究，雌雄配偶，都差不多是雄的十分漂亮，這個可以拿雌雞與雄雞來做證明。但是人類在上古一直到現在，越來越變成女人需要修飾美容，這可以說是婦女都有愛美的天性而後才如此的吧？

燕脂的起源

據「中華古今注」上說：「三代以鉛爲粉，秦穆公女弄玉有容德感仙人蕭史，爲燒水銀作粉與塗，亦名飛雲丹」。又說：「燕脂起於紂，以紅藍花汁凝成胭脂，以燕國所生，故曰燕脂。塗之作桃花妝」。這可以說婦女美容術的最早發明。

髮髻的考証

再如婦女所挽的髮髻，據「妝臺記」上說：「周文王於髻上加珠翠翹花，傅之鉛粉，其髻高曰鳳髻，又曰雲髻，步步而搖，故曰步搖。始皇宮中悉好神仙之術，乃梳神仙髻，後宮尚之，後有迎春髻，垂雲髻，亦相尚。漢武帝就李夫人取玉釵搔頭，自此宮人多用玉」這又是婦女髮髻上的一種變遷，而其起源是周文王時候就有了，這可以說是最早了吧！可是關於婦女因爲美容術而變成一種媚惑工具的，那又不僅是男子玩弄女人，而是婦女自己墮落了。如「後漢書」裏面「梁冀傳」上說：「冀妻孫壽，色美而善爲妖態，作愁眉啼馬妝，墮馬髻，折腰步，齲齒笑，以爲媚惑」。這樣的動作與美容大概不能只限於美的方面，而是有其他的作用，或者是要被我們認爲有失婦德吧！但是按照字義來講，像「折腰步」，與「齲齒笑」，都不是什麼好的現象，而偏要如此，以爲是美容，那就又恐怕是一個時間中的所好，而使婦女們失其常軌，變成墮落的態度了。這不過是古代史蹟上一個初期的婦女美容記載而已，以後我們再看下去。

上古文字中的記載婦女之美，本是屬於天然的。如毛詩所謂「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這是告訴我們古代注重婦女的美，是要如此的。可是後來就不大近於天然了。除去前邊所引的梁冀的夫人是那樣矯揉造作，又據「中華古今注」中說：「魏文帝宮人所絕愛者，有莫瓊樹，薛夜來，陳尚衣，段巧笑，皆日夕在帝側。瓊樹始製爲蟬鬢，望之縹緲如蟬翼。巧笑始以錦衣絲履，作紫粉拂面。尚衣能歌舞，夜來善爲衣裳，皆爲一時之冠絕」。這裡所記的蟬鬢，不知手法如何，能夠使望之人，看着好像蟬翼，這眞是在技術上又是最高的了。「妝臺記」上又說：「魏武帝令宮人掃黛眉，連頭眉，一畫連心細長，謂之仙娥妝，齊梁間多效之」。這種美容術，算是有一點指示辦法的，可見曹操當年也是能夠發明婦女美容術的一位先進了。由後漢至於兩晉南北朝，算是婦女重視修飾的一個時期，而又是婦女重視修飾的一個起始的時期。到了唐朝及五代，正是粧飾十分崇高，與美術十分重視的時代，那時有所謂「十髻圖」，即連前代的髮髻與唐代所發明的，合在一起，成爲十種。如：

「鳳髻，（周文王時）近香髻（秦始皇時）飛仙髻，（漢武帝時）同心髻，（漢元帝時）墮馬髻（梁冀妻）靈蛇髻，（魏甄后）芙蓉髻，（晉惠帝時）坐愁髻，（隋煬帝時）反綰樂遊髻，（唐高祖時）閙掃粧髻，（唐貞元時）

因爲唐代關於婦女髮髻發明的很多，如今據「妝臺記」所記載的如：

半翻髻，反綰髻，樂遊髻。（以上高祖宮中之髻）。

雙鬟望仙髻，迴鶻髻，愁來髻，飛髻，百合髻。（以上玄宗宮中之髻）。

歸順髻，平番髻，鬧掃妝髻，盤桓髻，驚鵠髻，拋家髻，倭墮髻一名鬌鬌髻，囚髻。（唐書五行志）。

鳥蠻髻。（小說紅線娘傳）。

唐代婦女的化粧品

這是髻的記載，唐人還有婦女慣用額黃及畫眉與朱粉，口脂，花鈿，粧靨等等美容術。現在一一記在下面：

唐代婦女於額面的粧飾，有所謂額黃者，一說名叫鵶黃，就是在額頭之上，擦上一些黃粉，實在的美與不美，那倒一時不易說個清楚，不過唐代婦女美容術有此一種而已。這種名稱在詩

旬中的很多，如嚴服憐的「纖纖粉月上鴉黃」。楊巨源的「微汗欲銷黃」。衮批的詞「頭黃侵膩髮」！這都是關於額黃的證據。

眉黛就是畫眉，唐代婦女十分盛行此法。據「海錄碎事」上說：「唐玄宗命畫工畫十眉圖。一曰鴛鴦眉（一名開元之御愛眉），二曰小山眉，三曰五嶽眉，四曰三峯眉，五曰垂珠眉，六曰月棱眉（一名卻月眉），七曰分梢眉，八曰涵煙眉，九曰拂雲眉，（一名橫煙眉）十曰倒暈眉」。「中華古今注」上說楊貴妃能畫黑眉。但不傳其法，不知什麼樣子叫做黑眉。但我們由於詩人們的名句裡面可以看出一點大概來如：

沈佺期的「拂黛隨時廣」，張籍的「輕鬢叢梳闊掃眉」，元微之的「擬翠並蛾眉」，張祜的「淡掃蛾眉朝至尊」，孟浩然的「眉黛拂能輕」，白居易的「寄黛新眉細長」，溫庭筠的「遠娟細掃眉」，韓偓的「宮樣衣裳淺畫眉」等。眉在婦女美容術上，佔的地位，也是十分重要，所以又有什麼「眉似春山」的描寫，還有什麼形容婦女有什麼暗中表示心思的辦法，叫做「眉語」，這都又是多麼文雅的名稱？

朱粉，就是胭脂，唐代婦女與現在的婦女差不多，在頰上是先擦上白粉，後加上朱粉，特別顯着好看。也可以在詩句裡看出來朱粉為婦女所常用的痕跡。如：「使粉貴顛顛，施丹憐冉冉」（元微之）「粉輕朱顏最次施」，（羅虬）「紅粉春妝寶鏡催」。（孟浩然）「美人紅妝色正鮮」，（岑參）「翠蛾紅妝不[illegible]春」，（司空曙）紅鉛拂臉細腰人」，（張祜）「紅臉眉峨入時妝」（羅虬）「一片濃紅濕臉斜」，（羅虬）。

據「開元天寶遺事」裡說天寶年中，特異的化妝，有所謂「淚妝」者，就是宮中嬪妃輩，在兩頰擦上素粉，號為「淚妝」，可是沒有多久，就有安祿山之亂，可見是不祥之妝了。

唐代婦女有的在胸前也擦上白粉，這是在詩句看的出來的，可惜沒有詳細文字記載。如施肩吾的「長留白雪占胸前」，方干的「粉胸半掩疑晴雪」，韓偓的「粉香闌胸雪壓梅」。這都是咏婦女往胸前擦粉的詩句。

口脂，就是胭脂，本來是擦在頰上的，像前面說的朱粉一樣，可是唐代僖宗朝昭宗朝，宮妓的婦女，相率又都把胭脂擦在嘴唇上。如「潛確類書」及「妝台記」所記載的唐代婦女往嘴唇上抹胭脂的文字很多。同時因為樣的方法不同，就又有幾種不同的名稱。如：「石榴嬌」，「大紅春」，「小紅春」，「嫩吳香」，「半邊嬌」，「萬金紅」，「聖檀心」，「露珠兒」，「內家圓」，「天宮巧」，「洛兒殷」，「淡紅心」，「猩猩暈」，「小朱龍格」，「雙唐媚」，「花奴樣子」。然別據「唐書五行志」所謂：「元和末年，婦女盛行奇異之化妝，不擦紅粉，只以烏膏塗唇上。有似悲啼之狀」。這又是一種特殊的美容術了。白居易在詩裡所謂「烏膏注唇唇似泥」者，就是咏的遺偈。

花鈿，據宋高承「事物起源」上說：「唐代婦女面部化妝，有所謂「花鈿」者，蓋宋武帝之女壽陽公主，開始為「梅花妝」。另外有一篇關於花鈿的記載，如：「酉陽雜俎曰：「今婦人面飾用花子，起自唐上官昭容所制，以掩黥迹也。」按隋文帝宮中貼五色花子，則前此已有其制矣。似不起於上官氏也。雜五行書曰：「宋武帝女壽陽公主，人日臥於含章殿簷下，梅花落額上，成五出花，拂之不去，經三日，洗之乃落，宮人奇其異，競效之。花子之作疑始此」。花鈿，就是婦女在頰上擦好了粉以後，再隨意點點一兩處，就叫做花鈿。也就等於後來的「人工痣」的意思。除去花鈿以外，還有一種「妝靨」，也和花鈿一樣，而又有許多名稱，「事物起源」也有一篇記載，如：「近世婦人妝，喜作妝靨，如月形，如錢樣，又或以朱若燕脂點者，唐人亦尚之」。段成式酉陽雜俎曰：「如射月者，謂云黃星靨，妝靨之名，蓋自吳孫和誤傷鄧夫人頰，醫以白獺髓，合膏琥珀太多，痕不滅，有赤點，更益其妍，諸嬖欲要寵者，皆以丹青點頰，此其始也。大曆以前士大夫妻多妬者，婢妾少不如意，則面印，故有月黥錢，苟如此，則固非嘉事也。宋武宮中壽陽落梅花妝此其遺意也。」這裡又可以看出來花鈿與妝靨的[illegible]據文字，這種美容術是如何興起的。

中國婦女美容術，至唐代已是極盛，後來不是由於這種而展進美容術的力量，就是偏向其他方面的崇拜與發明了。（如小腳的崇拜）。所以到沒有其他的異樣美容術的發明與創造。

這裡引一篇婦女梳妝的詩，作為中國婦女美容術的歷史觀察結果，以後再談世界婦女美容術的史話。就是「厚甫詩話」裏所載的「梳頭篇」，詩是：「絲雲蘸鬢羅幃開，呵欠不勝春夢回，丫環十二捧鏡立，洗妝拭面遲未畢，薄敷宮粉輕點脂，巧持玉篦梳雲絲，回環隨鏡秋波轉，寶釵試上盤龍軟，手提側照雙引光，斜窺不覺眉頭展，銅盤易水閑纖手，細將潑染止猶有，銀泥香醬試弓鞋，半日無言自憐久，却臨書案重添香，小步仍歸坐象牀，芙蓉得上一塵絕，眼看欄杆荷鴛鴦」。有人說這篇詩描寫女人梳妝美容的心理，已然殆盡，可是費了半天的事，所為的不過是鴛鴦的夢，可見從前的女子，是多麼可憐！這話也很對。（竹馬）

我的丈夫和孩子們



（右圖係女作家余謙的丈夫和孩子們）

女作家　余謙

大家庭是男人的天下，女人的獄，丈夫打算改行，又怪不好意思，教員太清苦了，為了孩子們的健康，大人可以犧牲一切。

十年來的結婚生活，在流汗中打發過去，我總祈禱着有一天我得一個又聾又瞎和精神麻木病，那我可以閉上眼，安靜的，休息一個時期，十年！就是機器也該停止工作了，為了它要產生新的精力，為了那些新的成績，然而，我不能，天一亮就得起身，用冷水撈一把臉，提着大籃上菜市，為孩子們置辦一天所必用的蔬菜，如果一張鈔票尚有富裕，也許可以給孩子們買兩隻西紅柿，但分起來又費事？有三個孩子，至少得每人一隻，如果所餘鈔票僅够買一隻，或是連一隻也買不到的時候，索性就把它留回來，積存到兩天或三天，分給孩子們，做為儲蓄，每天從市上回來的時候孩子都醒了，大姐姐抱着剛醒的三妹，二妹自己取水洗臉，洗手絹，襪套，和妹妹的圍嘴，孩子們對於吃是特別表示歡迎的，三個不滿十歲的孩子，一同注視着這些菜品，如果在洗菜的時候切給她們每人一塊黃瓜頭，三個孩子都高興一早晨，這種喜悅可以促進她們每個人工作愉快，大姐放桌子，二妹擺　子，小妹跳來跳去，咦咦呀呀的學說話，老媽把昨晚剩下的窩頭烤來，每人四片配給完了，我這時可以梳一下頭，整理被褥，整理今天要講的書，和各班筆記，咦！課本子不見了，作文簿也少了一本

，這怎麼好，東一把，西一把，問誰，誰也不知道，急得我滿頭大汗，丈夫起來了，要喝茶，又得去倒開水，外面二妹和大姐同爭一個碗，小妹也參加戰團，急得老媽直號，祖母仍未起，祖父也在夢中，還好，作文簿和三妹尿布濕著起來，課本也在玩具盒子裡發見，啊！鐘，可恨，加快了速度似的敲八點半，披上大褂喝口稀飯該上課了三妹拉着大褂不放，你跟她講話，她又不懂，用力把她手撥開，走到大門口的時候仍聽她在委曲的哭媽，我嗓子堵一大塊，眼睛也模糊了，不能延誤時間，四五十個孩子們在安靜的期待着我，第三課講到冰心的作品，引証到母性的愛，我的嘴又不受支配了，我愛我的孩子嗎？我愛她們就不該把她們交給個無知的傭婦，一旦孩子們來無理和漫罵，我又要申斥她們不懂得好壞，如果我說職業是爲了孩子們的飽暖，看看孩子們飢黃的小臉，丈夫們已經彎曲數次了，說大姐是營養不足，二妹是缺乏蛋白質，我自己更明白，充分的營養是鈔票兌換來的，這只能怪我沒有兩雙會抓鈔票的手，晌午放學回來老媽子要着臉向我辯活，人家理由更充分，看孩子本來就麻煩，又得做飯，洗衣服，事情不少，鈔票不多，沒辦法，把我打算做長衫的一塊藍布送給老媽，並言明每月增薪一倍，又白奉送好話一堆，下午寶貝們午睡了，我翻開書來剛打算看，丈夫從外面回來了，一進門就嚷，蒼蠅多，孩子們東西放的無次序，什麼稿紙不該放在枕頭底下啦，什麼香筆要順插在瓶裏啦，一直勞叨起來沒完，老媽子聽着心不順也怨聲起伏，丈夫說我對老媽沒有管教，怎能和「主家爺」頂嘴，在兩面衝突的時候我沒法插言，索與去弄水爲孩子們洗澡，晚上孩子們全睡的時候，這是我自由的時候改作文，算分數，整理筆記，婆婆過來說晚上點燈招蚊子，公公說，每月的電燈費數目太大，睡在孩子旁邊的丈夫也再三的催促，他不願當臨時侍候孩子的媬姆，剛一躺下丈夫說某某雜誌的稿子到了，某某刊物的徵文也該交了，他的襯衣破了得補，禮服上也全丟了扣子，還有，明天張家喜事得應酬，吳家老太太也想妳，……不等他說完我已經睡熟了。

夢裏的境界是極其自由的，可以盡情的哭笑，可以看看遙隔江山的親族，可以看見多年不見的老友，可以回到我的少女時代。

記得！媽死那年我才十四歲，我繼承了爸爸（一個代表全省出發萬米長征而吐血死了的運動員）粗壯的氣質，繼承了媽媽口直心快富於情感的性情，在文化城住了六七年，那時候我在一位先生的領導下參加了滾熱的話劇運動，隨着話劇的進展也來到天津，那個時候雖然有不少男性每天在一起，但毫不感到異樣，那時華北的風雲一天緊似一天，我們那些孩子的心也隨着變化而冷熱，家鄉的破產的信一封連一封，眼前就需要一個相當職業來維持自己的生活，我不怕勞苦，不計報酬，不計性質，無論你怎們條件寬，不認識內行是沒有路可走。

由於長年的在外，已經對於家的印象淡漠了，所以在結婚以前也絕未想到兒媳婦和少女之間有着許多不同，家庭的大小，妯娌的多少，以及丈夫的父母的氣質傳給對於本身婚後生活都有着很大關係。

天津自數十年前有以富負名的八個鹽商，因爲資產的雄厚，享受上是無奇不有，一代一代的吃喝嫖賭混過去，任何一代也絕想不到會有吃糠化窩的一天，在生活程度日高的今天，揮金抛玉的少爺小姐們仍得遊跑馬場，吸大煙，應酬，表面是熱鬧非凡，誰知道他們的鈔票都是從打小鼓的，當舖裡拿到的，家庭裡男人們都虔誠的向佛禮拜，修來世的福，修今世的祿，他們確沒有做出一件佛宗旨的事情，他們用救濟的商標把女工騙來，把女侍，妓女，窰窰的騙了來做她們的妾，這些知識的女性仍是保持着從一而終的信心，在纖掌裡被踐踏，這種殘忍的舉動在這種家庭裡是極平常的事，常常聽見老爺的婢奴之類談及「沒有姨太太不算闊」，正室也多半出於門當戶對的閨閣裡，自小看慣了這種行爲，把男人的好壞早已交給上天，上天造命運，哪個女人又能脫離這種殘暴的命運呢？這些出嫁不久的正室們，爲了表示三從四德的賢惠，在遭到被遺棄被虐待的時候，行爲上要特別表示出自己能容會忍，翁姑也在此機會鎮抑一陣，她們笑在面上，哭在心裏，長年的如此心理上起了變化，把對男人的嫉恨移到女人身上，婆媳之間最顯著，因爲媳婦是外姓人，而且也晚一輩，可以用管教的名義用兒媳瀉氣，兒媳一反駁，婆婆可以用「不服管教」的法條上禀兒子，兒子可以毒打不服管教的媳婦，可以休回娘家，可以處伊死地，男人藉口另娶。

女人永遠專會欺侮女人，男人們，越輕挑，無法，下流了。

家庭間定下這些規矩，那些規矩，逼着女人來守，男人站在規矩外面胡作匪爲，大家庭是男人的天下，女人的獄。

我自從進到這樣一個錦盒裏，就被一種古老的空氣所吞，虛僞，黑暗，狡猾，低能這些東西在各人中間流動，時時刻刻在擺弄人們的行爲，我惱怕，我退縮，然而這些東西一陣陣的逼我，不幸呵，我懷孕了，這些惡劣的情感偏反映在我第一個大女兒身上，在她四歲那年就和別的孩子不同，普通孩子都喜歡合羣，她喜歡孤獨的沈思，有人逗她笑，她也會稍事應酬，不過誰也看不出她的興趣，她怕同年齡的孩子，就是有人給她介紹同玩，她總是淒凉的看人一眼，伏在我懷裡哭，她說不出原因，總之痛苦使她精神上失了常態，我，這時的難受是說不出來的，別人譏笑孩子，我會感到莫大的侮辱，這　痛苦的種子是發芽了，我不忍責備孩子，又設法阻止別人的恥笑，唯一的懺悔方法是自己時時刻刻伴守着她，使她減少畏縮，可能的時候自己也替她屏擋一些刺激，她六歲那年，言語上進步一

些，有一次她這樣問我：

「媽說跟人打架，打他，不哭，我不哭，眼不聽說，它流淚，怎回事」？

「你是好孩子，知道人家打咱，咱打他，眼有病了……上醫院」

這樣，每看她要哭的時候用手絹替她捲上臉，對別人官稱她眼痛，冲極稀的硼酸水，替她把眼淚擦乾，帶她離開眼前這個環境，在僻靜的地方鬆開手，不要注視她的臉，指揮她蓋一個小房子，用草編螞蚱漫漫的她高高興興的自己玩起來，後來漸漸介紹給她一兩個有教養的小朋友，哭的時間減少，在沒有人理會的時候她也會哼着兒歌，後來我把她送進一個幼稚園裡，在入被之前和先生長時間的談過這個孩子的各種變態心，這位專科先生試驗中把她調整得和平常孩子一樣，不過仍有些地方不是孩子樣，一種曲折的思想抓着她，這是我一生最大的不幸。

有過這樣一段不幸的過程，在第二個懷胎期中，我為了孩子，不能不改造一下，這時「七七」的炮聲已經把大家庭的形體散了，三百多口的大家族一組組的分裂開居住，無形中漸漸減少了，每天請三次安的規矩也漸漸馬虎，這時我試探着出門散散步，在婆婆未起的時候也往涼台上坐坐，在人不知鬼不覺的時候在天祥商場樓上買些本書，背着婆婆可以看，也可以偷着寫寫字，看完小說偷偷在燈下寫些批評介紹一類的字，明早叫丈夫捎進信筒裡去，這時的生活是有生趣的，懷胎末期是一個夏天，地勢又小天氣又熱，又常常聽婆婆的冷諷熱嘲，彷彿有一種力量在支配着我，挺身和這些舊規矩對抗，我可以咆哮，這種是恰和以往相反的，家裏主張孩子在家落生感風，我偏主張在醫院衛生，因為那些窗子上釘棉被怕產婦見光，孩子睡高梁枕頭，大人不許吃菜的怪規矩叫人不敢再想。

第二個孩子的性格又代表着這兩時期，二女好動，善談，她的玩具確是大槍，竹馬，大球，一切天上飛的鳥，地下爬的螞蟻都是她的好朋友，和另外一個孩子摔跤是她最痛快的事，她的體格也比較結實。

兩個孩子的用費不少，丈夫一個人擔負生活未免太重，我開始又重拾起教鞭，在粉筆中討生活，實際上早半天婆婆以及家人都不起，在家也沒多少事，騎着車跑來跑去別人不會知道，丈夫對於我的做事態度，並不左右，他是說如果你家裏事能忙完，出來沒有關係。

有兩個孩子再出去作事（只是減少他的擔負）是非常吃力的事，何況晚間得侍候公婆安眠，是一樁不容易的事情，我和丈夫擬了一個長期不再要孩子的計劃，（也許我自私，生一個孩子必須分一份精力去教養他，連生活都不能維持的時候，還談什麼教養，生而不育，不如不生）女人性慾小是天然的事實，對方如果衝動起來的時候，可以用一個興趣問題減着去，然而這種方法是不會長久的，三年以後又懷胎第三個孩子。

第三個懷胎期是絕對有經驗的，不暴不燥，迴避一些不願意聽的神怪謊話，星期日找護士談談閒事聊聊，彷彿那些俗禮和我不發生關係，因為前兩個孩子身體不好，這次特別信任醫生的話，多吃菜蔬，多吸新鮮空氣聽聽演講……圓溜溜的西紅柿每天必吃三四隻。

三女產生以後家族以「西紅柿」加譽三女，因為她聲重聲高，活像一個圓溜溜的西紅柿。

丈夫這三年更漸老了，他沒有一天的青春。

他是母親最小的一個兒子，他母親生他以後，因為流血過多吸上大煙，沒有奶，就把他交給奶媽，他在奶媽手裏住了六年，很少見過母親，所以他們母子之間僅存一點似有似無的感情，六歲那年奶媽走了，他便搬進一個書房的單間裡去，每天放學回來，順着興趣所近研究繪畫，彫塑，木刻，積存的點心錢買材料，所以小學期中都是常常兩科不及格，後來升入中學，仍是平平，後來對付到中學畢業，進藝專承蒙師長不棄，屢獲獎狀，在他精神上鼓起希望，畢業以來，東求師西拜友，探討木刻，繪畫，近四年來和孩子們為伍，開始做孩子頭了，實在說他很可憐，沒有過着一天愛的生活，在刻板的規矩裏長大，所以他仍保留着「諾諾」的順從作風，

現在我們的小組織團體化了，早晨大人孩子一齊上班，下午五點以前全回到家來，脫去長衫冲一壺淡茶大人孩子圍一齊，談談一天的經過，談到太陽落了，星星齊了，孩子睏了，我們才提着襪子背着衣服休息，近一月來我們的談話不似從前了，丈夫打算改行，又怪不好意思，教員太清苦了，為了孩子們的健康，大人可以犧牲一切。

華北行政學院教授張壽林夫人　綠蕙

他常恨恨的對我說：「你能把對孩子的心分出一點來給我嗎？你不要太忽略了孩子的父親呀！」

偶而為了特別照顧做父親的而忽略了孩子的時候，我的孩子就立刻會發出了不平的呼聲：「媽媽！你能把愛爸爸的心，分一點來給我嗎？」

現在我不知道怎樣才能使丈夫和孩子對我沒有怨言呢？

從前常聽別人說，一對夫婦在結婚一兩年之後感情失去熱烈而漸趨於平淡的時候，在生活上是很需要一點新的刺激的，譬如像小的衝突和暫時的離別之類，不過最好是在這個時候生一個孩子。據有孩子的人說，孩子是最能增

顧夫婦間的感情的，並且在夫婦的生活當中，孩子是有多方面的效用的。比方說兩個人有一點小衝突之後，孩子是最好的和事老。假如兩個人之中，有一個出去的時候，孩子又是暫時的駐在代表，不致於把在家的那人，冷落得激動了怒氣。在無聊的時候，孩子就是很好的小玩意兒。你在工作過度勞累之後，雖然疲乏得已經像一堆爛泥，當你一看見那蘋果似的小臉蛋，張着兩支小胳膊撲要你抱的時候，會比任何興奮劑來得有效，而使你立刻忘記了滿身的疲倦。此外還有許多許多不能一一舉出的可愛的地方。我聽說關於孩子有這樣的好處，看見人家的孩子，又是那樣的可愛，所以在第一個孩子還沒有出世之前，我會很盼望過我們很快的有個孩子。

在當時這雖然是一個希望，但事實上，也實有相當的需要，說起我需要孩子的原因，主要的是為了我自己太寂寞了。我自幼生長在一個大家庭裏，兄弟姊妹很多，所以我的性情也很活動，而非常喜歡熱鬧，尤其喜歡聚會許多朋友大家在一起談天。但是我的丈夫和我正正相反，他的家庭簡單，並且他又是一個獨生子，一向孤獨慣了，他的性情冷靜，頭腦冷靜，甚至他的一切都是冷靜的在他的一生中，只有和我的愛情，是例外的熱烈的吧。在我們結婚之前，我們的戀愛使我們顧慮不到愛情以外的一切，性情上差異是完全不會放在我們的心上的。及至結婚以後，生活走上了軌道，漸漸的這小小的不調協，常使我發氣，雖說是發氣，又往往是從愛情上做出發點的；這理由我不會講，若說他是一種矛盾的感情，在感情上又決沒有一點感到了矛盾的情緒雖然時常發氣實在是事實。這種不可解的心情，只有和我有同感的人自己能體驗吧。更切實一點來說，只好讓我舉個例子。



作者的丈夫和孩子

當我早晨上班的時候，我的丈夫也預備到學校去上課，我們在一個相同的時間走出了家門，各自分途去上班。中午我是不回來吃午飯的，總直到下午，才拖着個疲倦的身子回來，滿心想把這一天勞累過了的身心，在他的溫柔的撫慰中恢復過來；但是他並沒有如我所預期的一樣在熱望中期待着我的回來，屋子裏也沒有他的蹤跡，及至我到各處去找他，才發現他又埋頭在書房裡做着他的工作。假如這時候他能對我略略的敷衍——雖然是敷衍，也是相當可以使我滿足的。但他會頭也不抬，話也不說，彷彿並沒有注意到我的存在一樣，仍然繼續他的工作，我這時雖是滿心的失望，卻也不好過分打擾了他，只好一個人回到屋子裡去耐心等着，疲倦與冷落交織成了一片，書看不下去，事作不下去，這種寂寞所釀成的憂鬱，往往會使我抑止不住心中的氣憤的。到了傭人來開飯的時候，我把飯菜做好都安排在餐桌上，自己坐守在一面，焦急的等候着他，那熱氣一股股從飯菜中蒸發，漸漸飯涼了，菜也失去了新鮮的色彩，經過許多次的催促，他才慢慢的拿着書踱了進來，一面端着飯碗吃飯，一面目不轉睛的看書。我面對着他，希望他舒服地吃飯，怕他過於費腦力，想使他相當休息，於是勉強找些不相干的話對他說，不知道他聽見了沒有，他並不回答，也不發問，無論什麼事情，也不會打斷了他對自己工作的注意力的。像這樣的情形，常是要繼續到深夜的。有的時候，我再也抑止不住自己為寂寞無聊所激起的怒氣，一直去找他，滿想和他痛快的理論一次，但當我看着他在燈下手不停揮的寫着，那削瘦的面孔，和過度疲勞的神氣，我的怒氣往往會變成十分的憐惜；於是把他的書奪了過來，書藏了起來，不過他那樣專心，是理會不到我的心情的，所以有時候，因此惹得他動了氣，他會氣憤憤的跑回房裡去獨自睡了。也有時候就為了這類事情的打擾而發生了口角爭執，使我們彼此鬧起了小小的衝突。在這時候假如我或他能有一方忍耐着怒氣，把自己的心曲，向對方解釋之後，兩個人彼此捐棄自己的魯莽，憐惜對方的苦衷，在相互溫存之下，反而更增加了一層情愛，那也是很平常的事。

我和他婚後的生活，雖是這樣的單調，但我的丈夫決不是一個薄情的丈夫，他對於我的柔情蜜愛，也常常能使我得到十分的慰藉。尤其當我偶然有病的時候，他會澈夜的看護着我，他能夠非常小心按着醫生的吩咐，做着試溫度，量脈，蓋被，加衣服等等的事，像一個很有經驗的護士，服侍一個病人一樣。這時候他是可以把一切都置之度外的，就是他的論文甚至於吃飯睡覺，都幾乎可以忘掉的似，專心一意的照應着我，他的親暱和體貼，能夠使你

忘掉了自己的病，他的溫存和辛勞，常使我感動得落了淚。所以我爲了要使他得到休息，往往在病還並沒有十分痊癒的時候，勉強裝做已經好了的樣子去做事，以致於病又重犯了的事，也是很常有的事呢。就是在尋常的時候，他爲了要安慰我的寂寞，而暫時停止了正要完成的論文，陪着我出去玩玩，或是談天的事，也並不是絕對沒有，只要他能注意到我正在寂寞的時候，他也會陪伴我的；不過老實說，他的注意力不容易在他的論文和讀書以外集中，却也是事實。並且他是一個最沉靜的人，我却是非常喜歡談天，所以當我們兩個人閒談的時候，總是我自己天南地北的說着，他在旁邊靜靜的聽着，很少發言的，因此像這樣的談話，是很難繼持相當的時間和興趣的，在我感到自己說得乏味的時候，我們的談話，也就告了結束。而我們倘要討論一個學術的問題，意見不一致的當兒，他却也會臉紅脖粗的不肯放棄他的意見的。但每逢他放下工作來陪着我的時候，往往會在夜半等我睡熟之後，再起來繼續工作的，在我偶然夜間醒來，看見他仍在燈下讀書的情形，那種感激的心情常是超過了怨恨寂寞的情緒以上的。爲了怕過分的疲勞會影響他的健康，我常是寧肯忍受冷落的侵凌，也不願去打擾他的。最好的時候，是我們坐在一起，各自讀着書，遇着困難彼此互相推敲，等各人工作完了，一齊回到房裏休息，是我們生活中，最甜蜜最快樂的事；不過，我的事，不像他那樣的單純，我們的經濟力不允許我們用一個僕人，家庭裏的瑣事，往往會把我的時間佔去大半，安排完了家事之後，疲倦會使你拿不動那筆桿，離不開一条凳，所以我所最感到寂寞苦悶的時候，大抵都是在這種情形下發生的，因此那時候我真是十分需要孩子的呢。

我的第一個孩子出了世又正是我所最希望的女孩子，當時我的喜悅，真是無法形容。我自己並沒有看見的雙親，家裏又沒有老人，當時，卽感覺孩子的祖母們從來在旁的時驗，她的態度，素來也不會被我採納，而說我是不合科學的觀念加以拒絕的。第一次做母親的年青女人，往往是容易固執自用的吧。當時的我，對於孩子總是要把整個的精神寄託在她的身上。在我的身體漸漸康復的時候，我的心力却又感到相當的缺乏；關於孩子的事，無時不是讓我一點不安的心的。如像小孩子的啼哭，並不是身體上的苦痛，是相當於運動的這種理論，從醫生或是老人的解釋裏，我是早就知道的，并且也曾對於別的年青母親解釋過的。但當我的孩子哭的時候，仍是十分的擔心，恐怕她的身體上有什麼不舒服，我會立刻放下一切事情去抱着她，直到她停止了哭聲爲止。使她用哭來代替運動那樣恬然的心情，是永遠不會有過的。不過假使這時候有人和我談起育嬰的事，我一定還是理直氣壯的發揮着嬰兒的哭是可以增加肺量的理論的。一個做母親的人，她的知識和學理，是無論如何也抵不住她對於孩子的過分的姑息和溺愛呢。

爲了我們的孩子，在我們的經濟上得到了，動搖的儲蓄受了很大的損失。在生了孩子以後第一件，我先辭去了職業，原因自然是爲了沒有人照管孩子，即使我們能夠雇用一個女僕，但女僕的育兒常識和對待別人的孩子的心地，都是我所不能信任的，所以我決不敢也不能把我的孩子交給一個女僕去管理，我要把撫育孩子的責任，完全放在自己的身上。因此我犧牲了我教了幾年的職業，雖然同時又受了一個文化機關的約請，但只作的時間，在我也是很有限的，那時在經濟上的損失，只好增加在做父親的人的身上了，他除去又多擔任一處大學的功課，在工作上無疑的更增加了重量，他隨在房裏寫講義的事，在量上也多加上一部門。同時在沒有孩子以前他除了讀書寫作以外，一切家庭中的事務，他是完全不必去管的，甚至像開水在火上嘩嘩的滾着，他也感覺不到那是需要把它挪開的。就是他自己的事如選擇領帶，洗臉水之類的瑣事，也都是要我來照顧他的，所以他的時間，實在是自由極了。

但在我們有了孩子之後，有的時候，正在要吃飯的當兒，孩子却哭鬧不肯下嚥，我餵着哄孩子，菜擺在桌上還沒有炒，飯煮在火上發出了焦味也不能挪開，恰巧他在這個時候回來，顧不得休息，立刻得替我抱着孩子，我才能夠去做飯，假如孩子再發了脾氣，不肯讓別人抱，那時候會演成了一鬨；我手裏抱着撒了嬌的孩子，嘴裏指揮着丈夫做飯炒菜，他是從來不會做這些事的只好臨時口傳心法，一樣一樣的告訴他，放了油，再放肉，然後放菜，等炒好了之後，才知道還沒有放醬油，再重倒在鍋裏去加鹹淡，等菜盛出來之後，也許就會鹹得不能下嚥了。也有時候，正是他文思極澀預備寫文章的時候，孩子鬧了，我恰巧正在洗衣服，或是做飯，不能立刻去抱她，孩子却是有了要人抱習或是睡在搖籃裏搖着的習慣，沒有人去看顧，孩子的哭聲，會震碎了我們的心，我既不能放下正在做着的事，只有他放下筆來去抱孩子，拍着唱着哄着玩着，這樣的事常把年青的父親急得臉紅耳赤。若是遇着孩子玩高了興，也許要纏到我安排好了飯菜，我們才有交替的機會。說到吃飯，自從有了孩子以後，我們是很不容易有同時吃飯的可能，必須一個人看孩子，一個人吃飯，輪流替換，才能吃好了飯。總之我們的一切事情，都是要以孩子爲轉移的，那個做父親的人，負擔加重，工作加緊，時間却減少了，只有在夜間少睡些來補充未完的工作。但往往在剛做完工作要睡的工夫，正是孩子醒了要吃奶的時候，一陣騷擾，常會把做父親的人鬧得睡不安穩，至於我做母親的飲食睡眠的不正常，更是不待說的了。

我的丈夫和我，在我們彼此都沒有工作逼迫着的時候，那才是我們有暇給來欣賞我們的孩子的時候，她的一切都足以使我們高興，這時候會兩個人互相爭着抱她，引逗她做各種可笑的動作，尤其是她張着沒牙的嘴憨笑是最有趣的。記得有一位作家說孩子的笑像一朶鮮花。真的，牽

這種時候，我們纔感到我們有了孩子的快樂了。不過也有的時候，孩子正在哼哼唧唧的啼哭着，而我們盡過多的事情所逼迫着，用了種種方法使他安靜的事情，也是常有的，同時那震耳的哭聲，糾纏不清的鬧嚷，也常會使我們這年青的父母焦急地發起了莫名的怒氣在這時候是很難發現孩子的可愛的吧？

在這個期間，做了父親的他，和做了母親的我，仍是免不了有些小的衝突，那原因幾乎全是爲了孩子。做父親的自己徹宵徹夜所不會做過的瑣事的時候，常會發着脾氣瞞怨着我太注重孩子而忽略了他，所以他常恨恨的對我說：「你能把對孩子的心分出一點來給我嗎？你不要太忽略了孩子的父親呀！」像這樣的不平的呼聲，是我所不能分辯的，但在我忙得不了的時候，我的心裏對於那個做父親的人不加溫存的事，也是有過十分抱歉的呢。

現在我們的孩子，仍是那第一個孩子。在第二第三兩個孩子不會存活之後，這最大的女孩現在是我們唯一的孩子，以前她的身體不十分健康，對於她，我和我的丈夫，都是非常關愛的，若是她偶然生病的時候，我們會驚慌得手足無所措的。記得有一次爲了她發燒，曾在兩個鐘頭之內，請了兩次醫生，甚至醫生都譏笑我們還可笑的慌亂行爲。雖然就是受了一點嘲，我們也照樣徹夜不眠，目不轉睛的看護着她。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常時是在擔心孩子與體大人的兩種不安的心情中度着日子的。爲了孩子，又爲了那整日勞苦的丈夫，我竟不知道顧全那方面的才對。比如他在深夜中看護着孩子，我不忍使他過於勞累，就極力把看護的責任自己擔當起來，勸他去休息睡眠，但也許在他剛睡着了的時候，忽然看見孩子苦痛的哭聲，會讓我立時忘了他的勞苦去把他叫了起來，在一夜之中，這種事情，也許會有好幾次，那個做父親的他，也許因此終於不能得到休息。在平時我們的家庭很簡單，沒有糾紛，沒有是非，是個爲一般朋友所稱讚的，就是我自己，也覺得十分的美滿；但在孩子生病的時候，實在對於一個老年有育兒經驗的祖母，或是外祖母，覺是有着迫切的需要。我常常想我們孩子沒有祖母，沒有外祖母，是非常可憐的；看到別的孩子有祖母照顧的事，常常起了十分羨慕的心情！

我們的孩子，今年已經十一歲了，初級小學也畢業了，學校的訓練使她的身體強壯起來。不過簡單的家庭，和孤單的生活，使她理會不到自己以外的一切事情，寂寞的環境，常使她犧牲家以外的驚羨熱鬧，她那單純的頭腦和簡直的性格，仍是個極幼稚的孩子呢。

我和我的丈夫，已是將近中年的人了，年齡和人事，給了我們不少的經驗。這些年來爲了生活的掙扎，使我們用盡了心力。我和他在結婚以前，曾經有過幾年相愛的過程，爲了我們的純潔的熱烈的愛情，我們在結束學業之後結了婚，那時候我們彼此都是沒有一個資產的人，只是靠着我們的勇氣和愛情，膽大的組織了一個我們的家。爲了我們這簡單的家，我們曾日夜不息的努力着，我們相依爲命的生活着，我們彼此相愛着，仍是和初戀時一樣的純潔。現在我們仍是蒸蒸着我們的愛情，來維繫我們的家。不過，在我們的孩子已經可以自己料理一切的今日，生活的艱苦，又常新壓上我們的肩頭。看着，這十幾年來爲生活而辛苦的丈夫，便慨而蒼老的面顏，看自己是十分痛歡而痛惜的。所以在我們現在的謀寶生活中，常是盡可能的使他得到一點好的營養和舒適，所以在孩子已長大了的現在，我常是特別注意他的飲食冷暖，比如我和孩子吃着粗賤的窩頭，總要特別預備一點較精緻的菜給他，因此偶而爲了特別照顧做父親的而忽略了孩子的時候，我的孩子就立刻會發出了不平的呼聲：

「媽媽！你能把愛爸爸的心，分一點來給我嗎？」

現在，我不知道怎樣才能使丈夫和孩子對我都沒有怨言呢？

小說家田青夫人劉櫻

極普通的一個小包裹他包不上，可是他在六七歲時未經人教授，却拉了一手的好胡琴，他對用人從未大聲責罵過，然而他見了有身勢，有地位的人，却也說不出一句恭維好聽的話。

人一有了家庭的責任，無形中好像得忙亂起來。有時忙得連出去找找朋友的時間全沒有。可是總不像學生時代那種忙，功課做完了一樣便少一樣，雖然有時「開夜車」，可是不久便能輕鬆的吐口氣。現在的這種忙呢，却是一樣緊隨着一樣，沒完沒了，並且沒有顯然的成績，然而要忙裏偷閒的出去玩玩，可也沒有顯然的損失。有時朋友們問我：『你大門不出，二門不邁，這些日子究竟在家裡幹些什麼了？』我一句話也回答不出，真的我自己也不知是忙了些什麼。

就在這『我自己也不知忙着些什麼』的情形下，三千多日子已從我身邊溜過。在這長的時間內，我還沒有爲了家庭瑣事的糾纏而改變了自己。

ㄆ的性情是好玩，好鬧，好說，好笑，不懂得生氣，更不會煩悶。有時爲了一件事會使我發了大急，然而十分鐘過去便忘得乾乾淨淨，有時和人家生了氣，真想從此不再理他，但是事情過去自己是絕對管束不住自己的。最好笑



作者和她丈夫

，但是天得最趣的的時候，隨便一件往事，甚而是好玩可笑的事也會當天腦中來。

我和實——我的丈夫——的脾氣可以說是沒有相同之處，可是我們彼此處得實在很好。

提起了我們的結合，不但是沒有經過戀愛的舊式婚姻，而且是從小訂下的所謂的娃娃親。

他是一個獨生子。在布爾喬亞的生活中長成的少爺。他幼年的生活是有奶媽，小聽差，及講故事的家庭教師陪伴着，穿着華麗的衣服，吃着富於滋補的東西，玩着其他孩子們所未見過的玩具。

不幸，他九歲的時候，就把父親死去了。但失去父親以後的他的生活並無任何變遷，只有更被母親珍愛着。我們訂婚是他九歲以後。

我們結婚時，他已是師大的學生了，我才知道他一切的習慣恰恰與他的環境，走着相反的路。他光頭，布衣，埋頭苦幹，冬天不怕冷夏天不怕熱，黑紅色的皮膚，高大的身體，全然是那樣實實在在的鄉下人的典型。他在我們家中一輩年青人裏是第一個被七十多歲的老祖父實在歡喜的。

我們相處了這麼長的時間，他有好多的地方我還不能給出一個評價。

像普通的一羣孩子因爲拙笨不上，可是他在六七歲本從人敎授，却拉了一手的好胡琴。他對用人等從未大聲的責罵過，然而他見了有身勢，有地位的人，却也說不出一句恭維好聽的話。他痛恨着現代這種輕佻浮躁的青年，也痛恨純憑那些目不斜視的少年老成的君子。他在朋友面前從來不會說句誇大或輕小的話，如有朋友對他說『……我不好意思，請不要告訴你的太太』。他會真的守口如瓶。

我們還有一本算不清的賬，我們算不清誰幫助了誰，誰照顧了誰，誰覺讓了誰，甚而是誰先起始吵過了多少次架。

他將要三十歲了。他一向是在人們認爲最活動的教育界混着，可是他現在還沒有預備把他自己整個交給了現在的職業。

三年前的冬天，我們現在的這個男孩子誕生了。

當他生以前，我們每天被一種恐怖侵襲着。我們懼怕生產時的危險，及生產後的一切麻煩。於是我們便在我們的日子裡參入了一些糾紛。

生產以後我們覺得白白的，胖胖的小孩子，倒也可愛好玩。在沒人時，我們還緊抱着那小生命！『鼻子像你，眼睛像我』。見了人總是有些羞羞答答的不得勁。

日子慢慢的過去，我們知道了關心他的冷熱飢餓，操持衣服被褥等……生活的擔子驟然的加上了分量。

三年來這小東西很健康。至於像有個孩子被人稱道着的聰明，却是無所謂的。

做母親的責任是與日俱增，隨時轉變的。我將要擺脫這現代的青年，最後的負起了擔子。

一位很關心我的朋友向我說：『當心！不要就這樣被捲入了家庭，做了男子的附庸。要知男女平等是要女子自己來爭取的…………』

我感謝她的警告，我很想有這樣。但我不承認我已做了男子的附庸。

從前有三從四德的思想，而無獨立能力的女子當然不對，但高呼平等口號，指定服務社會不入家庭主婦的女子也是錯的。我以爲要求男女平等的條件只要有獨立能力及正確思想就够了。

獨立能力是需要自己謀生，或幫助丈夫謀生時的一種力量。

正確的思想要認清自己及自己的責任，像處理家事，教養子女，應酬親友等任務，並不比服務社會爲低下。家庭社會是並重的。全要工作全有責任。根本提不到誰是誰的附屬。實在是一種互相依靠，互相幫助共同生活。如果說：『不會叫男子在家中，女子去社會嗎』？這當然可以，但是上帝早已把生產，哺乳等責任交付給女子，這恐怕是服務社會的一個大障碍。

所以說女子要求眞平等並不在家庭與社會間，要緊的是培養身心的健全。尤其是沒有健全的心理縱使走到社會，還不如躲在家裡。

作家東方葵夫人

璐玲

男人總是不喜歡自己的太太去到社會上去，偶然也許希望自己太太不是一個寄生蟲，終久男人的心理是矛盾的，我便獲有這樣矛盾心理的一個丈夫

鄰居陳二家的大花貓懷了孕，擺出一條搖得像似的大肚皮，又向我家的貓兒咪咪咪的叫着，貓兒竄到廚房拿了一個饅頭，坐在石榴樹下的石階上，一塊一塊撕起來，

一面自己唧念着：

「這麼大的肚皮還要餓，來吧！讓你來吃！」

大花拖着柔軟的身體依在莉兒的身旁搖尾，一面狼吞虎嚥吃着饅頭。

四歲的莉兒，智力的程度已經超過了七歲以上的孩子，她自己注意研究大花的肚皮，自言自語地！

「哦！大花餓的饑急了，看你吃得這麼兒香！大媽沒有餵你嗎？爲甚麼饑餓的肚皮還是這樣兒大呢？媽媽！我不吃飯的時候，是不是肚子癟癟的？爲甚麼大花的肚皮這樣兒大？」

我正冒着滿頭大汗在換一件襯衣，無心的回答她：

「莉兒！大花要生小花貓了，所以肚皮大了起來！」

她拍起小手來笑嘻嘻地！

「是的，是的，媽不是生小妹妹了嗎？不是也有這麼大個兒的肚子嗎？」

一面鼓起小嘴，用兩隻胳臂張開比着自己的肚子，她忽然想起來媽媽快要生小妹時那種懶洋洋的神氣，於是她放下了大花告訴它說！

「大花啊！你可不要亂跑亂蹦的，還是躺下睡一會吧！」

不知甚麼時候，莉兒也在藤椅上陪着大花睡了。

六月的北京，熱起來使人異樣難過，滿身由於汗水而流落，生出一層痱子，夜裏也沒有一陣適意的小風吹來，所以白天晚上都是昏沉沉地窒息着，我那喜歡用功的丈夫，他的特性總要有人伴着他，不然，就會借機會要耍皮氣鬧脾氣，因此，我永遠尋不到一會兒空閒，莉兒和瑞兒，由阿媽帶出去找陰涼睡午覺。

兩天來我感到安靜的寂寞，原來愛說話的莉兒始終沒在身旁，我問白媽莉兒是不是身體不舒服生了病，原來大花前夜生了三隻小花貓，莉兒就辛辛苦苦地冒着滿臉的汗，整天廝守在大花的身旁，她盡心竭力地看護那一羣小動物，從前形影也離不開母親，如今連母親也會丟下了，我感到孩子的精力是旺盛的，自然地愛在孩子心上是偉大的，她沒有絲毫私情的蔽隱，當她注意地發見了她的喜好之後。

莉兒的行動被父親知道以後，照例地我承受了責罵，是這樣炎熱的天氣，孩子守着齷齪不潔的身體，恐怕就會感染傳染病！

其次是莉兒被禁起來，絕對不許再跑到大花身邊去孩子的行動都是直率地，喜怒哀樂隨時隨地便可以顯露着，三天過去，莉兒面孔板着的，我感到莉兒的心是憂鬱的，在她的小臉兒上，尋不到少許愉悅表情，爸爸抱着她安慰着：

「莉兒！爸爸昨天買來的白貓好玩不？」

「不！不會玩兒，不是活的，我不喜歡它，您聽着見前院的一羣小花貓才會玩兒！爸爸我就要那小花貓，不信我領您看看去！」

歪着小頭，用嘴和小手做出一個美麗的表情，她希望用撒嬌的言語感動爸爸的心，讓爸爸也會愛那貓以後，她便可以守着那一羣小動物了，可是爸爸偏是嚴厲地！

「莉兒，孩子絕對不許守着貓狗的，你不知道，染上病是難過的，孩子都該是高高興興的吃和玩樂，莉兒不要再有蹙眉苦臉的樣子，對嗎？」

「美啦！爸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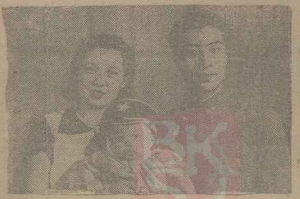
小臉上裝出一副假笑的樣子，接着便委曲地抽答起起來，潛藏在心裡的寂寞，完全顯露出來，她深切地想念那一羣小貓，可是她不會自己偷偷跑去，也不會要求她的希望，三年半的孩子懂得隱藏，使我感到神經質的可怕。

文人的生活夜裏比較白晝珍貴，彷彿在安靜的夜裏做出來的工作和寫作，都會使自己認爲充分的滿意，因此，幾年來失去早睡的習慣，除了缺乏睡眠時間，又養成了不願早起的惰性，孩子們也同樣感染着父母的習慣，所以，兩個孩子也沒有生成光潤粉紅的漂亮，完全是一羣神經質的憂鬱。

明兒是結婚一年後出世的男孩子，他生來便帶來許多不幸的預兆，十個月的生命，被更多的生活的折磨壓迫，剛剛把我們的環境救治得漸有起色，可憐的小生命便靜地死去，這是一幕淒涼的悲劇，明顯地燙在我們的心上，提起明兒，便有拭不盡的淚珠兒流落，幾時也抹殺不掉這永久的烙印。

明兒的悲劇，使人感到人生第一次的失望，同時，給與我和丈夫一個最大的力量來向人生搏鬥。

男人總是不喜歡自己的太太走到社會上去，偶然也許希望自己太太不是一個寄生蟲，終久男人的心理是矛盾的。我便擁有這種矛盾心理的一個丈夫，他高興地鼓勵我用功，或是寫作一點兒，有時便用家庭的網羅網住了我，使我在無所適從的路途上，盲目着我的存在。



作者的丈夫和孩子

婚姻的本能

法國··A·莫洛亞著　何鈞譯

男人既非有女人不可，有什麼方法使女人就範呢？

在這人事劇變的時代，假使把人類的行動加以觀察的話，就可以感覺到有一種苦悶和無能的情緒。什麼事情好像是由於羣衆犯了一件巨大的謬誤，而這羣衆却是大家全都參加着的，並且大家也全都想阻止，指斥這件謬誤，然而，在實際上終於是莫明其妙地受着這謬誤的行動的影響。譬如的失業，恐慌，人種鬥爭，公開的殺人，生長在前幾代的人，倒好像已經從這些古代恐怖中解放出來了。在五十年中西方民族曾經擺脫掉了，這種十分可悲的災禍。爲什麼我們這時代又要從新看到混亂和殘暴的抬頭呢？我以爲這種現象造成的原因，其中之一是由於近代國家把組成國家的基本細胞破壞了的緣故。

在原始共產時代以後，一切文明社會的母細胞究竟是什麼呢？在經濟體系中，這種母細胞是耕田的人藉以圍繞的小農莊，如果沒有了這些飼豬，養牛，飼雞，翻麥的農人，那麼一個國家就不能夠生存了。亞美利加洲正就是這樣一個悲慘的例子。擁有最完備的工廠，有最新式的機器，然而，結果呢？却有了一千三百萬的失業羣衆。這究竟是爲了什麼呢？因爲這些個太複雜的機器變得幾乎不可思議了。所以人類的精神追隨不上牠們的動作。

並不是美國沒有農人，而是牠的巨大無比的農人並不受主人的支配。堆積如山的麥和棉花，怎樣能夠使得人們獲得這些因會一下子變得這樣的高起來呢？在小農家是有着數千年的經驗和眼前的需要安排好了的，每一家自給自食的農人，都確切地知道他們自己的需要，遇到豐年而出產的物品賣得掉，那麼很好的可以買一件新的衣服，新的外套，或是一個自由車。遇着歉收的時候，那麼把身外的購買減少些，但是，那是有得吃而可以活命。這一切由簡單的本能統制着的初級社會，聯合起來就形成了穩重的機軸，調節着一個國家的行動。經濟本體如此，社會本體也就是這樣。

往往一般改革家想建造一種社會，使別種情操來代替家庭情操，譬如：國家主義，革命情操，行伍或是農工的友誼等等。在或長或短的時間距離中，家庭必然改組一次，從柏拉圖到紀得（註一），作家可以儘量地咒詛家庭，但是沒法來銷毀牠，短時期內，主義的攻擊把它推倒了。需要上却發覺起了恐慌一樣不可避免，而人類重復向自然的結合去找感情，有如向土地乞討食糧一樣地。

無論是誰？凡是想要統治人類的人，必定得把簡單的本能，這大的概念時時刻刻地放在心上，牠是社會底有力的調節器。最新的世界必須建築在饑餓，戀愛，母愛等等的上面，方才能期待達到穩固的地步。思想和行動間的聯繫是很難於確立的。沒有思想的行動是非人的。不接系現實底重量的思想，則常常容易不斷困難。機在組織一物的體積之外建立起了奧妙的，但是虛幻的王國。牠可以使得錢幣解體：可以分散財產：可以改變風化：可以解放愛情。但是，現實並沒有死滅得那麼地迅快。不論是政治家或是道德家，全都不能把國家全部改造了，就像外科醫生不能重造人身組織一樣。他們的責任，在於澄清現局，創造有利於回復健康的條件，他們都應該顧及自然律，強韌性的，確實的，强有力的生命，把已死的細胞神秘地重行構造。

我們想把幾千年以來，使人類不至於墮落於瘋狂和混亂狀態的那些制度加以研究。在這裏我們首先打從夫婦說起。

從夫婦說起

拜倫說過這樣的話：「可惜的是旣不能和女人一塊兒過生活，又不能過沒有女人的生活，」從這一句話裏邊，他已經適當地提出了夫婦問題。男人旣不能沒有女人而生活，那麼，甚麼制度才使他和女人一起生活得很好呢？是一夫一妻制嗎？有史以來，三千年中，人類對於結婚問題不斷的提出了讚成或者反對的論據。拉梧雷（註二）曾經把這許多意見蒐集起來，在巴叔樂向巴蒙格留埃徵詢關於結婚的意見那一章中，巴蒙格留埃答道：

「『你旣然擲了骰子，你已經下了命令，下了堅毅剛強的決心，那麼，再也不要多說什麼，只要去實行就是了。』

「是啊！」巴叔樂說：「但是在沒有獲得你的忠告和同意以前，我却不願實

行。」

「我表示同意，」巴汰格留愛回答。「而且我勸你這樣去做。」

「不是，」巴奴樂說：「如果你知道，便好，還是保留我的現狀，不要去開什麼新的花樣，我更愛不要結婚。」

「那麼，你就不要結婚好了。」巴汰格留愛答。

「是啊！但是——」巴奴樂說：「這樣你要我終生孤獨而沒有伴侶嗎？你知道索洛曾經典上說過：孤獨的人是不幸的。單身的男人永遠不會有像結婚的人所享受到的那種幸福。」

「那麼，天啊！你結婚就是了。」巴汰格留愛回答說。

「但是——」巴奴樂說：「如果病了，不能履行婚姻的義務時，我底妻子，不厭棄我底那種憔悴而看上了別人，不但不來拯救我的急難，反而嘲笑我所遭遇的災禍（那不是更糟！）竊盜我底東西，好像我常常見到的那樣，豈不要使我完了嗎？」

「那麼，你就不要結婚好了。」巴汰格留愛說。

「是啊！」巴奴樂說，「但是，我將要永遠承繼我家底姓氏和爵位，我希望要傳給他們遺產和利益。」

「那麼，天啊！你還是結婚好了。」巴汰格留愛答。」

婚姻的目的

在季萊的時代有如拉伯雷的時代一樣，男人嫌棄把障礙，欲念，自由不羈的情操，和那永久的結合——婚姻——融和一起。雪萊曾經這樣寫道：「法律自命能夠統御情欲的不規則的動作：它以為能夠令我們底意志抑制我們天性中不由自主的感情。然而，愛情必然是跟隨着魅惑和美貌的感覺，它受着阻抑時就死滅了；愛情的真正原素，只是自由。它與服從，嫉妒，恐懼，都是不兩立的。它是最精細的，最完滿的，沉浸在愛情中的人，是在互相信賴的，而且毫無保留的平等中生活着的。」

一百年以後，蕭，伯納提起這個問題時，說如果結婚是女子所願欲的，男人却是勉強忍受着的。在他底「唐•璜」（註三）中說：「我對於女人同訴的話，雖然受藉人家的一致指摘，但是，却造成了我的婚儀當知的罪名。只是她們永遠回答說，如果我進行求愛的方式是體面的，她們可以接受。我推測為什麼要有這種限制，結果我懂得了：如果她有財產，我應該接受；如果她沒有什麼，應當把我的貢獻給她，也應當歡喜她所交往的人及其談吐，直到我老死，而且對於一切別的女人都不得正眼相覷。我給她們爽直地回答，說我一些也不希望如此，如果女人的智慧並不和我的相等，或不比我的更高，那麼，她的談吐會得使我厭煩，她交往的人或竟令我不能忍受，我也不能預先擔保我一星期後的情緒，更不必說終生了，我的權利和這些問題毫無關係，只須看我趨向女性的天然衝動而已。」

由此可見這等結婚的人底中心論據，是因為此種制度的目的，在於把本性易於消滅的情緒加以固定。固然，肉體的愛是和飢渴同樣的天然本能，但是，愛的恆久性並不是本能啊！如果對於某一般人，肉慾必需要變化，那麼，為什麼要有約束終生的誓言呢？（註四）

也有些人說結婚足以減少男人的勇氣和道德的力量。吉卜林在「加知巴派的歷史」裏敘述到知巴大尉，因為做了好丈夫而變成壞軍官。拿破崙曾經說：「多少男人的犯罪，只為了他們對於女人示弱的緣故！」白里安堅決的主張政治家永遠不應當結婚：『「看事實罷，」他說。「為什麼我能夠在壓縮的歷程中，長久地保持我底清明的意志呢？因為在晚上，在我們了一天之後，我能夠忘記一切；因為，在我底身旁沒有一個野心勃勃的嫉妒的妻子，老是和我提起我底同僚們底成功，或者告訴我人家在說我的壞話……這是孤獨者的力量。」』婚姻把社會的瘋狂加厚了一重障蔽，使得男人變成更加的怯懦了。

雖然教會一方面贊成結婚比較審愼好，但是另一方面限令傳教士們遵守不娶，這不是也在稱譽獨身的偉大嗎？倫理家們不是屢次的說再沒有比一個哲學家結婚的事情來得可笑麼？就是說他能夠擺脫情欲，可是不能夠擺脫他底配偶。人家又說，即令一對配偶間女人占有較高的智慧價值，而上面那種推理也依然是對的，反對結婚的人說：「一對夫婦總是依靠兩個人中間較為所倚的一人底永帶而生活的。」

婚姻永久的緣故

這是對於婚姻的攻擊，而這種攻擊並不是沒有力量的；但是事實上，數千年以來經過多少政治的，經濟的，宗教的騷亂與劇變，婚姻依舊是存在着的，它只是變演了，它並沒有消滅。我們姑且這說下它所以能夠永久存在的緣故。（註五）

生存本能使一切人類利用他人來保障自己的舒適和安全，所以要想擺脫這種天然的自私性格，必得要有一種和它相等而相反的力量。在部落或氏族相聚而成的團聚社會中，集團生活的色彩還很濃烈，種族與羣的本能就是上述的那種力量。但是，領域擴大，國家感覺安全，個人的自私性也就愈加發展。在如此悠久的歷史中間，人類所以能夠建造這樣廣幅的，這樣龐雜的社會，僅只靠了和生存本能同樣強烈的兩種本能，就是性的本能和母性的本能。每一個社會必須是由小的集團組成，利他主義才可以見諸實現，因為在此，利他主義是在欲念或母性的機會上流露出來的。「愛的主要價值在於能夠把個人宇宙化。」（註六）

但是，在那樣容易變換對象的性本能上面，怎樣才能夠建立一種持久的社會細胞呢？愛情使我們在幾天內容受和一個叫我們歡喜的男人或女人共同生活，但是，這共同生活不會隨着它所由產生的欲念同時消滅嗎？由是解決方案的二元素也就在於此。「婚姻是維繫於一種本能

的制度。」人類的遊牧生活，在固定的夫婦生活以前已經具有了神妙的直覺，奮迫當人類在爲了欲念的原故而容易設誓的時候發了誓言，並且受此誓言的拘束。我們也知道在文明的開初時所謂的婚姻並不是我們今日的婚姻，在那個時候有母權中心社會，多妻制及一妻多夫制社會等等。但是時間的推移永遠使這些原始的形式，傾向於擔保它的持久性的契約，傾向於保護女人受別的男人欺侮，保幼，養老，終於形成了參差的社會組織，而這參差的社會組織底第一個細胞就是夫妻。

霜．伯爵在他底郎．瓊德說：「社會組織和我有什麼相干？我所注意的只是我自己本身的幸福。因爲在我個人，人生的價值就在永遠有『傳奇式的未來』的可能性，這是欲念和快樂的不息的更新；所以絲毫沒有束縛可說。」那麼自由的戀愛是不是幸福所不可少的條件呢？大凡享有傳奇生活的人比別人更幸福更自由嗎？「造成卡薩諾代（註七）和拜侖的，並不是本能，而是一種擴大了的想像，放縱去刺激本能。如果郎．瓊只依照欲念行事，他們也不會有多少結合的了。」（註八）

郎．瓊並不是一個不懂得羞恥的人，而是失望的感傷主義者。「郎．瓊從小就受着詩人，畫家，音樂家的教導，所以他心目中的女人亦是藝術家們所感應他的那一種，他在世界上訪尋他們所描寫的女人，輕盈而美妙的身體，晶瑩而純潔的皮膚，溫柔而精巧，任何的舉止都是那樣地精緻，任何的言辭都是那樣地可愛，任何的思想都是那樣地細膩得使人陶醉。」換一種說法，就是假若郎．瓊（或者說是太愛女人的男人）對於女人不忠實，那也並不是他不希望忠實，而是因爲他在這兒找不到一個和他心目中的女人相等的女人的緣故。拜侖亦在世界上尋訪一個理想的異性：溫柔的女人，有羚羊一般的眼睛，又解人，又靈慧，天真的，嬌媚的，肉感的，而又貞潔的；是他所說「聰明到能夠欽佩我，但是不致於聰明到希望自己受女人欽佩」的女子。當一個女人使他歡喜的時候，他熱心地想她將爲他的愛人，成爲小說中的女主人，女神。等他認識得較深些時，他發見她和其他的人類一樣受着獸性的支配，她底性情也隨着境遇而轉移，她也飲食（他最怕瞧見一個女人飲食，）她底羚羊一般的眼睛，有時候也會因爲嫉妒而變得十分的難看。於是拜侖．瓊似地，拜侖逃避了。

可見逃避並不會把問題給解決了。使婚姻變成難於忍受的許多難題（爭執，嫉妒，無味的枯寂）在每一個結合中老是存在着。自由的婚姻並不自由。你們記得喬森．（註九）和亞戈爾夫人的故事嗎？你們也可以重新讀一次「安娜．卡萊尼娜」（註十）中安娜偕隴斯基底悲慘的記述。雖然她覺得比在蜜月中的丈夫更受束縛，因爲，他底愛人怕要失去他。多少的言語，行動，舉止，在一對結了婚的夫婦中間是絲毫沒有關係的，在這兒却使他們驚氣不舉，因爲，這些細微中間沒有任何違犯，因爲，兩個人都在想着這可怕的意念：「是不是完了？」隴斯基或者是拜侖，他有極端的忍心方才能夠得到解脫。他應當逃走。但是郎．瓊並不是忍心的人，他爲了逃避他底愛人而不使她傷心起見不得不勉強去出征土耳其。拜侖因爲感受到婚姻的痛苦，甚至希望恢復他的結合而與社會調和。當然，尤其在一個不能離婚的國家中，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很能爲了種種的原因而不得不和社會斷絕關係，他們沒有因此而不感覺痛苦的。

往往因爲這個關係，郎．瓊（他底愛人也是這樣）發現還是在婚姻中男人和女人有最好的機會可以達到相當美滿的結合，在一切愛的結合的起先，欲念使男女更能互相賞識，互相瞭解。但是假使沒有什麼而後去支撐這種結合，在第一次失和時就有解散的危險。「婚姻是隨時能久締結還緊的唯一的結合」（註十一）。一個結婚的男人（指幸福的婚姻而說），因爲對於一個女人有了相當的愛戀，因爲這個女人更加幫助他瞭解其他一切別的女人，所以他對於人生觀念較比郎．瓊更加深切，更是正確。郎．瓊所認識的女人只有兩種：一是敵人，一是理想的典型。蕭丹蕾絲（註十二）在「獨生者」一書中極力描寫過孤獨生活的人底沒有拘束，對於現實世界的無味，他的孤獨的宇宙，「有如壓着實際帶的球，永遠是向自身轉回來。」「凡是藝術家偉大的獨身者巴爾札克，司湯達（註十三）弗洛貝爾，彼學斯德（註十四）等所能避免的缺陷——如天真可笑的自私主義和怪僻等，一個庸俗的人就避免不了。本來藝術家是一個特殊例外的人，他底一生大半消磨在想像的世界中而不是現實的律令拘束，並且因爲有自己創造的需要而使得本能走向別的路上去（註十五），對於這些姑且丟開他們不提，可是對於普通人除了婚姻以外，試問究竟怎麼樣才是解決問題的正當途徑呢？

漫無節制的放蕩嗎？一小部分的男女試着在它中間尋求幸福，現代有幾個文人也曾經描繪過這一羣人物，可注的是把他們那些模型加以研究以後，便覺這種生活也是那樣的可怕，那樣的悲慘。恣意放蕩的人不承認欲念是強烈而纏綿的情操。纏綿地重複的快樂一時能夠幫助他忘掉他的絕望，有如鴉片和威士忌，但是，情操決不是從抽象中產生出來的，也不是自然繁殖的，恣意放蕩的人自以爲沒有絲毫強烈的情操，就是說有也不過是厭生求死的心，這往往是與放浪浮佚相附而來的。「在縱欲方面的情操並不產生情操上的精緻……幻想僅可以發明正常性愛觸以外的一切不可能的變化，但是一切變化所能產生的感情上的效果總是一樣：就是屈辱下賤的罪惡。」（註十六）

更新舊式的結合嗎？那麼我們已經看到這種方式怎樣使問題更加增多了糾紛；它使男人或女人在暮年將臨的時候孤獨無侶，使兒童喪失幸福。一夫多妻制嗎？那麼

試一試你的智力
請回答我們問題

哲西

這裏是九個智力測驗問題，試一試，看你能答對幾個。

（1）兩個騎自行的人相距三十哩，相向而行，每時各行十五哩，在一條直道上。有一隻蒼蠅，飛落到一個騎車人的身上，立刻又飛到另一個人身上，它每小時飛二十哩，直到兩人相遇，它共飛多少哩？

（2）你能在五秒鐘之內，寫出三個數目，那三個數相加之和，與它們相乘之積相等？

（3）有一個旅行的人，行至中途，忽然發現紙煙告罄，於是向夜攤販買一捆的烟頭，並且他會用七個烟頭，再造成一支新煙，現在他一共收集了四十九個煙頭，假如他每三刻鐘吸一枝，繼續不斷的吸，可以支持多少時候？

（4）一隻狗，跑入樹林，可以跑多遠？

（5）一個人從他家到公事房，正好走一個圓圈，他家在直徑這一端，公事房正巧在那一端，若向左走要走一點零二十分，若向右走只用八十分，爲什麼？

（6）一間屋中有五個人，一個碗中有五個蘋果，怎麼分法，可使每個得一個，碗中還有一個？

（7）假若一個人他有十六元，他去賭錢，每一次拿他所有錢的一半下注，不拘贏輸，第二次仍把所有錢的一半下注，如此連續用六次，結果贏三次，輸三次，請問總結果，是贏，是輸，還是不贏也不輸？

（8）一個農夫在場的一角有3/4噸草，在另一角有4/4噸草，合在一起，他有多少草？

（9）有一個議員，一個經紀人，一個律師，和一個醫生，他們的名字是（不按次序排）阿弗列，阿力山大，阿雪培特，阿陸擧司。但知阿弗列從經紀人反對阿雪培特，阿力山大與醫生要好，阿雪培特與律師是親戚，而議員是阿陸擧司與醫生的好朋友，你可以猜出那個人叫什麼名字嗎？

（答案見二八頁）

反對此種制度的文藝家當然給一夫一妻制的文明所征服。現在的土耳其也放棄了多妻制，土耳其的人民在經濟上，在精神上驟然地都因此而復興了。自由的婚姻嗎？合法的亂交嗎？那麼我們不妨研究一下俄國近幾年來的風化的演變。在革命的開初許多男女想取銷婚姻，或把婚姻弄得那麼鬆弛而使它只留下一個制度上的名辭。而今天，尤其是在女人的影響下持久的婚姻重複驚生了。在曼鈞高論現俄羅斯青年界一書中我們讀到一般想避免婚姻的兩性青年們所經驗的共同生活的故事，在那裏面有一個女人給她底丈夫寫信說：「我要一個個人的幸福，小小的，簡單的，正當的幸福。我希望在安靜的一隅和你在一起度日。我們的集團難道不懂得這是人類的一種需要嗎？」我們所有的關於叙述現代俄羅斯的感情生活的記錄，完全證明這「人類的需要」已經被公認了。

還有什麼別的解決方法呢？探求合法的一種新的公式麼？在美洲有一個叫做令特賽的推事曾經發明了一種所謂「伴侶式」結合。他提議容許青年男女暫時結合，待到生下第一個孩子以後纔能轉變爲永久的連繫。但是，這也犯了同樣的錯誤，相信可以拿智慧的運用創造出種種制度。法律只能把風化予以記錄，但是不能創造風化。實際上似乎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在有些國中加以離婚的救濟，在有些國家中由於不貞的調濟，在我們西方社會中，成爲對於大多數人不幸事件發生最少的解決辦法

（註一）André Gide，現代法國著名作家。

（註二）Rabelais，1483—1553，法國名作家。

（註三）Don Juan劇，伯納名作之一。

（註四）指婚姻而言。

（註五）以下所述可參看 Auguste Conte, Politique Positive（V.II,V.II）Theorie Positive de la Famille。

（註六）D.H.Lawrence: Fantaisie de L'Inconscient。

（註七）Casanova 1725—1798，意大利作家。

（註八）D.H.Lawrence: Femmes Amoureuses（可愛的女人們）。

（註九）Liszt 十九世紀大音樂家。

（註十）托爾斯泰名著。

（註十一）阿侖諾。

（註十二）Montherlant 現代法國作家。

（註十三）Stendhal 法國十九世紀大作家。

（註十四）Proust 法國十九——二十世紀大作家。

（註十五）「英國三個最大的詩人雪萊，勃朗寧，[illegible]。一夫多妻制道德是否遵守卻並不見得甚令人驚奇，一個天才自有他的絕對的主見，一個藝術家不由自主地以爲他的第一件責任是對於藝術的責任，如果他關於藝術以外的事，就是錯誤，除非這以外的事實在特別的重要。」（Aldous Huxley: Textes et Pretextes）。

（註十六）Aldous Huxley: Propos Stud

中國女文學家介紹

花蕊夫人

向格

花蕊夫人是後五代時人，生長在西川，父親姓徐名匡璋，爲後蜀孟昶的妃子。

在女學史上，都說花蕊夫人有兩個，一個是前蜀王建的妃徐妃，與其妹賢妃，都是徐耕的女兒。

現在我們所要談的是作百首宮詞的花蕊夫人。

西川自古被稱爲天府之國，地勢優美，土產豐饒，民豐殷實，所以生長在西川的人也多是秀麗的人物，尤其女子，有句俗語「蜀中多才女」一點不錯，在這種山明水秀的地方，人物多是很容易比較秀美的，而花蕊夫人更是優秀人中之優秀者。

她是十分聰明而美麗的，她本來的姓名却被淹沒了，大家只知道花蕊夫人的名字，這個名字是孟昶贈給的，意思是將她的美麗比做花蕊，而花却不足與比擬，更賜號「慧妃」，讚美她的聰慧超人，她更有文學的天才，善作詩詞，所以孟昶十分寵愛她。

她不但是個美麗的女人，而且性格亦是十分開朗的，大度而豁落，不同平常女人，她的生活很奢華，用財如泥沙，她平常所用的溺器，都是七寶所做，其他更可想而知了，但是她不是一個胡塗的女人，只知享受富貴而沉醉於玩樂中，她很注意國事，有國家思想，所以對於國事，她常諫言於皇帝孟昶的面前，而孟昶也十分信她的話，但是可惜昶並不是多麼有才幹的君主，且又喜歡聲色，所以國家終被毀在他的手裏。

他們的感情很好，而且都是喜愛文學的人，孟昶的詩詞作的也很好，所以二人志同道和，時常在一起吟詠，此唱彼和快樂之極，他們有很多很好的作品產出。

在一個夏日的夜晚，二人同避暑在摩訶池上，忽然詩興大發，於是產生了玉樓春。

「冰明玉骨清無汗，水殿風來暗香滿，簾內獨明月窺鼠我，倚枕釵橫云鬢亂，起來庭戶悄無聲，時見疏星渡河漢——屈指西風幾時來，只恐流年暗中換」。

她的作品特別好的是她的宮詞，雖然唐人王建也有宮詞，也很著名，不過是宮外的描寫，頗多揣測之詞，但是花蕊夫人却是身居宮中，親睹一切，隨便作一首，便成了信史，文辭是十分旖麗清新的，舉下面的幾首：

「龍池九曲遠相通，楊柳絲牽兩岸風，長似江南好風景，畫船來往碧波中。」

「月頭支給買花錢，滿殿宮人近數千，遇着唱名多不語，含羞走過御床前。」

「春風一面曉妝成，偷折花枝傍水行，却被內監遙覷見，故將紅豆打黃鶯。」

後來宋太祖趙匡胤遣將王全斌舉兵伐蜀時，孟昶即命王昭遠等統軍抵禦，但是兵敗劍關，而且傷了一員大將了，孟昶十分着急無策，大臣李昊勸孟昶投降，但是花蕊夫人却勸孟昶，請傳命堅壁清野，等待機會，孟昶便命太子守城，但是王全斌又修書致孟昶，限期讓孟昶投降，孟昶因爲軍中無能人，便毫不抵抗的寫降表，他自以爲是出於不得已。

時宋太祖請孟昶及花蕊夫人去汴，花蕊夫人請求宋太祖不要以臣虜相待而以車駕入汴，宋太祖允許了，二人便同見宋太祖，太祖在崇光殿召見，封孟昶爲秦國公，賜第汴河東岸，不久孟昶死，太祖降旨追封孟爲楚王，納花蕊夫人爲妃子，亦十分寵愛。

在花蕊夫人同孟昶入汴時，道經葭萌驛，在驛壁題闋。

「初離蜀道心將碎，離恨綿綿，春日如年，馬上時時聞杜鵑——」

由這首詞句中可以看出當時她的心情是多麼凄涼，但是並沒有完全作完，後人有續之云。

「三千宮女皆花貌，妾最嬋娟，此去朝天，只恐君王寵愛偏」。

後來太祖曾以蜀亡的原因問花蕊夫人，夫人曾以詩答云。

「君王城上豎降旗，妾在深宮那得知，十四萬人齊解甲，直無一個是男兒」

由於這首詩中可以見到她的心中仍有不甘之意，且與

還蜀亡的苦痛，因為當蜀被太祖亡時，蜀中尚有十四萬大兵但是太祖只有三萬兵，卻被太祖亡了，可見國家養兵都在嚴爭之時，不能為國出力，以致國破家亡，不是平時練兵無方，孟昶不是英明之主。

花蕊夫人被納為妃子以後，因為她的聰慧與美麗，甚得太祖的歡欣，亦是十分偏寵，但是花蕊夫人並不是一個薄倖的女人，不能夠有了新人便忘掉舊人，所以她總是笑在面上，苦在心里，雖然她的身體是被別人蹂躪，但是她的心仍然在想着孟昶。

孟昶的死使她十分痛心，但是她只是一個弱女子，雖怨而不敢言，她一時並沒有方法來替孟昶復仇，只有等待時機。

她在太祖寵愛之下，物質的享受仍如往日，但是在精神方面是痛苦極了，想起孟昶是個文雅的人，一個溫存的美丈夫，知道怎樣體貼她的心，而且二人同能談詩詞，當她每想到了起初他們在一起過着無限快樂的生活的情形時不免又要見到終日見的太祖，他只是一個武夫，不懂的什麼溫存、體貼，在文學方面修養，比起孟昶更差的很遠，太祖雖亦能做幾首詩，但那只是一些粗素不通的文學，他能懂得舞三尺龍泉，而拿不動三寸毛錐，因此他們的志趣不能相同，使她感到十分苦悶，她懷戀於往日的溫柔的甜蜜，她的心是寂寞的，在百無聊賴的情緒之下，她想出一個發洩自己心中悶煩的方法，這個方法是什麼呢？就是：

花蕊夫人不但會做詩詞，而且更精於繪畫，她私自繪了一幅圖，圖上是這樣的畫意：

一個人手中持一矢做射狀，對面被射者是一支紅色的豕，這圖的意思外人是看不明白的，那個人代表孟昶，而赤豕正是宋太祖趙匡胤，因為太祖是個紫色面孔的人，所以將他比了豬，由於這個圖，我們可以看出她內心的悲憤是到了什麼程度。

她將這個圖朝夕奉侍，以寄戀情，有一天她正在宮中圖前設祭，疲倦了便昏坐在椅上頭睡過去了，她夢見了孟昶來會她，與她泣訴前情，當她很快樂的團會的時候，她被驚醒了，因為太祖來了，太祖看見她的圖，便很奇怪的問她是什麼意思，她十分害怕，不過她強為鎮定，她想出一個謊騙過了太祖，她說那個人是張仙，如祝之可以生男孩子，太祖聽了果然十分歡喜，如此被她騙過了，而且更傳天下的人皆祭張仙。

舒適的生活不但不能滿足她，而且更增加了她的復仇心，她時時在找機會替孟昶報仇，有一次，花蕊夫人勸太祖行獵苑中，並且暗地設下了射匿擒王的計劃，在行獵的時候夫人立在太祖的身邊，可巧太祖的弟弟——太宗亦在場，他看出了花蕊夫人的秘密，所以在行獵時，他便有了預備，一刻不離的監視着花蕊夫人的行動，當他見花蕊夫人執弓欲射太祖的時候，他便急引箭回射花蕊夫人，她中射了，倒在地下。

太祖十分生氣，便責背太宗犯上，太宗解釋射花蕊夫人的原因，太祖尚不敢信，花蕊夫人是個大明的女人，她見事情已洩，不得再隱瞞，便將尋身報主之大義，宣言無隱的與太祖說，並責太祖，最後以身殉之，宋太祖見花蕊夫人忠烈可嘉，十分可惜，便賜王妃禮，並與孟昶合葬一處。

但是花蕊夫人被太宗射死之說亦不甚可靠，因為據考鐵圍山叢談所載，太宗射死李煜一個寵與射死花蕊夫人有所誤之處。

原來李煜妃亦係宋太祖之妃，號為小花蕊，由這個名字亦可見她是十分漂亮的，一天遊苑中，太祖使她奉晉王酒，晉王故意不飲，且說：

「必須夫人手摘一朵花來方飲」太祖便命她去摘花，剛去行至欄下，晉王便從後面一箭射去，小花蕊中箭身死。

這個故事是什麼意義呢，他為什麼射死了一個弱女子呢？也許是為了自己的好意，也許是替他哥哥的前程籌想，我們卻不敢斷言。

總之，太宗射死花蕊卻有其事，但不知到底是那個花蕊。

除去這個記載之外，一般的傳說花蕊夫人並不是被射死的，而她的死卻是因為憂鬱而死，這個死因是很可能的，因為當她離開了孟昶而為宋太祖納為妃之後，她便失掉了往日的快樂，她只是如一支插在瓶中的花，以她的美麗，得到了主人的憐惜愛護，但是一旦花容憔悴了，不堪主人的玩拱，便要被主人拋棄了，絲毫不稍留戀，如此她的青春如水的逝去，往日的艷麗不再在她的臉上找到了，她悲傷痛苦氣憤，但是無論如何她再找不到往日的歡樂了，所以漸漸的她生命也隨之終結了！

上面是談到花蕊夫人的一生的經過，我們可以由許多地方看出她的聰明勝過常人，而偉大的文學天才使她留給後世許多傑作，我們可以看到她的大膽的性格，有智謀的頭腦，復仇心的堅強，但是她只是一個弱女子，當一個女人被選入宮之後，她的前程便隨了她的命運去擺佈了，也許她的寵會納為妃子，也許便一生消沉下去，苦悶了一生，花蕊夫人是憑了天生的秀麗而得到君王的寵愛，她已經是天之驕子了！可是國家命運使她遭到了生離死別的情景，而且更不幸的被另一個君王獲擄，但這在別人也許是覺得榮幸，但是她卻感到了內心的痛苦，她不能忘卻舊情，但是她沒有一點辦法，她不是一個勇猛的武將可以對面的打死了她的仇人，她也不是英雄，沒有勢力，她只是心有餘而力不足，但是她仍沒有忘記找機會。

而她聰明的由腦所想出的發洩心中苦悶的辦法，只有作此詩或是繪圖，但那又有什麼用呢！只是使自己心裏高快一時罷了！那時的女子實在是可憐的！

生活紀錄

求生的呼喊

黃鑑書

是，我如同在荊棘中掙扎，冷諷熱嘲中硬強的探出阿Q的頭；在北風呼號裏沙漠野下穿過黝黑的山洞；在陰雲慘淡波濤洶湧時駕駛的獨擇孤舟；凡我對知識的渴望，事業的企望，興趣的追探，小我天地中自由的解放，保持心境感情與理智的平衡，都經過艱大的奮鬥，而我的心情是永遠愉快光明了。

學校只是賜予些基本知識，如果你伸手去求。至於人們的品性道德言談舉止的品評估價，對自我環境的認識適應和改進，對於人類的如何聯繫的巧妙，社會各各個串聯的複細，全靠你生活在自然中體驗去體驗。在我，沒有受過多少學校教育，而又幾乎對於每件事都發生疑問，既苦學館，又乏師承；除了在朋友處或可借本可看的書籍外，只好在家事之餘去圖以補不足之萬一。

一個時期看一類書籍，看看各家的論調，講教別人的意見，推敲自己的見解，研究自己的心得，在小本上記下一句。一個時期留意別人的舉動，對於同樣的事，記下因人不同而處置各異的方法。同時要知道這些人的環境和背景，為什麼這麼辦。我會比較各人的換嘛望，聯想到誰是將會的主人，我也曾去尋的注視過一張聯券，想想拿過他的人；大自然實夠廣潤的，多少事情，大的小的，都夠使人體驗滋味，永無窮盡。同時更覺得自己是多麼渺小，時間又路有限，且難得心境的閑散的客觀。

女子要談到事業，總難免被人譏諷。誠然，連我也沒不笑陪伴虛浮驕嬌得一些皮毛的觀論，對於事務沒有觀清的自力，沒有毅力恆心，不能吃苦耐勞，而且處在現在的社會地位中，女子那能談到事業？不過，在茫茫的荊棘途中，我要把你一番事業觀作我的目的，不管他是否可以達到，我要默默的幹，喚起沉寂，為什麼要大聲疾呼張牙舞爪？我作過抄寫匠，記帳員，店員，水夫，雜役，為了生活，為了家庭的負擔。誰說女子沒有家庭負擔？難道只有男子有老婆孩兒的負擔，不許女子有奉養雙年的雙親，同衾的丈夫和嗷嗷待哺的子女的負擔？我為了幾許的家務推點男女的不等，辭掉了飯碗，拋棄了女職員的頭銜，作我現在的低級職業，受盡了人們的冷嘲熱諷，嘗遍了人間的辛酸苦辣。可是我常在沒深夜餘燭坐觀心的時候，有我會心的微笑。我曾惜我的將來，我自己安排的機關，我並不相信不會降臨。我一向鳴聲於官，一次我偏要參加講演，對親子微笑，走路時背孩子，終於讓我想來一而並讚，我素弱的身體，拿不起網球，兩年後也混入校隊；好，只要幹，什麼不會成功？我是大海中的孤舟，從不覺難風雨的良港；我是一匹野馬在曠野呼嘯一般嗔達之士共同遊逛。

人生就是興趣的堆積，我去找興趣，興趣也追隨我。除了小時曾吃過果子症外，什麼都永沒變好，深惜無錢，則點滴水與跳球跑旅行參觀，甚至於人們認為絕不該有的嗜好一嬉酒，我都試驗過。海市蜃樓時，難道不需要一杯大酒合？明當月半，或高朋滿座，或相對戀友，或推敲字句時，沒有仰脖痛飲，或淺斟低酌，豈不乏味？當我由市上酒館中醉回家時，也會想到以前的拘謹，而發放聲狂笑，原來玩玩也要費些奮門。

最末，要說到我的心境。我受過家裡人們的痛愛，這痛愛離，像一場顯星，轉時點金成石，留下光輝的幻象。我曾接到過朋友使我沉靜的熱情的信，然而我這似冷卻的心把它冰住，我有求知的熱狂，但是，魔鬼的日子時時會把它霸住。我有向上的心，可是我沒有這樣覺悟的心。是生是死，感情與理智總在戰爭。這恐怕也正在奮鬥吧，於是我又被逼氣來，作一番掙紮的笑，重新負起了我的責任。

是，我如同在荊棘中掙扎，在衆目睽睽冷嘲熱諷中頑強的探出阿Q的頭；在北風呼號裏沙漠野下穿過黝黑的小洞，在陰雲慘淡波濤洶湧時駕駛的獨擇孤舟；讓我的心境永遠愉快光明。

（二五頁答案）

（1）二十哩，因兩車相距三十哩，而每時每人各行十五哩，自然至兩小時後遇，而蒼蠅每時飛二十哩，至此時兩車距離已縮短了。

（2）那三個數目是一，二，三。（1+2+3=6　1×2×3=6）

（3）可支持六小時，因為四十九個煙頭，可改成七枝新烟，那七枝吸完又剩七個煙頭，又可再造一枝，先後共八枝，三刻鐘吸一枝，八枝正好吸六小時。

（4）跑了他所跑全路程的一半，因為後來牠又跑出來了。

（5）一點零二十分等于八十分。

5有一個人帶顆果進籠子一齊拿。

7他輸了九元二毛五分，因為羅輸各三次，所以不必問那次是贏，那次是輸。

8一大堆

9需先明瞭他們相互之關係如下：

甲，與弗列和樣把人與阿魯培特反對

乙，阿力山大與醫生是朋友

丙，與魯培特與律師是對敵

丁，議員與阿陸塞司及醫生是好朋友。

由此可得以下結論：（一）因（甲）阿魯培特不能是經紀人因（丙）他不能是律師（二）阿弗列不能是記錄人（因甲）。（三）因（乙）阿力山大不能是醫生。（四）因（丁）阿陸塞司不能是醫生與議員。

所以：可作議員者計有：阿魯培特，阿弗列，阿力山大。可作經紀人者計有：阿力山大，阿陸塞司。

可作律師者計有：阿弗列，阿力山大，阿陸塞司。

可作醫生者計有：阿魯培，阿弗列。

阿魯培特之可能者有二，由（丁）及（一），他是醫生。

經紀人之可能者爲阿力山大，及阿陸塞司，但因（乙）醫生既爲阿魯培特，則阿力山大不能爲經紀人，所以經紀人名阿陸塞司。

因（甲）及（丁）阿弗列不能是議員，所以他是律師。

餘下的一個自然阿力山大是議員了。

（完）

女性趣味

名人名句

媽媽老婆和女兒

宋昆

從小在安適中在艱辛痛苦中，同樣的受母親的疼愛，但我對母親的理解，也祗是一個愛字；如今，娶妻生了女兒，在一旁看見妻對女兒的愛護，才進一步意識到母愛的偉大和崇高。有人說媽媽是愛情的放棄，但妻子對男人的體貼和溫暖，卻不是像愛人的那股扭捏作態，妻的愛是誠實的。我看着妻子苦痛的但歡悅的生了女兒，那時我的窘困狀況最不好，然而小女兒給我的安慰，是遠勝於一切的物質享受，我常常面對着我那活潑肥胖的小生靈不自禁地流下歡欣之淚。

母親和妻之對我，和我之對小女兒的愛，是三種絕對不同的愛。

最近我搜集了一些歷代名人對母親妻和孩子的名句，讀了很受感動，便拉雜譯了出來，並擬一個總題目叫「名人名句」，就包括媽媽老婆和兒女這老少三類。

至於翻譯這些名言的用意，祇是希望做兒女的把愛回敬給母親一點，做丈夫的不必老固執於「老婆是人家的好」的觀念，做父母的要拿出一點責任心來照顧自己的孩子。如此而已。

一 媽媽

△上帝不能照顧每一個人，所以他造母親給世人。——猶太語。

△父親也許起棄他的兒女，兄弟姊妹也許變成仇敵，丈夫也許離棄妻子，妻子也許背離丈夫。唯有母親對兒女的愛永不變更。——華盛頓愛爾文（美作家）

△孩子未來的命運是母親的工作。——拿破崙

△孩子們，看看那雙眼睛，聽聽那柔和的聲音，留意那雙溫柔的手所給你的一觸。看看那雙眼睛中綿綿無盡的愛；再觀察你的遭遇，甚或你的困擾是極微小。將來你會交上朋友，稱親密的朋友，但你絕不會從他們身上獲得母親所給你的那種不可衰竭的愛和溫柔。——馬老雷（英歷史家）

△願法蘭西獲得好的母親，她就會獲得好的國民。——拿破崙

△沒有語言文學可以表達母愛的大力美麗，英勇和偉大。——賀薩爾（牧師）

△小寶寶最初在媽媽懷中吃乳，卻永遠在媽媽的心中。——比乾（牧師）

△母親的心是兒女的課室。——比乾（牧師）

△第一次在母親膝上聽的故事永不會忘記，——長途旅行中的一小泉溪永不枯乾。——羅菲尼（小說家）

二 老婆

△好妻子是最可靠最滿長的朋友，困境之光快樂的源泉；不管人生如何轉變，永遠不變。——沙維居（詩人）

△她的愉快是全家的幸福。——魯斯考（瑞士哲學家）

△我選擇我的太太，正像她選擇結婚禮服一樣——質料要緊。——高爾史密斯（詩人，小說家）

△如果在天堂裏我還不見我的老婆，那天堂就不是天堂了。——安朵傑克遜（美總統）

男人妻子之死，像是遙遠家宅的老樓欄被砍伐了一樣。——拉瑪丁（法詩人）

△選擇老婆好像策劃戰略一樣，一錯則指恨終身。——米法爾頓（英戲劇家）

△啊，男人，她是我可人的：我具有珍寶，富貴足值似擁有二十大海，其沙粒是珍珠，其水甘酒，其石黃金。——莎士比亞

△你就是暴風雨之夕的虹霓；你的光輝化了烏雲，明晨更輝煌普照大地。——拜倫（詩人）

三 女兒

△多兒女多掛慮，無兒女無快樂。——鮑羅（作家）

△不要懼怕使兒女過份快樂會毀掉了他們，快樂是各種發展的萌芽，促使心靈血液得到健康自由。——柏蘭（小說作家）

△孩子的未來體態在於母親的雕刻技巧。——拿破崙

△小兒是上帝差來的使者，日日傳播世間，傳播愛，希望與和平。——羅維爾（詩人）

△破爛的外衣可以縫補，但冷酷的言語傷透了孩子的心。——郎佛羅（詩人）

△對孩子的唯一責任是使他快樂。——巴克斯頓（著作家）

△最小的孩子最接近上帝，正像最小的星球最接近太陽一樣。——

△對待孩子須溫柔與嚴厲合適的配合，但也不能干涉他們的自由行動。——斯普金（英牧師）



夫妻之間

婚姻有兩種目的：彼此相愛，結為婚姻，由愛情成使婚姻變為一件實體不止徒具有空虛的儀式，一也。「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婚姻乃保留種族而使之蕃衍，故其目的在於生子，二也。第一是屬於天性之權宜；第二是父母的責任；這兩種目的，是人類所公認者也。夫婦不能相愛，則生子之道不正；婚姻雖係神聖，美滿，倘生子無道，則正式婚姻變為私通，而不能成為美滿，和國家公認有當儀之人道也。由是觀之，婚姻之要有包括愛的藝術和諧後之科學。

由宗教，現代科學，各觀念考之，則知婚姻之藝術是屬於自然，不待學習，或教授，可是，還是許多人的誤會，因今日有權威白爾提 Sir L. Paget 佳爾 Gallards 都有名著，論男女結婚須先教以人道法，理想與實行，都須良好教育，不可以生命之要點付諸無知之兒戲，所以先賢如伊壁古拉斯 Epicurus 之明哲，尤對其門生談及性交問題，說及何時舉行性交的作用等，愛的藝術不獨包括性的衛生，色的選擇，個人之幸福，而且能使婚姻圓滿，民種優秀，故很願今日有父母職位教育如何養育子女。

爵卜E. P. Cope曾著婚姻問題，他說：「設使人們都能明瞭這種問題，實行有能，俾使一夫一妻制度更見盛行，不至如今日陽奉陰違之弊」，一夫一妻之制，全賴宗教訓令，甘心盲從，故能終身同居，絕不依賴什麼性的智識，戀愛的藝術，將來，時勢已變，人民對於舊的制度，每存疑心探討，雖文明之國家，離婚之事和自由婚姻，愈見增多，因人民需要真實伴侶，不肯徒拘虛文，這種趨勢在共和國家不可幸免，因共和國人民注重實體，不斷虛式，此種趨勢非人力所能反抗，夫婦真實愛情，能與日俱進，必須培養色藝，與婚姻道德，這是婚姻第一基礎啊。

愛情是一種藝術，自古有人研究了，米勒蘇士 Cadmus Milesius曾著愛術，計有十四大本，惜今日都已失傳，自希臘哲學家至十八世紀，不少名人討論這種問題，所有書籍，今日尚在。

中非洲，班心巴地方，女子及笄禮：女子一有月經，即教以關於婦女神秘之事，……待月經完畢後全鄉婦女請來跳舞，不許男人在場，年長之婦人則教以爲妻之道，那些西尼亞女子在未嫁以前，須受三月訓練

愛的藝術

婚後不幸只宜從新計　愛的藝術　婚姻穩固之基和生子之道　欲免離婚須知愛的藝術　婚姻與愛聯合是現代道德之原則　男女對於婚姻之無知　性愛之道　控制之法

國立北京大學心理學教授　李鐸融

—屁股運動，青年婦女六七十人練習屁股舞蹈，裸體，唱歌有經六時之久，外人不許窺視，……希伯來，希臘，羅馬，婦女求愛藝術，均要訓練，直至甚奢侈縱淫蕩，此風則止，時至今日只有娼妓學習色藝，惟古人之色藝乃求夫婦人道之樂，與娼妓之目的，大相逕庭，由是舉世關於色藝，莫不以為無恥，冷淡，甚至罪惡待之。

求愛之藝術，一半在於自然—藝術雖自然所造—故須自然學習、實驗，在兒童時代即有求愛之遊戲。及青春時期現之於賣弄風情（英國，美國），在德國，法國，以風騷的女子為恥。賣弄風情之習慣，是彼此表示色性，藉以鼓起色情之興奮，起始不過迎眸送目，手足舉觸；濃則加以擁弄，接吻，擁抱，甚至撫摩性器，有時至於分泌，淫蕩之婦女在跳舞時每有此式之賣弄風情，並不提及婚姻關係也。還有文雅之男女，全以交際取興，不傷個人名譽，不對對方勸服，爲戀愛初步之計劃。

賣弄風情之女子，爲文明不齒，但是也可以作爲試驗

頗為之致，許多純粹說話之男女，不知色慾，所謂「求學妻子而後識者也」，婦女實在莫大於妻子，信個人在大這而不訓練，豈非怪事，且女子色慾之強烈遠於男子，也有時從生子前或生子後始醒悟者。夫妻反目，離婚已滿，悔之亦晚。故男女對於婚事必須如在父母監前時，受父母教訓，以求長大時由小孩，朋友之前再交際而來。

各國諺語嚴禁止淫蕩，將多個人因國，自治，冷淡（見女性情長，夫婦衛生），故對性色慾之罪，可是，因缺少色慾之訓，實際上害處不少，自古以來宗教始於人，立法家，哲學家，因禁慾的問題的重要，甚於國法與醫學者，導頗為是，從美學作自由，關於色慾問題，獨我研究，社會人士間之不以為怪，中國禁刊講色慾之事，許多文人學士，但只說無道德，包括色情者，惟關於特種研究者，許可用以，豈存激情，隨便論何，即有一二色情文章，亦須檢查過數，而名士評文，三妻五妾，含淫氾濫，不以為恥，假照面具，作偽君子，何益之有！有人問波斯教主 Zoroaster 夫婦應該交合幾次？他答曰，九日一次，印度醫師蘇士拉他 Susruta 定每月六次。沙倫 Solon 定每月三次。猶太經 Talmud 定平常合歡應於何夜，定每星期一次，工人每星期二次，學者人每星期一次，路德以為最多不可過每星期二次。生徒比亞 Zenobia 女王規定，須要丈夫每月一次（在未懷孕前）。

總結而言之，夫婦合歡須要參照個性，性情，故性交必須雙方合意，不能依何決定，體質與不同身體，精神，營養程度，因體力人人而異，季節，生活的狀況不同，宗教習俗而異，故房事之次數亦不可強同，素人色力強於法人，而法人尤強於英人，醫學專家 Guttee 爾的主張，個人色力之不同，尤甚於種族，要恰當者說：「每周一次性交，乃是良妻之權利」。

女人油頭粉臉，衣飾金銀，一切行動舉止，無非要求悅於男人，而「丈夫之色慾，是致使其妻狼狽」（性學大家巴斯耶那 Vatsyayana 所說）說使他的色慾不佳，總是其妻討厭，因女子乃愛好者，所謂淫蕩樂器，布無樂師，則樂器不能成調。男女之愛情發展，女比男更遲，臨時見人，男人之事色可以臨時起興，而女人則需要漸進的，女性漸於一夫制，而男性則喜多妻，正是「文章自己好，老婆別人好」，「吃不如偷，妻不如妾」，似亦略可描寫男人縱性，故夫婦對於色慾，不可不求，諒能免去許多爭鬧不和，夫妻反目之禍。

據組查觀察，英國妓院顧客，多數是富裕有婦，查其原因，不外要求淫蕩的冷淡，不衛生之夫婦要，或治家無術，衣飾不整，令其丈夫討厭，出外尋歡。有一丈夫每月只能作房事一次，多則生病，其妻因以肆謗不斷。還有一對夫婦，年近五秩，二十年間每夜一次，年老時則變瘋狂，亦有春情太重之妻，房事不能隔夜，致使其夫漸臨病早死。諸如此類，都要救治。試觀印度性學大家巴斯耶那之著作，曾譯入英文，法文，德文，講述印度人之愛情高尚清潔，有理想，敬重婦女，巴氏是第四世紀時代之人，彼時印度獨立，國內絕無娼妓，直至英國統治印度之後，印度始有娼妓制度。有人問之：「春心發動，要話不調，如何救治？」男女合歡之機在於心理，和生理：心理不能相宜，生理改變，能知心理，生理之變動，臨時制止，或執行束有不能助力者也。春心大旺，有害健康，如何制止？學者 Guyat 曰，「女人春心動時，上下唇挺關，手足顫動，兩乳高脹，乳頭突立而硬，這是慾念衝動之象徵，有智之丈夫，不難辨見。」拉之亞 Zacsbia 印度醫師說：「婦人春心動時，必能臉皮發紅，面赤爛，慾愛縱夫，故意露出醫部，時乳高挺，非常活潑，面紅目光，在非常緊張時，口新不消，所問非所答，不能自主，同時生殖器濕潤，這都是婦女求愛之象徵」。丈夫之撫助和愛護，仍不能助其春心時，則其旨不繫，乳不腫，乳頭不吃硬，過此光景時，必須抗拒，不可音樂。故名醫之至言說，求愛不可過早，丈夫無異欺小孩，（女論作家），求愛不得其時，必至不歡而散。

各種藝術都不得採取強暴手段，愛情是由戀勝，而不能由命令而來，故要自治，因不能自治，而強由情慾生者古來甚影響，所謂「愛情之強無所死亡」。今日人工避孕法盛，和避孕的方法，使男女出精不提，因心理的缺乏，夫人不但不能生殖，可以使女人發生寒冷病，或女人未成的房事已畢，都能使不健康。按澳大利女科醫師云，百個婦女患有狀病者，七十人有子宮顯著之病，無非房事不全之禍。

房事在清晨，日光之時，較佳於早夜，懷孕當在日光之時，勝於在黑暗，許多名人自希臘哲學家至今日，甚不主張早晚蜜明時為交媾佳期，畢則須靜以安息。所以現代蜜月旅行，使彼風景，太過疲勞不合衛生，舊俗合歡甚可恥，污穢，故須黑夜，或秘密之隱行之。但是正式婚姻既宗教，法律之許可，正大光明，何必之有！也有地方之俗，合歡以前必先燒禱，香光明潔為禮拜之時，夫婦合歡須如此嚴肅之事，身心舉動必須端正，高明，始為國家興造後代良民，設使存心不良，結晶必要好人賊子，這是胎教的明訓。

夫婦同居，百年偕老，稱為「比翼鳥」，「連理枝」，當然不可分離，中國人習妻子在家，出外辦理，做官，十餘年不返，自己到處狎妓歡，誠為不合人道。夙膩須飛，形影相吊，夫婦要常伴侶，何不與丈夫同行，且免許多尋花問柳之患。但是人性喜新厭舊，長隨不離使夫婦絕無新鮮空氣，亦非久安之計，故今日有人主張夫婦不可長時離別，惟每年至少須有短時分離（至多二，三，星期）彼此回想，比較，寬開眼界，再於奮門，回家時更見合歡，感情尤篤。

厭惡為家庭之禍，更麗之愛人，因厭惡而分離，自殺謀害，癲狂，放蕩不羈，竭人嫉妒而使發開變為地獄，故須能使自己變為醜陋可厭。欲除厭惡之法致斯以 Schacht 說：「今日醫明有趣之縮，必須有感官的吸引力」，古希臘家 Aspasia（第五世紀雅典之哲人）問羅馬柯萊梨 LCre-知識之大如醫尼利亞 Cornelia」。西班牙 Cervantes 說：「在市中女人要像天使，在禮拜堂要似聖人，在家要切要人，在床思傷」，所謂「貴婦淑女，妻子肖娼，甚食有以越主一切願意。

世界女性文藝介紹



牧場上

瑞士 J．史被里夫人著
闻秋 譯

前言：作者約翰娜．史被里（Johanna Heusser）一八二九年六月十二日生，一八五二年嫁老同學法律顧問培因哈特．史被里（Bernhard Spyri），在他一八八四年十二月逝世之年，她發表了一篇很有名的文字。她底作品已獲世界兒童文學珍寶的定評，被譯成各國的文字，其中有若干作品已譯成盲人讀物。瑞士的教育部長兼兒童文學委員會主席魏德曼（I.V.Widmann），對她稱頌備至，譽為當世最偉大的兒童文學作家，她底作品是生活的寫照，是田園詩，是對自然的觀況的熱愛和對生的教養。本篇譯自她底童話「海絲」。

海絲被一個嘹亮的聲音在大清早喚醒了；當她睜開眼睛時，一道日光的洪流從她頭上部的圓窗口裏傾瀉進來，直射在附近，一切東西在太陽光裏亮得好像黃金一樣。海絲驚奇地環顧着四周，不知道自己是在哪裏了。

然後，她聽見外面老祖父底沉沉的聲音了，於是她清醒了——她回憶到她是從那裏來的，現在她正睡在阿爾姆山頭上呢，不再跟老烏蘇瑪睡在一塊。烏蘇瑪總是怕冷，所以她常常喜歡坐在廚房的火爐邊，或者坐在她臥室的火爐邊。海絲總得緊緊跟在她眼前，因為她耳聾，老婆兒可以知道海絲在什麼地方，她是聽得到不見她的。這在渴望奔到外面去的海絲實是厭煩透了。

因此，當她在新住的房子裏醒來時，她高興得了不得，而記憶到前一天看到了多少新奇的東西啊，還想到了今天她想得見的東西，特別是史萊莉和巴爾里。

海絲急速地從床上跳出來，不到幾分鐘就把前天穿的東西都穿上了身，那是很少的幾件衣服。於是她爬下了梯子，跑到房屋大門前了。那裏已站着牧羊童彼得，正在把史萊莉和巴爾里從羊棚裏趕出來，好讓牠們和別的羊去呆在一起。海絲奔過去向他和山羊們早安。

「你高興到牧場上去嗎？」彼得問。海絲太高興去了，這樣得直跳直蹦。

「不過先得把臉洗得乾淨了，否則在那種明亮的太陽照到你時，看見你那樣髒，太陽要會笑話你的；瞧哪，就是等着你啦。」

爺爺指點着在大門前太陽光中放着的一個裝滿了水的大木桶。海絲就奔過去潑着水，洗臉着，洗得滿臉發光。那時，爺爺走進茅屋招呼着彼得了——

「來，山羊的將軍，把你底軍糧袋拿來。」

彼得，非常吃驚，聽從了那召喚，把那裏面裝着簡單午餐的小口袋拿了過來。

「打開它，」那老人說，把一大塊麵包和麵包一樣大的一塊牛酪放在裏面，彼得驚異得睜大了他底眼睛，因為那兩塊東西每一塊都比他帶的飯食大了一半哩。

「現在去拿一隻小碗吧，」老叔繼續說着：「因為那孩子不能像你那樣就在山羊身上喝奶；她不知道怎麼喝法。中午給她弄兩碗羊奶，因為她要跟你一塊回來，小心別讓她從岩石上掉下去，聽見了麼？」

海絲奔了過來。

「現在太陽會覺得笑嗎，爺爺？」她急切地探問。在她對太陽的恐怖裏她擦着她底臉，她底脖子，很緊地很用力地用爺爺掛在水桶邊的毛巾，臉擦得通紅，她底爺爺微笑了。

「不，現在他沒有什麼可笑的東西了，」他說：「不過你該留心，今天晚上你回來

點你會用一身大汗的，攔住羣一頭氣，跟着山羊跳了一天，你的腳，將感一些刺痛，好啦，現在你們可以動身啦。」

於是，她就興高彩烈地奔向高聳的山上去了。夜晚的風吹走了最後的雲彩，天空一碧無際，太陽高掛在半空，輝煌地照着翠綠的山峰，所有鮮艷的花朵都張開着牠們底花蕊，快樂地仰頭看着。海鷗在這兒那兒地飛翔着，高興得叫喊起來了。到處是鮮美的櫻草花，到處都是嫩黃草的一片綠光，那兒都在陽光下搖曳着，天使樣的金色野玫瑰散發着鮮豔的顏色。海鷗完全被這些閃耀的光，燦爛的花兒們迷住了，把山羊和彼得一古腦兒忘掉了。她奔到遙遠的前方，於是又奔到另一邊去，因為這兒是紅的，那兒是綠的，哪兒都在引誘她。她走到哪兒都採摘着一大把一大把的花兒，擁在她底圍裙內，她要把它們全部帶回家去，把它們放在臥室的窗台上，使它得像這兒一樣。

因此，彼得不能不到處看望着，他那兩隻不能迅速地從這兒移到那兒的圓眼睛，簡直忙不過來了，因為山羊們也像海鷗一樣的淘氣哪。牠們跑到這兒，跑到那兒，他就得不斷地吹着牧笛，呼喚着，揮舞着木棒，努力要叫那些不聽話的山羊們和那小姑娘走攏在一塊兒。

「你上哪兒去啦，海鷗？」他差不多惱怒地呼喚着了。

「在這兒嘛！」從不知什麼地方送過來的聲音。彼得看不見一個人影，因為海鷗正坐在一個山崗子的後面，滿崗子是密層層的芳香的野花。整個兒空中洋溢着甜蜜的花香，海鷗過去從來沒有見到過這樣美好的香花。她在花叢中坐下來，深長地呼吸着那股花香。

「出來啊！」彼得又叫喚了：「不要從山崖上掉下去啊。大叔不叫我讓你瞎逛的啊。」

「山崖在哪兒！」海鷗回答，並不離開那個地方，因為風兒底每一口呼吸都給那孩子送來一股甜蜜的香味，更使她戀戀不捨了。

「上那邊去吧，快來，我們還有許多路要趕哩，快上來啊！到那蒼鷹鳴叫的山頂上去。」

這馬上有效了。海鷗立刻跳了起來，奔到彼得身邊，兜了一圍裙的花兒。

「你採夠啦。」當他們又一同爬向山去的時候，他說：「再說呢，你要永遠住在這裡了，你都把牠們採完了，明天就沒有什麼可採了。」

最後的幾個理由說服了海鷗。此外，她底圍裙內也裝得滿滿的，再也沒有裝花的餘地了，並且也應得為明天留下一點。所以她就跟彼得走了上去；山羊更聽話，毫不猶豫地向前奔跑着，因為牠們已經嗅到遙遠山巔上牧場底青青的芳草了。

彼得白天帶了山羊們去牧場，躺在一個綠綠的山崖腳下，山崖上都是矮樹和灌木，但上部却光禿禿地直插在高空。山的另一邊是陡峭的深谷，需要十分小心才能走到這地方，那是很有危險的。

彼得到達山嶺的時候，他放下他底背包小心地放在地面上的一個小孔裡。他知道風往往會吹過山頭，他不願看見自己珍貴的東西滾落到山下去。然後他伸開四肢仰臥在陽光滿地的牧場上休息起來，因為爬山使得他筋疲力盡了。

那時海鷗已經把圍裙解下了，緊緊地把它捲成一團，裡面包着採來的花朵，把牠緊放在食物袋的一邊。於是她挨着彼得坐下來，環視着四周，山谷在一片早晨的陽光中躺在山腳下。在她前面，海鷗看見一大片白雪，一直連到深沉的蔚藍的天空；在左邊矗立着一叢岩石。兩邊都有光禿的高峯，鋸齒狀的斷崖聳在背空上，樣子很猙獰地望着海鷗。她安靜得像一隻老鼠似地坐着，只有風兒非常柔和地吹拂過來，親切地吹拂過來的藍鈴花和閃光的金黃色的野玫瑰，它們到處快樂地來回搖幌着它們纖弱的花莖，點着頭。彼得累得已經睡着了，山羊在小叢林中爬行着。她在太陽光中飲着水，呼吸着新鮮的空氣，清雅的花香，除了永遠躺在那裏以外，什麼願望也沒有了。那麼着，過了好一會兒，海鷗不時凝視着高山的峯頂，它們好像都有一張面孔，十分親密地盯視着她，彷彿是好朋友。

忽然她聽見頭上有一種高亢的嚴厲的鳴叫聲，當她抬頭看着蒼空中，有一隻她從未見過的大鳥，在晴朗的空中盤旋着，伸展着翅膀，又飛回來打着更大的圈子，更高亢而尖銳地鳴叫着。

「彼得！彼得！醒醒！」海鷗用盡了力氣地叫着。「瞧哪，大鷹來啦！瞧哪！瞧哪！」

彼得立刻跳起來，和海鷗一同觀看那大鳥，牠在高高的天空愈飛愈高，最後，飛越過灰色的危崖，消失了。

「現在牠飛哪兒去啦？」用全部力量注視着那隻飛鳥的海鷗，詢問着。

「回到牠底家裏——牠的窠裏去。」是彼得底回答。

「飛得那麼高，是飛回家去？啊，飛得那麼高，多麼好玩啊！為什麼牠底那樣鳴叫呢？」海鷗又問了。

「因為牠不能管住自己？」彼得解釋着。

「讓我們爬過那個山崖去，看看牠窠住在哪裏。」海鷗提議。

「嘿！嘿！嘿！」彼得響出一連串的叫喚聲，每一個「嘿」聲，帶着極端不讚成的神氣：「那裡，沒有一隻山羊能爬上去，並且大叔告訴我，不能讓你從山崖上掉下去」。

接着，彼得猛然吹着口哨，叫喚着。海締不知道會有什麼事情發生：但山羊們似乎很懂得那些聲音是什麼意思，因爲牠們一個接着一個跳下去了，全部聚集在綠油油地長滿青草的山坡上，有的咬齧着香的葉莖，有的來回漫步，有的用頭上的角彼此撞着取樂。

海締跳了起來，奔在那些山羊中間。這事使她感到新鮮而難以相信的有趣，她看着那些小東西跳躍着，玩耍，她和牠們每一個都見了一次面，每個都有十分顯明的個性和特殊的儀態。

那時，彼得把食物袋拿出來了，他把四塊麵包和牛油很整齊地在地上放成了四方形，把大的放在海締面前，小的放在自己面前。他知道他帶了多少東西，然後他拿出小碗，從史華乃身上擠出新鮮甜美的奶來，把那一小碗羊奶放在四方形的麵包牛油中央。他擺完了，他就叫喚海締；但他叫喚海締比叫喚那些山羊所費的時間多得多了。

因爲她那麼快樂而有趣地和那些新的遊伴們蹦蹦跳跳地做着各色各樣的遊戲，玩兒以外的事情，她看不見也聽不見。

但彼得知道怎樣去使她聽見。他大聲叫喊着，叫得山岩上響着迴聲，海締奔來了，他佈置的餐具是那麼討人喜歡，她高興得在她四周跳舞起來。

「別跳啦，是吃飯的時候啦，」彼得說：「請坐，我們開始吧。」

海締坐了一下。

「那奶是我底麼？」她問，滿意地凝視着那整齊的四方形和中間的奶碗。

「是的，」彼得回答：「那兩塊大麵包和牛油也是你底；你喝完了一碗羊奶，還可以從史華乃身上去擠一碗，你喝夠了，我再喝。」

「你從哪兒去擠奶呢？」海締很想知道。

「從我底羊——希乃克身上擠去，吃吧！」彼得重新發下了命令。

海締開始喝她底羊奶，她一放下空碗，彼得馬上就給她又擠了一滿碗。海締把麵包撕了幾片泡在奶裡，餘下來的，其中有一塊比彼得所有的全部麵包還大哩，她把它和大塊的牛油一起遞給他，說道：——

「你吃這些吧，我够啦。」

彼得在無言的驚愕裡望着她，在他的生涯裡他不能說出有過這樣的事情，或者把什麼東西給別人。他躊躇着，因爲他不敢相信海締是誠心誠意的。但她非把麵包與牛油給他不可，他不接，她就把它們放在彼得膝蓋上。於是，他看出她底誠意了，抓起獎品，點頭道謝着，吃了一頓牧羊生活中最滿意的晚餐。同時，海締注視着山羊們。

「牠們都叫什麼名字？」她問。他對牠們知道得太清楚了，牠們在他腦袋裡記得很好，因爲他沒有什麼其他的事情可以記憶的。因此，他就毫不遲疑地一隻一隻叫出了牠們底名字，叫一隻他就指一隻。海締十分注意地傾聽着他底說明，不久她就能夠辨別牠們，叫出牠們每一隻底名字了，因爲牠們一隻都有特徵，誰都能夠記住的，就是得走近牠們去觀察罷了，海締就是那麼做的。

那裏有那巨大的土爾克，長着對威武的長角，他時常打算去用角撞別的羊，所以，如果走近牠的時候，牠們大都跑開或者乾脆不理牠們粗野的同伴。勇敢的迪斯坦羅芬克，一隻瘦長而纖細的小山羊是例外，牠是不躲開牠的，牠三次四次地面對土爾克衝過去，那麼迅速，那麼熟練，巨大的土爾克竟驚呆得靜站着，再也不去攻擊牠了，因爲迪斯坦羅芬克樣子很勇猛，還有銳利的雙角。

又白又小的驟尼霍浦里不時哼哼地嘶鳴着，叫得那麼動人，那麼哀傷，海締奔了過去，一再把她底手旁圍着牠底頭撫慰着。現在那孩子又奔到牠面前去了，因爲牠底幼弱的聲音又那麼哀叫起來。海締把一隻手臂圍着那小東西的頸子，十二分同情地問道：

「什麼事啊，驟尼霍浦里？你爲什麼這樣哀叫？」

小羊信賴地緊靠在海締身邊，異常地安靜下來。

彼得從坐着的地方號喚着，聲音斷斷續續的：——

「牠那樣哀叫，因爲牠那老的不再跟牠一塊來啦。他們把牠賣了，前天把牠送到馬麥芝爾特去了；因此牠再也不能到阿爾姆山上來啦。」

「誰是那老的？」海締問。

「這麼，母親哪，自然是。」是回答。

「奶奶呢，她在哪兒？」海締又問。

「沒有啦。」

「那末，爺爺呢」

「也沒有啦。」

「你這可憐的驟尼霍浦里啊，」海締說，把小羊溫柔地摟到胸前：「別再哭叫啦，因爲，你聽，我每天要來和你作伴，你不再孤單啦；你要什麼東西，可以對我說啊！」

驟尼霍浦里滿意地把腦袋在海締肩膀上摩擦着，不再哼哼的哀叫了。

遠處是那最漂亮而乾淨的山羊：史華乃和巴爾里，牠們的派頭顯然是上層份子，當

常常是行走來的；他們特別歡迎富饒美的土爾克，對他非常歡迎。

那些動物們又開始爬到高處去了，每一個都有自己的路子；有的毫不在意地在一個東西上跳過去，有的沿路小心地尋找着甜美的青草，而土爾克到處在試着他底利角——撞這碰一碰，那兒又撞一撞。

史蕾莉和巴蕾里文雖而好看地爬行着，他們不論在那裡攀到茂盛的叢林時就停往嚼嚼一頓。海錫把雙手反背在背後，十分留意地照顧着他們。

「彼得，」她對那男孩子說，他又躺在地上了：「他們中間最美麗的是史蕾莉和巴蕾里。」

「當然是他們最好看，」這是回答。「阿爾卑大叔每天給他們梳洗，給他們喝鹽水，讓他們住最好的羊欄。」

突然，彼得跳了起來，用急速在山羊們後面跳躍着，海錫在他後面跟着，她感覺到一定出了什麼事情了，她不能落在後面。彼得從羊羣中穿過去，一直奔到山邊，那裡，岩石突然向光禿的山坡陡立地直通到深溪的下方，有一只粗心的山羊正在走上去，容易從那裡掉下去，把牠底骨頭摔得粉碎。他已經看出迪斯坦爾芬克底冒險來了，他正向那裡攀跳着，他正好奔到那裡，因為在那一刻，那小山羊恰巧跳上危崖之頂。正當牠要向裡掉落的一刹那，彼得飛身撲在地上，伸手抓住牠底一條腿，抓得緊緊地。迪斯坦爾芬克狂怒而驚恐地嘶叫着，牠不願意被人那樣抓着一條腿，而且固執地要繼續牠愉快的道路，於是就拼命掙扎着向前。彼得喊叫着：「海錫，來幫幫我！」因為他不能站起來，而且差不多要抓不住迪斯坦爾芬克底腿了。海錫早已奔到了那裏，本能地知道了他們底不幸的危難。她急忙地從地上拔出一把有香味的青草，把它放在迪斯坦爾芬克底鼻子下，安慰似地說着：——

「來，來！迪斯坦爾芬克，你得明白點！聽吧，你會掉下去，把你底骨頭摔得粉碎，那會使你痛得受不了的。」

那山羊很快地轉過身來，急急地吃着海錫手中的青草。同時，彼得已經站了起來，抓住了在迪斯坦爾芬克底頸上繫着鈴鐺帶子的那子。海錫抓住她底另一邊，他們兩人把那突奔的山羊帶回平安地吃着草的一羣中間。

當彼得把那山羊弄回平地以後，他舉起木棒要好好地痛打牠一頓去責罰牠，迪斯坦爾芬克恐懼地向後退着，因為牠看出事情快要發生了。但海錫叫喊了：——

「不！彼得！不，你不能打牠！你看牠，嚇得成了一個什麼樣啦！」

「牠該受一頓鞭打，」彼得咒罵着，舉起手。但海錫抓住了他底臂膊，憤怒地叫嚷：——

「你不能打牠，那對他太不好了！讓牠去吧！」

彼得驚奇地看着這發命令的海錫，她底黑眼睛逼視着他。他猶豫地放下了木棒。

「明天你能把你底牛油分一點給我，我可以讓牠跑了，」彼得說，讓步了，因為他必須要爲他底受驚的代價。

「你可以得到全部——整塊——，明天，甚至每一天都可以，我不要牠。」海錫馬上就答應了。「而且我還可以給你一部份麵包，好像今天給你的那麼多。不過，你就永遠不能打迪斯坦爾芬克，或麗尼雪潔里，或其他山羊。」

「那對我完全一樣，」彼得說，這是他很容易答應的。於是他放了那只「淘氣的山羊」，迪斯坦爾芬克高興得跳到半空，然後奔到羊羣裡去了。

一天就這樣不知不覺地滑了過去，太陽恰好要落到山背後去，海錫重新坐在草地上，望着暮色中的藍鈴花與野玫瑰，草兒們似乎全部點綴着黃金，上面的岩壁開始發光，放着火星了。海錫突然跳起來，驚叫着：——

「彼得！彼得！着火啦。着火啦！所有的山都在燃燒啦，那邊的大片的雪野也在燃燒啦！還有那天空！啊，瞧！瞧！那危險的山峰也燃燒得像火熾燒着啦！啊，那美麗的火焰中的白雪！彼得，起來！瞧哪！那火一直燒到『烈鷹巢』那邊去啦！瞧瞧那些岩石啊！瞧那些樅樹啊！一切的一切，都在燃燒着啦！」

「向來是那樣的，」彼得好脾氣地說，剝着他木棒上的樹皮，「但那不是火燄。」

「是什麼呢，那末？」海錫問，跑過來，跑過去，瞭望着一切地方，她實在看不過來啦，瞧見都那麼美麗啊。

「是什麼呢，彼得？那末是什麼啊？」海錫又叫喊起來。

「那是自己生出來的，」彼得解釋着。

「啊，瞧呀！瞧呀！」海錫大驚小怪地喊叫起來，「忽然變成玫瑰紅啦！瞧那些雪吧，還有那上面突立的岩石！它們叫什麼名字，彼得？」

「山嶺向來沒有名字，」他回答。

「啊，多麼可愛啊！瞧那些雪，全變成玫瑰紅啦！啊！還有那上面的岩石上長着那麼多的玫瑰花！啊，現在它們變成灰色了！啊！啊！現在它們都回去啦！全都瞧不見啦，彼得！」海錫就在地上坐了下來，顯得十分悲傷，彷彿宇宙萬物都向消滅去了。

「明天又會完全恢復的，」彼得說明。「站起來，我們必須回家啦。」

彼得吹着哨笛，召集了山羊們，他們就開始踏上回家的旅途了。

「每天都能這樣麼！——我們到牧場上時每天都像今天一樣麼？」海鶴問，一面向山下走着，一面關切地傾聽着彼得所給予肯定的保證。

「那樣的時候多。」

「可是，明天還能那樣麼？」她急於知道。

「是的，是的，明天，一定那樣！」彼得應保證。

於是海鶴又快樂起來了，但是，她接觸了那樣多的印象，有那麼多的東西在她心中盤旋着，使她完全沉默地一直走到了茅屋前，看見了她底爺爺。他正在樅樹下坐着，他在那裡還預備了一個座位，這是他每天黃昏等着山羊們回來的習慣，那些山羊們總是朝着這個方向回家的。

海鶴向他一直奔了過去，史蒂有和巴爾里緊跟在她後面，山羊們認識牠們底主人和牠們的住所的。彼得對海鶴招呼着：——

「明天再來，再見啦！」他很高興有海鶴跟他在一起。

海鶴奔回去，把手伸給彼得，告訴他，她一定再伴他一塊去，然後她就奔進正在離開的羊羣中，雙臂又抱着題尼霍浦里底脖子，信個地說道：——

「好好兒睡去吧，題尼霍浦里，記着，我明天還是伴你去玩兒，你不要再這樣叫吧」

題尼霍浦里好像很高興，很感激地望着海鶴的面孔，然後快活地跑在其餘山羊們後面號叫地走去了。

海鶴回到樅樹林下面。

「啊，爺爺，那真美啊！」在她沒有走到他跟前，就叫了起來。「山崖上的那一片火光和那些玫瑰花，還有那些藍花和黃花，瞧瞧，我替你帶來了些什麼啦！」

那樣說着，海鶴就在她祖父面前把包裹的圍裙打開，抖出了全部的珍寶——花兒。但那些可憐的小花成了一個什麼樣兒啦！海鶴再也不能夠認識它們啦。它們都像乾草一樣啦，沒有一朵花是開着的。

「啊，爺爺，它們是怎麼的啦？」海鶴十分驚愕地叫喊着，「它們不是這樣的；現在它們爲什麼成了這付樣兒？」

「它們喜歡站在陽光下面，不喜歡關在你底圍裙裡的。」爺爺說。

「那末，我再也不採它們啦。可是，爺爺，爲什麼『鷹隼鳥』要那樣號叫呢？」海鶴緊張地詢問着。

「我到羊欄裡去擠奶的工夫，你先洗洗吧，洗完後咱們就到屋裡去吃晚飯。吃晚飯時我告訴你吧。」

她那麼做了，然後，在她們對着晚餐，坐在高凳上時，她又提起那個問題：——

「爲什麼『鷹隼鳥』要那樣尖聲地號叫呢，爺爺？」

「牠在嘲笑地上的人們，因爲他們那麼多人住在一個村裡，大家搗亂着別人。所以牠嘲笑他們，好像說：『你們要是大家分開吧，讓各人照自己的道路做去吧，像我一樣地爬到山頂上去！』」

祖父話裡現在說着這些話，她使得鷹隼鳥的叫聲又在海鶴腦中響起來了，更加深了對牠的印象。

「爲什麼山都沒有名字呢，爺爺？」海鶴又問。

「它們是有名字的，」他回答，「你能告訴我它們中誰底樣子，我可以認出它來，告訴你它底名字叫什麼。」

於是海鶴就講着看見那座有許多岩石，有兩座高塔的山，祖父很高興地說：——

「很好，我知道啦，那座山叫『法喃克尼斯』，（註）還看見了別的山麼？」

海鶴就把那座有巨大的雪野的山說給祖父聽，那座山有火焰燃燒着，然後變成玫瑰色，又忽然變成了灰白色，最後消失了形影。

「我也知道它，」爺爺說：「那座山叫卡薩拔拉那。你在牧場上感到很快樂吧，是不是？」

於是海鶴把白天發生的一切事情都告訴了爺爺——那些事情是多麼可愛啊，她要爺爺告訴她：那些黃昏時的火焰是那兒來的，因爲彼得對這些事情一點也不知道啊。

「你瞧，」爺爺解釋道：「那是太陽做的事哪。當它和山嶺們說着晚安的時候，它把它最美麗的光線送給它們，爲了使它們在它明天沒有回來之前，不要把它忘記了。」

這件事可使海鶴高興得了不得啦，她差不多不能等待明天了，她想馬上到牧場上去，再看一看太陽怎樣和山嶺們說着晚安的。但她不能不先去睡覺。她整夜躺在乾草床上，睡得十分香甜，夢見明亮而閃光的山嶺，開着紅艷的玫瑰花，題尼霍浦里快活地在花叢裡跳躍着，歡著。

【註】Falknis瑞士話，意思是「鷹隼的巢」。

家庭看護一問一答

嬰兒兩週歲的牙齒

問：嬰兒長到了兩週歲的時期，應當長出多少只牙。

答：嬰兒自一週歲到兩週歲之間在這一年以內，普通健康的嬰兒當長出拾只牙齒在他的上下牙床門齒的兩旁，所以兩週歲的嬰兒在他的口內若是正常的發育時，應當長出拾六只牙齒。

牙齒幾歲出齊

問：普通的嬰兒在幾歲的時期纔將所有的乳牙能長齊？

答：在一般的情形之下，普通健康的嬰兒若按照着以前所述的牙齒的生長次序和時期而發育時，那麼到了嬰兒的兩週歲半的時候就可以將自己所應當有的乳牙長齊。

乳牙有多少

問：嬰兒的乳牙長齊以後是應當有多少只？

答：嬰兒的乳牙按着普通一般的次序生長，等到了一定的時期便可以完全長齊，到長齊時候的乳牙普通的嬰兒是應當共有二拾只牙。

長牙是感到不舒服嗎

問：嬰兒生長牙齒的時期能也能感到不舒服嗎？

答：當嬰兒生長牙齒的時期，因爲牙床要有牙齒生長出來而使嬰兒感到有短期間的不舒服，這時我們可以看到嬰兒的性情比較煩燥，特別的愛發皮氣，有的時候胃口不好，吃物或哺乳時不好好的吃，我們更可以看到嬰兒近來的嘴裡常常流唾沫出來，這幾種輕微的現象也可以暗示給嬰兒的母親他將要長牙出來但是多數的嬰兒會在他不知不覺中將牙齒長出來並沒有一切不舒服的現像。

牙齒不齊的原因

問：嬰兒若在以前所述的時期（兩週歲半）以內而沒有長齊所應有的牙齒時，他的原因是由于什麼？

答：嬰兒的父母懂有了各種養育嬰兒的常識，後是應當時時的觀察自己的嬰兒生長和發育夠不夠標準，不過若是覺出了自己的嬰兒有不夠標準的地方像到了兩週歲半而牙齒尚未長齊所應有的牙齒異且對嬰兒這種現像我們最好不要過份要想到嬰兒的生長和發育是在受着他本身的環境營養，遺傳和疾病一種種的影響，若是心裡仍是覺得不妥時那最好去見醫生討論研究一下：是只有生長牙齒的過慢的一種現像？還是在嬰兒身體內潛伏了什麼疾病？

··錦端··

廢布條的更生

林 棣

每個家庭裏定有不少不能應用的布條吧！要是拾破爛的小販也值不了幾文錢，扔了又覺可惜，然而也不易整理而且還很佔地方，其實，你們祇用竅門便可以將它們更生，變任我們用撣灰塵的東西的。

你先找四根木棒，做成一個綳架，再找一根扁平光滑的棍，一端削尖，以便於工作。

這樣，你就可以整理布條了，將他們整理開，最好一根靠牢，與現有顏色配合美觀，如圖所示，把用這些布條編綳在綳架上，（見圖）須要不要鬆，緊綳在架上，然後取這色調和的布條數綫，穿入那綫上的空隙中一根穿入的，完全用手做，不十分順手，可以先用那扁平一端稍尖的棍從間再帶入布條，這樣一根根的穿織，直到將綳架上的綫都穿完，不就是一方很好的更生布了嗎？



用這種更生布可以做書包手袋，（如圖），既經濟又美觀，有暇的時候，主婦們不妨做做看，材料自然要盡可能的取用廢物，這種編織工作是很有趣味的呢！

冬季主婦常識

—孫 祥 閒—

一、冬天到來，一般勞心的人，多半坐着的時候多，當長坐時，兩足便少有運動的機會，故雖有棉鞋毛襪，而兩腳冷得過分，我們爲了保暖最好的方法就是在寫字之前起便的行走二三步，如此血液可以流通，腳部也就可以和暖了，比起烘的可好得多了。

二、在嚴冬的此時，一般家庭中有些主婦們喜歡把房中裝飾得美觀些，都要購買一些的花卉擺在瓶中，對那鮮艷的花朵與那芬芳的香氣確是太合意了，太風雅了，無奈冬季鮮花不如夏季方便有花瓣殘凋的發生，這是美中不足的地方，諸位既然愛着花，那當有防凍的方法，今筆者得知妙法就是用食鹽一撮，投入瓶中攪勻，使鹽溶化了，這樣使不致將瓶凍裂了，手續既然方便，對於花瓶十分耐久，但是還須注意，不可放鹽太多，鹽量太多，也是很不好的。

三、在冬季裏家庭吃冷吃的似乎是很平常的事，不過這兩種食品，如果寒凍，宜以冰水浸之味可不變，若加熱水時則必要變味的，諸位食用時切要注意。

四、在嚴寒的冬天，手部常有凍裂的發生，常使操作工作各方面都甚覺不方便的，爲了避免凍裂常使用以白臘和膚與蔴油拌和的油和軟膏敷如是便可使手部免得了不再凍裂了。

× × ×

主婦手冊

由節電節水談到肥皂消耗

胡 霞

節電節水，在目前經濟困難家庭，莫不在盡力講求節流，一方面可以減低家庭經濟的開銷，另一方面也可以節省國家的資源，實在是值得注意的事。

節電節水這兩件事，每個家庭主婦是責無旁貸的。只要行之得當，絕對不會感到水電之不敷用。

關於節電，首先檢查線路是否漏電，因為室外之電線與牆壁內的暗線，久經日曬雨淋及潮濕的侵襲，線外的膠皮會變硬而脫落的，膠皮一脫落，觸及牆壁就有漏電之虞，而且還能引起火災，故是萬不能忽略的。檢查的方法是將家庭中全部的電燈及電氣和機械完全關住不用。同時仔細檢查電表指針是否移動，如果指針依然在移動自然是有漏電的象徵，就應該找電氣工人立即修理。

其次是使用良好的燈泡，燈泡不要貪圖價錢便宜，要以燈光合標準，以收其效用，省電。

使用效能最大的燈泡，燈傘的效用由於顏色，形狀，材料的不同而有區別，乳白色的磁質圓頂的最好，傘的直徑約為八寸不十分陡峭的就可以了。

房屋的構造大小明暗不同，也應對燈光特別注意，太暗太明都有損目力，尤其對於有幼兒的家庭更甚，普通一丈二尺寬一丈六尺長的屋子，裝設十六瓦特的電燈就可以了，如果室內過暗（牆壁年久髒黑），可以按裝三十瓦特的。無論是讀書寫字或縫紉燈光的距離是要合適的，普通三十瓦特的距離一米，四十瓦特的距離一米二，五十瓦特的距離一米五，這樣，在燈下工作時，是不會有損及目力，和腦力的了。

注意開關，也是節電的易行辦法，但是也是人人容易忽略的事。比如一家人都在飯廳吃飯，可是書房的燈還在開着，這點燈是無謂的消耗，這一點主婦們必須時常注意，尤其是在臨睡前，巡視一下廚房，廁所，門前，以及貯藏室的燈是否熄滅。寫字台上的檯燈看過書寫過字後都應立即熄滅，無線電收音機聽完所要聽的節目也立即關閉。

普通我們在室內用的燈泡瓦數，因為應用不同，可以分別採用大小。如大門和庭院，平日根本不用，遇有迎賓客時方用，自然亮些好，三十四十瓦特就可以了。客廳和臥房取用二十五瓦特的，廚房為求工作便利可以用四十瓦特的，其他如廁所，儲藏室，可以用十瓦特的，寫字台因為距離兩目近，不宜光強，十五瓦特的就可以了。

電氣機械的耗電量各有不同，像電鈴，因為需要電壓極小（五—十弗打），所以電鈴響的時候，電表並不走字。無線電收音機的用電量，相當於十五瓦特燈光的電燈一盞，所以用電也不多，只是電熨斗和電灶的耗電量最大，最好是家庭不用。

關於節水，用自來水的家庭注意水龍頭，最好是採用手壓式的，用水時，用手一壓即流出，用完手一抬起即停止，絕不會有因為忘記或疏忽關不緊的毛病的。

洗臉，洗手，洗碗，洗菜要儘量節省，這並不是說，少洗一次或根本不洗，意思是說每次洗用時節省用水，積成多次就省出很多了，所謂節省，並不是應用而不用，不該用而濫用的。

規定洗浴時間也是節省水的方法，浴盆內放好適溫水，先泡洗去，再用來取小盆用碗子舀洗，沖淨再洗去泡一次，這樣，第二人再洗，只需在浴盆內注入熱水就成了，所消耗的不過是一人一小盆水而已。或者根本放用兩小盆水，一洗一沖，不推泡滿浴盆水甚多的浴盆，不是更經濟嗎？

廢水利用也是應知道的，不十分污髒的水，可以灑地，擦地板。洗米，洗菜的水可以澆花。

洗衣服最好是集中洗，不但省水也省肥皂，雖然因為洗衣過多，水因溶肥皂過多的關係要多沖洗一次，可是這樣比較一兩件洗是不是能省下兩盆水嗎？

談到了洗衣，同時必要提及的是如何節省肥皂的消耗，肥皂是太貴了，質料好的也很少見，過濕的太多，用時也費，過乾過硬的又不是良質，所以使用肥皂前要沾水浸一刻，還有一個辦法，就是分兩塊同時用，每塊中間穿一條帶，輪流使用，總有一個是乾的，也可避免放在盒內被水浸泡而容易落皂沫。

用到極少的時候，可以裝在大口瓶裏，用水慢開，將成肥皂水，以備外出回來洗手用。

其實洗衣也用肥皂水是最經濟不過的，溶化了一大塊肥皂後對入一升微溫水裏，把衣服泡進，上面蓋上蓋，壓上重石，置放三十分鐘再洗，污泥很容易的就脫落了，既無害於布質，又省力氣。

此外，代替肥皂也因肥皂的不易買到而出現了，這知識每個主婦都應知道，現在介紹幾種代替肥皂之製法。

（1）灰汁：稻草灰一百瓦放在缸底，注入三公升的水，待其澄清，對水一倍就可以用了。

（2）淘米泔水：洗大米小米時，最濃的兩三杯水不要扔掉，將污衣泡在泔水內全部浸透可以去污，對於領，袖十分髒的地方可先用肥皂擦過，再泡進泔水內。如果灰汁和泔水混合用的話成效更好。

（3）麵湯：煮過的麵湯加雁角草和水再煮，可以作為綢緞和有色的衣服的最好洗劑，除能將別不淨的地方用肥皂揉搓就可以了。污垢洗掉後，上面多少還殘留類似的東西，這不是更好的漿洗劑了嗎？

（4）用蒼耳子，皂莢子，五味子，八角五六枚投於二公升的水內煮沸，用以洗有色或綢緞的衣服最好。

介紹的這幾種方法，以前前二種最適於應用，現在日本家庭多半都這樣應用着，我們的主婦們何嘗不能試驗一下呢？

獻給小母親

每日三餐

由十八個月至十二週歲

桃拉

在這生活費日高生活程度日低的今日，我們來談兒童食譜無形中要受許多的限制和束縛。含有充分營養的食品，一般做父母的多難擔負，但是這有關兒童健康的問題似乎又不能不談，而且好父母無論在何等困苦環境之下也總要爲他們的孩子打算：餓了自己的孩子忍受，是人生頂快樂的一件事情，不是嗎？

話雖是這樣說，我們在今日談兒童食譜總要有合乎現實的原則，便是：

1，膳食須選擇營養最充分而價格大衆化的食品。

2，選擇含有活力的食品。

3，食品不偏重一方面，以免妨礙身體的平均發展。

此外，在我們正式談食譜之前，我們更要建議給「小母親」以下數點：

1，不要儘給孩子選擇好吃的食品，否則會養成對於食物好惡的觀念，同時阻礙發育身體發展。

2，旺盛孩子的食慾，食慾旺盛，所攝取的食物也能有利於身體。

3，訓練正確細嚼，以促進消化和排泄。

4，每日固定三餐，不可養成吃零食的惡習。

5，乳要煮沸，青菜魚肉要消毒。

十八個月兒童的食譜

十八個月中的兒童，其菜單在質一方面大致和一生日的不相上下，不過這個時期的兒童已較健壯，體重增加，又開始行走，自較先前需要多量的食物。

早餐（晨七時至八時）

稀粥——需量約六大匙。

鷄蛋或猪肉——極感飢餓的兒童每晨可同時進鷄蛋一個，和猪肉一小塊，普通說起來一枚鷄蛋或一塊猪肉也就夠了，在經濟不寬裕的家庭裏，猪肉可以取消。

牛乳——半磅。但在乳品昂貴的時期也儘可用豆漿來代替。

饅首——一塊。鹹菜——一塊。

午餐（十二時至一時）。

土豆，軟米飯，或麵條——你的孩子需要這類東西已遠較一生日時爲切了。

肉或魚類——如果早餐時不給他們肉類吃，則午餐時似乎應該有一些。大夫們說肉類太貴，可用豆類代替，但小孩子是吃不下的。

青菜——白菜湯之類可進五匙。切碎了的鮮甜蘿蔔這時也可以給他吃。

水菓——桃，蘋菓，梨或葡萄（去皮）全都可以開始吃。在開始時候最好的方法是逐漸增量，並且要切得越碎越好。帶子的去掉。若進水菓之後其大便轉稀，則量可酌減，如大便乾燥，則水菓不妨多吃些。

牛奶——如予少許最好。

饅首——一小塊。

晚餐（五時至六時）

稀粥——六匙。

青菜——少許。

饅首——一塊。

鷄蛋或肉——少許。

（附註：稀粥不必給得太多，因爲粥多含澱粉質，給多了會使皮肉鬆胖的，普通三四匙就很夠了。）

二週歲的食譜

這個時期兒童的菜單，在質一方面仍然和先前沒有兩樣，祇是在量的方面究竟增加到何等程度，很難確定，那每日由「小母親」看情形，看孩子食量如何了。你也許會抱怨一天給兒童兩頓粥喝究嫌太多，孩子也多有對之厭煩，甚至有根本就拒絕進粥的，在這種情形之下，不妨多給點饅首吃，這比強迫他們喝粥強的多，而營養成分却是一樣的。

要注意的是從兩週歲起，孩子可以吃一點普通的炒菜了，固然鮮菜如甜蘿蔔之類仍然是要的，此外尚有以下數種，捲心菜，萵苣，西紅柿，芹菜。

三週歲的食譜

三週歲的菜單，除維持二週歲的原狀外更另有增加，進餐的時間自先前一點。

早餐：

稀粥加牛乳——稀粥煮得不必像嬰兒時期那樣的爛，白糖可以添入，但對多數兒童是不需要的，而且糖的時價也太貴了。

猪肉——一小塊，稍硬些也無關係，以訓練其咀嚼。

鷄蛋——通常，兒童於猪肉之外亦要一枚鷄蛋的。

牛乳——約半磅，或以豆漿代替。

饅首——略加芝蔴醬，醬質同蛋。饅首與稀粥一律含澱粉質甚豐，所以我們要警告「小母親」饅首不可過量，而所以在菜單裡又不民這兩樣食品者，是爲了保持均衡而已。

橙汁或西紅柿汁——由得從小我們就應該給孩子這種橙汁了嗎？三歲的孩子自然更不能離開這種好東西，不過是絕對不能和乳品同食的，所以進橘汁，或西紅柿汁的最好時間在早晨十時左右。

午餐：

土豆，軟米飯或麵條——功效和饅首同，補澱質。

肉類——牛羊豬肉以及鷄肉（爛的），均可食，肝尤其是最上珍品。

魚類——在到達三週歲的兒童，對任何魚類也都可吃全無妨礙，只要是新鮮的便可。此外魚怎樣的吃法，你總要加一分小心。

青菜——除了瓜類要等待七八歲以後

方能吃外，其餘含是理想的。胡蘿蔔，綠心菜，番茄，西紅柿或青菜等蔬菜也不要間斷。

牛乳——四分之三磅。

饅頭——除非孩子腸胃健全，饅頭在中飯時可以不吃，如果上列菜單他能吃得充分，就更不必吃饅頭了。

晚餐：

稀粥，細米飯，土豆或饅頭少許。

雞蛋——一枚。

青菜——生熟菜各一種。

水菓——半個。

（饅頭可以切成薄片，附以醬醬，花生醬，蜜之類的食品給孩子吃。）

四週歲的食譜

食譜在四週歲，與在三週歲之際是相同的，但兒童體質有顯著增加，在量一方面自是也要加多。不過我們要小心硬食如饅頭類因要咀嚼，同時也得顧及澱粉質的過量，所以如可能，饅頭和麵包也加點麩類分。進餐時間仍如前。

早餐：

加牛乳的稀粥，約六匙。

嫩雞蛋一枚或豬肉二片。

鹹饅頭二片。

糖漿，西紅柿三匙。

午餐：

土豆或其他含澱粉質的菜類足量。

肉或魚二片。

青菜（熟與生各二）

水菓半枚。

晚餐：

雞粥，米飯，饅頭之類。

牛乳（如可能，半磅）。

青菜（熟與生各一）

水菓半枚。

五週歲的食譜

無論在營養的方面，四週歲的食譜通常是也宜於五週歲的兒童。

六週歲的食譜

等孩子到了六週歲，菜單的質量均須增加了。如果經濟狀況允許，牛乳須增量一倍（午餐時多喝。）

好多種不同的食品要用不同的方法來調製，譬如雞蛋吧，這時可以煮得老一些甚至可以炒着吃（最先是以蒸雞蛋羹為宜），炸的雞蛋應絕對避免。土豆也不再限蒸煮，可以炒着吃。肉類可在任何方式下供食，只要他嚼得爛，但做的時候要可能少加油質。魚類無論鮮魚鹹魚均可，但嚴格限制用油煎。青菜也是如此，雖然烹燻燉法都可以，油却是限制少用的。

水菓可以儘量多吃，但不可胡吃亂吃。

糖是人體不可缺少的，但多則無益。進餐的時間，早午仍舊，晚餐可略遲（至多一小時）。

六週歲至十二週歲的食譜

十二週歲孩子的食譜和六週歲的並沒有什麼差別，與成人比也不過大同小異罷了。在這個時期中，你不但要注意他的飲食，同時還要養成他在飯桌上的好習慣和好禮貌，這個時期的孩子多喜食甜麵物食，尤應切切注意。

在到第七週歲以後，孩子也可隨着家庭的習慣——每天享受一頓豐盛的「晚」餐。

菜單上的增添品：

、各肉（如豬雞牛羊等肉，鵝鴨）而且吃。

豆類已可代替肉類，但是用於午餐時吃一二次。

像巧克力之類每星期可進一二次，物品雖好，每在吃不多少。

花生米核桃等每星期於午餐時吃一二次，含營養是非常豐富的。

在鮮魚稀少的時候，鹹魚可以吃，但不要油煎，罐頭魚亦無妨。

寫到這裏，你也許要問何以反來覆去的對菜單這個那個的講個不停，實際上所以這樣講的原因，不單是要幫忙「小母親」選擇營養豐富的食品，更是要知道所謂，營養價值在某一種食物如含節的量過多的。我們是在計劃一個平衡的菜單，人體需要的營養素如蛋白質，無機性物，維他命等要使之平衡，以免小兒畸形發展或某一部分損害。我們根據上述的營養吃什麼的原則，願舉出齊魯大學鄉村服務社所擬製的平民化菜單和其食物內之營養價值，便可知道菜單的重要性——

早餐：小米粥，窩窩頭饅頭，鹹菜。

午餐：黃豆芽炸醬，麵條（內含蕎麥麵和細白麵），菜碼——紅蘿蔔絲，大白菜絲，芹菜丁，雞蛋絲。

晚餐：小米黃豆粥，窩窩頭（內含玉米麵小米麵及紅蘿蔔纓作成），素炒綠葉菜，大蔥炒豆腐，牛肉西紅柿湯，素燴茄子（和茶水，下午四點有芝麻醬饅頭片點心）

由此看來，我們同時了擇所謂好吃的東西——其營養成分不見得豐富（如餅乾，白糖），而油除了供給熱量外，是全然無用的東西。

小兒最易對某一種食品發生興趣（成人也難免如此），而食之過量，一份合理化的菜單自能免除此種毛病。再有係顧增加小兒的食量，並沒有一定的標準，我們總要以「寧少勿多」為原則。

水

多數兒童都喜歡喝水，尤其是那從幼小就有此種訓練的兒童。在三週歲以後，他每天至少要喝兩大杯清水，夏天中尤多。關於兒童喝水問題，有三點應注意：

1、要喝燒過的水，冷熱則無關。

2、不喝冰過的水，和冰水。

3、不喝茶水以及咖啡之類。

點心

在兩餐中間不給小兒點心或甜質食品是最好沒有的習慣。但與許多家庭習慣的兒童則不妨給他預備少許，一方面也不外餅乾片，花生醬之類，乳品在兩餐當中是不合適的。

魚肝油

所有的小兒，從幾個月直到五週歲這個階段中都可以吃，並可繼續到十至十二歲——從十月至六月可進少許。夏天雖也可不吃（曬到陽光），以免日久其拒絕食用。但天得充分陽光的小兒不太需要魚肝油。魚肝油是極易消化的，也最促進體重的。

不在推荐之列的食品

最後，對十二週歲以下的小兒，下列食品不是本文所願意推荐的，希望「小母親」注意避免——

一切辛辣的刺激，炸醬，糖菓，汽水，咖啡茶，油煎餅，咖啡，冰水，酒……



上海婦女生活特寫：

按摩院

本刊特約通信記者王震厂

按摩院——是淴浴的所在，是神秘的魔窟。

洋鬼子的花樓

早先，一個在上海蕩浪的洋鬼子，忽然在大士堂街創辦了「三多」土耳其浴室，從此，就又給貧困的女孩子們闢了一條血路，產生了按摩姑娘。

如今，按摩院的風靡時代已成過去，大批僞中神秘按摩揭穿，使失掉誘惑力了，在舊公共租界區域散佈着的，還有蘊潤，三多，三星，新安，鴿子，香閣，桃花宮，皇后，好妹妹等，女子按摩浴室，約模三十多家，按摩姑娘（簡稱摩女）有千數人，在全市以出賣色相爲業的婦女當中（據官方最近統計，共有九千多人，但實際恐不止此數。）佔十分之一。

這一羣弱小的可憐蟲，在飢饑的威脅下，運用女人原始本錢，擺弄身姿，堆滿笑顏，用纖細的手指，獵取生活的資料。雖然那些僞君子，道學先生們詛咒着：「有傷風化，」「傷風敗俗的賤貨子！」「罪惡，卑鄙！」但她們都苦於窮困，於是自己對自己解嘲着：「這原來是命運的捉弄啊！誰說不是？人，有住洋樓的，就有住亭子間的；有坐汽車的，就有拖黃包車的。」就這樣齷齪人類造成而又不齒於人類的下流職業。

各色人等的安樂窩

夜深了，纏綿的燈光，傳着血女人的笑靨，嫵媚的撩語，含着色情的挑撥性。一聲兒，一聲兒，黑影子蕩漾着，各個在覓尋安樂窩。

「當起」按摩浴室裡，霧瀰瀰光。

漂泊異鄉的旅客，終日游閒的無聊漢，小商店的老闆，夥計，三輪車夫，工人，是一羣患色情狂的人們，充滿在曾擠着的每個房間裏。

原來這些房間是用棕色的木板隔成的，狹仄而且矮，不實屋頂，這裏面只擺放一張鋪有毛巾的床，一隻方機，最多再擺進一只茶几，就不容什麼空隙啦。

個個摩女，胭脂粉，細眉，鬈髮，蓬鬆服裝外面，罩一條白圍裙，有的正陪着客人玩笑，有的坐在屏風後，等候着新來客人的選擇。

笑語，歌唱，南腔北調，種種摩擦聲響起來。

阿拉摸一摸

「你幾歲？啥名字？長得真標緻！」陌生的客人總是這般無聊的答訕。

「我叫紅芳……」也學着北活兒操不純粹的國語。

「阿拉摸一摸！」

「……………」

在浴室浴，男子脫掉浴衣，在浴室洗了一通，紅芳扶他仰臥在舖滑巾的木板床上，拿條毛巾沾肥皂擦他的週身。

「摸這裏！」拉她手往頭臂間摸。

她已習慣了這種生活，對赤裸裸的男子肉體，不再感到羞羞可怕了。這工作不消一刻工夫就完畢了，其實，來洗浴的人，目的不在淋漓衛生，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撥…撥…撥撥…——摩女們雖些賤價的淡身粉在男子身上，小拳頭捶大腿，彷彿有規律的奏着節拍。嘴裏哼着流行歌曲「變的藝術」：

——有人問我說，愛甚麼？你有了變人……拜呀拜！……」

「嗳」的一聲響聲，粗暴的調撥了下去：

「妹呀妹……」

「吃我豆腐，十三點！（註一）」嬌滴滴的嗔怒，伸手朝男子臉下抓撓，嘻嘻哈哈扭作一團，女的掙扎起來：

「不要動手動腳！」

這是戒條：在房間里，儘管說說笑笑，若發出曖昧罪惡的行爲，被査出來便要受罰——掉銷「照會」。

正賬外的小費

那些年青的，天真的，受難的摩女們，還給持着極力想保持自己的潔白和貞操，常常讓人家罵：「搭臭架子！」一般比較不清白的，爲顧得生活，不惜忍痛犧牲，在執行按摩職務的時候，總不過讓顛狂男子的胡鬧，任他們姿意玩弄着，換索着，直使得他們醉陶陶的感到滿足，臨走才肯在付出正賬一百八十元，茶資二十元，格外賞賜三四百元的「小費」。

「鴿子飯店白相白相好哦？（註二）」還有客人留戀在這裡。

已十一點，該打烊了，她當實感得疲倦，想要睡覺，卻又不能拒絕嫖客的要求，勉強的歡笑：

「好格，讓我向老闆去告假。」老板自然高興寶行這場外的交易，每小時可以收受八十元的代價。

誰敢想到將來呢

她們單靠按摩，捶腿，鬆背，捏脚……每月雖也有五多元的進賬，但計算一下：稻米一石二萬二千元，麵粉一包五千五百元，布疋的黑市每尺也要一百五十元……唉，怎樣養家活口？何況，個人還必需買些脂粉，燙頭髮，修飾身體，所以，就不得不陪客人「開房間去。」把貧乏的肉體，供給人家享樂，希冀獲得意外的收入，彌補生活上的不足啊。

生存在這灰暗的環境裡，天眞摧毀了，執拗的强者是傻子，機伶乖覺的人懂得適應環境，不必追究人生有什麼意義和價值。她們身心麻木了，難於分辨辛酸與痛苦，只想領活眼前的飢和冷，又誰敢想到將來呢？

（註一）——開玩笑

（註二）——玩耍

十二月特約文藝

改造

田濤

一

『打扮好了可又要出去了。哼，哼，又到了晚上了，嬌了！』雜雜着白眼珠很命地瞅她丈夫一眼，頸一扭，就把已經有點發福的身子扭着走到沙發那里，一屁股坐下，右腿向右腿膝蓋上一搭，，順手在旁邊茶几上拿根紙烟抽着。那起勁的樣樣看旁邊，兩片嘴唇撅起多高，鼻呼吸都有點急促——看勁兒，肚子里的氣可大着啦！

她丈夫正在對着鏡子把帶着香料的白凡士林頭油抹上頭去。他用梳子小心翼翼地梳，前後左右，什麼地方都不放過。兩鬢角梳得更仔細，一面用手還不住地輕輕抹着。手指上的那個戒指被燈光照得閃閃的發亮。過了六七分鐘，梳子才離開頭髮，可是他在那兒還面前走走，後退退，挺身歪臉地眼瞧着，彷彿完全沉于欣賞自己的臉蛋，別人的話滿沒聽見似的。

坐在沙發里的那個一下子氣攻上來了。她把紙烟往痰筒里一摔，跳了起來：

『你一聲不響就算了？你掏出良心來。』

男的把眼一翻：

『掏什麼良心，掏什麼良心。笑話！』

一面說，一面走到盆架那里去洗手。

『你整天往外跑，一跑就是大半夜，再不然就乾脆不回來。這些日子你在家可呆過一點鐘？想想看，你還算個什麼人？』

『嗐，我是個囚犯啊，甘心整天叫你關在屋子里？整天在耳根子上吵，吵的你心煩。這種女人，這種女人……我作了這份事，就得多應酬，不應酬，那里會來他娘的這末多錢叫你來享受！』

用手巾狠狠一抹那雙手，又走到鏡子那里去照，看看有沒有頭髮翹起來。

女的牙齒咬着嘴唇，喘着大氣。她的臉發一陣一陣地發紫，一時竟被氣得話都說不出，彷彿剛剛有過劇烈的運動那樣。呆了會，她才由鼻孔狠狠出一下氣：

『閉上你那張嘴。說的可怪好聽的。哼，哼，你簡直拿我當傻子，你以為我還蒙在鼓里啊？真是笑話！我什麼不知道？你想瞞我，那算瞞了很。你老早就跟我變了心，我以前就是不願意撕破了臉，可是你的膽子越來越大，如今你……你居然養了舞女，跟那種下流女人……你這樣作賤我，簡直不拿我當人。你……你……』

男的哈哈大笑起來：

『好的，好的。你知道了那是再好沒有……』

這里他突然沉下了臉，挑起姆指，指着自己的胸口：

『這是我的自由。不自由，毋寧死！你有權利干涉我？笑話，笑話！告訴你，這個家是我撐起的。沒我，你？哼！你會睡上這麼舒服的銅床？坐上這麼柔軟的沙發？哼，喝牛奶，看電影，抽吉士牌香烟——你就會靠在那里享受好東西，幹嘛來管我？我不是好管的啊！』

他拍着胸膛，眼珠子瞪的老大。說完了，就又扭過身去若無其事地對着鏡子整理着領結。

『不要臉的男人』。

她兩手緊緊抓着拳，修的尖尖的指甲陷進肉裡多深。穿着繡花緞子鞋的那隻腳狠狠地跺着地板。

『不要臉的男人，你在我面前充什麼好漢啊？哼，你還祇靠嫂子跟我來這一大套。你從前……你從前是個什麼人啊。你哪裡說的出？攤得出？一個課課里學買賣的，哼，你從前……』

真是的，他從前……這里可得向讀者重新介紹一下：因為你要是看見了從前的他，你一定不會認得。

我們先從他頭上講起：他不是光頭，可是留的那種頭髮，使得人叫不出名來。說長不長，說短不短。叫牠做平頭，行。叫牠做背頭，也沒什麼不可。從沒抹點油梳光過。五官生得是在那些時代女性眼中認為極其平凡和愚蠢的，因為那時他臉上既不塗抹這個嘴那個撇，眉啊眼的又豈學會像現在這樣能飛會動，所以這種面孔是很難得到那些裡着什麼「真」啊「摩」啊「時」啊等等名字底人們的讚賞的。他永遠穿長袍，又肥又大。他不是不想穿西裝，誰都知道牠可以把無論什麼鬼東西都裝飾得神氣起來。他家的財力很難供他穿多少套西裝的，可是他總顧到他的身份，襯到他的襪子。腳下穿的呢，棉鞋，又不是那種亮得發光的時式皮鞋。論到他的資格，他是一個初中畢業的學生。不過在學校也許對書本子多注意點兒，所以那些稱為現代青年學子們所有的那種知識與行動，他可一點都沒能學來。他在某一個課號作了事，別人說這個事沒出息，可是他覺得什麼都是一樣的機會。對於他的事，他很忠心，很勤謹。從不說謊，要滑——永遠坐在那里一聲不響的幹，彷彿整個身心都浸沉在工作裏面。一句話，他從前腦子裏的世界除了自己那份工作外，就是他那個家。他的外表既是老實的被人看作愚蠢，又不能把要說的話先在肚子裏推敲明白一個字眼說出來還要動聽，以期得到什麼人的愛戴，所以他極易被看作恰如一段呆呆的木頭，只好學待被人

擁着痛黑暗的無涯中墜去。可是現在……現在他可不復被人呼來喚去，他已長成了一身美麗的羽毛，他在天空中飛起來了。然而——

『然而這一切是那個的力量啊！這都是我的心血，我的力量！是我……是我……這一切都是我賦與你的啊！不要臉的男人，不害臊的男人！你從前懂的什麼？見過什麼？你從前比小孩怎樣撒潑的樣子還醜，現在居然……居然還的睡睡舞女了。你變的真快，可是你的原形還瞞的過我嗎？好，你拿我還來不當人，你……你……』

男的一下子跳起來了！他瞪着眼，鼻子提的高高地：

『難道怕你？你用不着在我面前提從前。從前！從前！從前你給什麼我？哼！哼！』

披上一件外套，一轉身推開門，橐橐地下樓去了。

被留在屋裏那個氣得全身打着顫。她走到床那裏坐下，咬着牙喘了一會氣。

『是什麼魔鬼翻弄着他叫他完全沒了人性？』

她的心像是被火燒着。

憤恨，委屈，悲哀，酸楚等等情感一齊塞滿似的釘在心窩上。她想痛哭一場，然後用手槍把自己打死，可是她終於用了很大的力量抑自忍住沒叫自己流一滴淚。

她覺得身上什麼地方一陣一陣的發痛，心裏像有排棍花套子掛擋着似的。她耳朵裏時時地響着那句話：——『你給什麼給我？你給什麼給我？』

她頹然地站起，走到梳粧台前面。她呆呆地望着鏡子裏她的那張臉。

顯然她是陷入一種怔忡狀態裏，而她的神經現在已經被固煙弄的很緊張了。

假的，她怎麼就嫁了他呢？

想從前的事和現在的結果用根繩子一拴，是一件叫她傷心透了的事，而這件傷心透了的事不是她自己親手給她自己造成的嗎？

她不是一個名門閨秀，也不是學校裡什麼校花皇后之類，她只是在一個普通的家庭中長大起來的女子。她極聰明伶俐，話也說得那樣的拔動聽。至於她的外表，那可很惹人愛憐。她沒有什麼哥哥弟弟，她父母只生了她一個。他們寵她，愛她，而且珍視她如一個價值萬金的花瓶，整天小心翼翼地看着，捧着，生怕一個不留神會傷損了什麼地方。就這末着把個小姐弄的性象異常高傲。她曾在一個小學校裡念過幾天書，不過由於經濟力的薄弱，她的教育也就不得不就此打住。在某一個機會之下，她曾聽到她的一個堂叔談到什麼新女性之類的話，許是那類的話引起了她的注意，她於是買來好多新書和雜誌。她懷着初次和愛人會面那種喜悅的心情讀起來，她讀着，琢磨着，彷彿懂得一點什麼，可又彷彿完全不懂。什麼地方叫她感到茫然，什麼地方又叫她覺得彷彿有種缺陷。可是無論怎樣，她心裏非常高興。她認為她現在已成了一個新派人，她覺得她自己高出別人老大一塊。

『我們非得……』在和別人談話的時候，她常常突然提高了嗓子，臉子做出一付極莊嚴的表情，一面用眼掃着別人。『我們非得抓住時代的中心不可，尤其我們女子。我們是時代的女性，怎麼，我們甘心把我們自己弄成時代的轎子，迷失自己應走的路嗎？』

說完之後，老半天，她仍然保持她那付莊嚴的臉子。

她心中覺得自己底確不平凡。我們的舜華小姐不但這樣，而且幾年來，她出落得真如一朵未開的鮮嫩芍藥苞兒。

她有許多闊綽的女友，她們個個都非常喜愛她。她們常常找她叫她與她們出去玩。她們在一起跳着，笑着——用着各種不同的享樂方式來排遣一日的日子。在她們面前什麼都彷彿充滿光明，充滿生趣。她們覺得這個世界只是爲了她才長出來的我們舜華小姐兒，她當然更快活，更舒服。

要我們看，在這種生活寫真的評價中，我們不平凡的舜華小姐算是沒落了嗎？一點都不。思想是思想，生活是生活。思想和生活呢，那是很可以解釋做兩件事的。而且——

『而且，』舜華小姐常說。『我們要切實理解一切，我們應該從生活裏去理解。』

一點不錯，這種實際生活的體驗使得她很快地又增加一份從未想到知識。她有說不出的興奮，彷彿一個從未接近過女人的男子，第一次在女人身上獲得他所需求的那麼。

可是我們的舜華小姐也不是完全沒有一點彆扭。這彆扭是每當她興頭很樂了一天，回到家裏的時候就像條虫子似的爬進她心裏來了。

在她十三歲那年，她的爸把她許給自己上司的一個兒子，那孩子老成穩重，安分守本。還不算，親家老爺有財有勢，買房置地和買賣多得數都數不過來。這樣，孩子嫁去，一定能享福。他也總算對得起女兒，而且，自己的苦也許出了頭。幾年來，家裏的日子過的總是緊一陣鬆一陣，可是還回總該好了。老頭子高興的好幾夜睡不着，一個人來不來就嘮叨着：

『這可好了，舜華生的不算壞，一定能得寵。等一嫁過去，我還愁不沾光』。

那時舜華小姐年紀輕，不懂事，可是——唉！唉！——回家，她就不由得想起這件事，像幾萬條繩子綁在身上纏着似的，叫她感到煩亂，嫌惡和說不出的難受。一點不含糊，她是一個新女性，怎麼，她的婚姻不是經過那種所謂神聖的自由戀愛啊！想想看——唉，這對她無異是一種侮辱。而且她的那位未婚夫……

想到她的未婚夫，她的心便被什麼東西翻攪着似的移傷

蕩來了。

哼，他一點也够不上做個摩登青年，他也永不能站在別人的前面，傻頭傻腦的任什麼不懂，只知閉了眼睛打發日子。而且他所幹的那種職業——唉，傷心的很，一個銀號裏的小職員。銀號裏的人們哪個不是淺薄，粗俗，愚陋的呢？她生平就討厭他們：討厭他們的樣子，討厭他們的氣質，討厭他們一舉一動。他們是壓根兒就沒有靈魂，一羣沒靈魂的東西，偏偏活在這世界裏？可是她自己如今竟做銀號裏一個小職員的老婆。瞧瞧，這時舜華小姐還不算是一個天大的諷刺嗎！

每當念頭一觸到「銀號」二字，她心頭就一緊。在晚上，有時她自己忽然想走開去。她想得很複雜，她的思路像電影似的在她腦子裏旋轉，打都打不斷。

她想到她和她丈夫去赴一個什麼宴會，主人爲他們介紹：

「這位是我們最美麗的舜華小姐 。這位是××先生！」

賓客們都用驚羨着舜華小姐的丈夫。可是一會兒他們三聲五一聲，互相私議起來：

「這位先生你瞧瞧麼，他的太太倒很漂亮。他的太太，是吧？」

「命中注定的，[illegible]了一位好[illegible]。他只好將就這麼一位如花似玉的老婆。[illegible]他倆也配得有福了。不過他……銀號裏一個小同事。我看這位小姐怪……怪難爲的。她怎麼嫁了一位……一位……唉！」

「嫁過來，他丈夫是銀號里的一個……唉，一世的冤孽！」

「一世的冤孽！」

舜華小姐想到這裏竟把這句話嚷出來了。

她感到的不是傷心，而是一種莫名的憤怒。這件事把她的生活攪的一團糟，她不能叫自己就這末不痛快下去，她得來個切實的辦法。她想到了退婚。

她想好許多條來退婚的有力的理由。當時，她充滿勇氣，覺得勝利一定是屬于她的了。可是一到晚上，她的意志就有點萎靡下去。回到家來，她就對她那間屋子感到强烈的厭倦。她願意那個太陽永遠落不下去，她就可以永遠在外面玩，在外面散樂，在外面她可以把一切煩惱，一切憂鬱都拐在腦後，可是這個世界偏是有夜間的，她就不得不回到那個家。她永遠痛恨那張用鐵做搭的床。桌子椅子什麼全都黑黝黝的——粗笨而且難看。屋子裏在正午的時候也只有一丁點光亮，像個生病的人那樣沒精打彩。一切都顯出暗淡，顯出衰頹。到處不見一點活氣，一點熱鬧。人生真太短促，燕子似的一閃就不見了蹤影。她，一個所謂現代的女性，比別人多懂的一些東西，不該有一種優美的生活來痛痛快快的享受一下嗎？人生就是痛快地活着，然後痛快的死去。然而在她這個家裏，一點都不行。

她想到了那樣一個家：有彈簧性大鋼床，柔軟的沙發，及一些奇的華麗光亮的傢俱。晚上在高大的台燈底下看電影雜誌，腳放在厚的地毯上。這一切一切說不定她未婚夫的家就能叫自己有這種享受。可是她竟想——

「我竟想和他退婚，我竟想和他退婚。……」

接着她的心可突然又一跳：

「他……他……」

唉，要是她未婚夫有電影小生那種姿態，那就好了。

她覺得她自己沒有了依靠。

多少天來，她不知怎麼是好，她總自己拿不定一個主意。她煩燥得幾乎要哭了起來。

「怎麼好呢？怎麼好呢？我……我……我不能容忍那就要擺在面前的幸福的享受啊！然而……然而……怎麼好呢？唉！唉！」

這回她可哭起來了。可是這末哭着哭着，突然她一撩自己的大腿：

「幹麼我這末無能。我就真的沒法解決？我要用我的力量改造他。人定勝天，哼！憑我的本事，我就不能改造他嗎？我要把他改造，改造成爲我一個理想的丈夫。」

她相信自己的本領與才幹。她覺得這是一件挺偉大的工作，這工作只有她才能勝任而愉快。

就這末着，她才終於嫁了他。

把這件事前前後後的節目這樣細細地想着想着，她翻身哆嗦起來，她又走回床那里坐下。

鐘噹噹的響了十二下。

「八點又不回來了，他這樣冥我，這樣……」

屋子里非常寂靜，只有牆壁上那個鐘的滴滴的響着。

一個小販子在胡同里叫起來，聲音幽幽地：

「五香的茶雞蛋！」

這聲音彷彿刺了她一下，她像着了魔似的跳起來。她兩隻眼睛瞪得很大。

「哼，哼，他在外邊陪那個浪貨……我一個人在這屋子里，一個人……」

她忽然感到失望的那種深沉的痛苦了。

痛苦？

當然是的。要是她果然能牢牢地抓住她丈夫，叫他永遠對她做長，拜服，聽話，永遠貼在自己身邊，像西洋良的狗那樣，自然不會有這種感覺了。可是——！

「我沒料到他竟會……竟會……」

懷了一肚子的悲哀和憤恨，她移着步子到那個大台燈旁邊的一個沙發里坐下。台燈像棵樹一樣安靜地站在那里。

她抬起臉來，兩隻眼睛空空洞洞地瞧着那個裝飾精緻的燈罩。

「從前……」

從前——從前也就是在那個大合體底下，她曾把她丈夫弄得服服貼貼地。

五

她坐在沙發裏，身子靠近她丈夫，臉子上浮着笑容——一看就知道舞華小姐心中有無上的滿足。

她不時瞟對面鏡子一眼。瞟過後就得意瞟丈夫。她丈夫已經留好了的那一腦袋油亮的頭髮，叫她有像打了勝仗的那種感覺。

「你急什麼呢，急什麼呢？」

她用了付頂溫柔的聲調對她丈夫說：

「我們還愁沒事情做嘛，我們要合開上一兩年，也不在銀號里混那種事。誰要把來，銀號的一個什麼，嘛，開死啦，開死啦。說想你是個什麼家世，那真辱沒了祖宗。急什麼呢？機會可多的很哩！所以我才叫你辭了他啊！」

這里，她嬌笑一下，用手撥撥他的睡衣領子，同時她的眼微微仰起了點，兩隻眼睛撩撩地瞅着他，嘴角上仍然掛着微笑——這表情比電影上那個著名紅星的嬌兒們叫什麼君的做得還叫人神往。

還呆了會，她就着調子：

「只要你多注意點外表……這個世界就講究這個，就講究衣飾打扮。瞧，想想我們剛剛結婚，你那種寒傖樣子可……可惜那個。那種樣子能在什麼地方作事呢？你想想我這個話可有理不？」

男的坐在那里點着頭，一面嘴里連連說：

「確實是的，確實是的。」

他感情激動得連那顆心都有點發顫。他從沒享受到別人對他那樣溫柔體貼。說實的，他覺得自己的這位太太實在了不起：她美麗，她偉大，她還帶着一些神秘。他服從她就服從一位女王，她的話就是他生活上的指南針。

這里隔了一個分把鐘的沉默，接着舞華小姐就又開了口：

「你現在可好得多了，我真高興，看看青年人要是不穿套西服，那可哪能透出精神來？對吧？對吧？」

于是她就從這上面發揮下去。她的話像是讀得爛熟了的背出來似的。詞句有力而且動聽，叫無論聽着的誰都得像戰敗了兵士那樣對她屈服。

「女人啊，還有她們的美貌與體姿——這是她們一世幸福的根本。可是男人們呢，男人們就得講衣飾。至於學問與資格，嘿，嘿，我總是這樣說，那無關緊要，無關緊要所以你……你只是初中畢業，可是還有什麼要緊？讀本子把人弄的一身呆氣，那簡直是個廢人。那種亂七八糟的東西你倒應該注意。比方說，電影——知道不？第八種藝術，唔，第八種藝術，跟人生有不可分離的關係。別瞧不起，這是真的知識，真的學問。再比方說，有誰從那里來了個問題：「周曼華下嫁了誰啊？代價多少錢啊？」你呢，祇有坐在那里發愣楞，那真要羞透了，可羞透了。這整個社會都講究說這一套，一個現代青年不懂這種現代知識，在這社會里還走得通啊。所以……所以對這個你應該去留心，去注意。社會上的事太多，我慢慢地告訴你，慢慢叫你去經驗。別不照我的話去做，乖乖地聽我說，我……」

這裡，她又撈進他眼里一個媚笑，放低了聲音：

「我是要你的，所以……嘿，嘿，我總得使你成為我理想的一個丈夫嘛！」

說了，就輕聲笑着，一面站起來走到鏡子那裡照照自己燙的梅花頭髮。這就又像想起一件事來似的扭過頭來，用那種母親對自己最愛的孩子的眼睛，溫和地對她丈夫：

「你不嫌嗎？我沒替你買來一隻錶哩！」

她丈夫瞅着自己那位美麗太太的面孔說不出一句話。可是那張臉子上的表情確實來得深刻。要是他是一個演員，觀衆馬上就可以看出這末一張臉子是充分表現了羞愧，感激和愛慕。

這小小家庭已成為舞華小姐的世界，舞華小姐的王國。

她有說不出的快活，她生活上的享受如今比她那些女友們還舒坦。而自己的丈夫呢，又被自己改造得有這樣的成績，她快活得渾身發着癢。

她像笑着瞅着她丈夫，肚子裡說：

「我已經勝利了。還要繼續努力，繼續努力！」

她就這樣不辭勞苦，不怕艱難地改造着那個丈夫。她每天為他滔滔不絕的說，講得像頒獄那樣仔細，就是那些細微的小節也都不把牠放過：——

「嘴角總得掛起來的啊。前面呢，凸起點來，啊，那麼妙極了。說話的聲調那麼高高的……唔，翹起來了，總得練習說北京話啊，那有多末溫柔動聽。我就最恨天津腔，討厭死啦。還有那種社交上少不了的玩藝，跳舞……抽煙的姿勢，唔，那是一種藝術，一種藝術。可是留神你的手指甲別給熏黃了——那多難看哪！」

還有很多很多，我們實無法說得詳盡。總而言之，無論是言談，舉動，外表，她都得竭力叫她那個丈夫夠得上一個摩登青年，也絲毫不必管他的思想，學識，就算完全「及格」了，然後送到世上去。我們舞華小姐的偉大工作呢，也就是在這一點。

日子比火車跑得還快，一眨眼半年飛跑過去了。這里，我們可得向舞華小姐致賀，因為這件改造的工作現在已經完全奏了凱旋。

我們舞華小姐——對不起，我簡直不了她現在有怎麼

一種快活的心情。要是非甚不可，那也就是——譬如：興奮，快樂之類。可是這一點都不深刻。總而言之，她高興得有點瘋狂。這件工作的完成更叫她自信她偉大，她不平凡。

於是她每天帶着她的「傑作」在外面玩着，享受着。她把她那個丈夫介紹給她的每個女友。

「還是我們……嘘嘘嘍了」

那個丈夫就用手撫撫領結，然後把自己的兩手操在一處，放在胸前，像笑着鞠下躬去，態度溫雅可親——這神情就是叫那些最受女性崇拜的電影紅小生做起來也不過是如此的。

他們白天的生活是彼此挽得緊緊地壓馬路，逛花園，吃西餐館子。晚上呢，那就離不開看電影，到那裏有頂醉人的音樂的什麼舞廳喝咖啡，喝洋酒，再不然就去跳舞。她想盡方法叫他們快活，她願意他們永遠泡在這種驕奢侈靡的世界裏。她感到十二分的滿足，因為她丈夫——要是她有這末一位學生，她怎麼也得給他一百分。

他總得出門時給太太穿大衣，然後攙着一條胳子讓她的手腕掛上去。他懂得所謂 Lady first。他懂得見了什麼貴婦們一來，就像笑着立起，讓到她們坐穩了，他才拉攏着坐下。她們一抹嘴帶，他便得馬上掏出自來火，「拍」地一下擦着，聳着肩，伸着脖，瞇着眼睛，恭敬地遞過去。一句話，他在這世界中確已被訓練成功為一個地道的時代青年。

「啊，我真快活，我真快活！」回家，舜華小姐就忍不住這末叫起來。『你現在才是我的好丈夫哪，才是我理想的好丈夫哪！你要是懂得這樣一個叫人歡喜的青年，得到了你，我的心裏得到許多說不出的快樂，你真比世界上我意料以外的那樣好的一切，值得一切。啊，我愛你，我愛你，我是如何地愛你啊！』

她快樂得發了狂，她恨不得要像電影上那樣：一個風馳到丈夫懷裏，攀住脖子結結實實地親着嘴，四片嘴唇一年也別離開。

可是還有叫她更喜歡的事哩：她丈夫不久就作了某機關裏的一位小小職員。每月拿到手裏的薪水是八十元正，然而這一點不要緊。現在我們舜華小姐的丈夫神情是如何的瀟灑啊！光光發亮的西服，滑滑膩膩的頭髮，穿皮鞋的腳很重地踏着步子，響響亮地響，兩片嘴唇撮起來，吹着口哨子，一面用手不時地抹一下頭髮，摸摸領結，而且……而且胸前還掛着一個叫人看了就害怕的證章。瞧瞧，這個神情，這個氣派是多麼令人喜愛，多末令人尊敬啊！

這一切一切可得歸功于我們偉大的舜華小姐。這是她費了多少日子心血創造成功的一位時代青年，然而——一個叫她傷心透了的「然而」，然而這位時代青年對于舜華小姐，從前他心目中的女皇，感到了厭倦。

『她啊，也不過……哼，不過如此。有什麼牽人的地方啊，但是！天天要我陪着她……平淡無聊，生活裏簡直找不到一點風浪。』

一點不錯，一個人不能總像流水那樣流過下去。要生活得起勁，就得找波浪，找傳奇，找刺激。何況我們這位時代青年，舜華小姐的丈夫。

于是他每天尋求着，很快地他就找到了。

那是一位嬌滴滴的舞女。她溫柔，她聰明，她年青，她漂亮，她肉感，她浪漫，她充滿了魅惑。

『哦哦哦，我多末快樂，我多麼快樂。我現在才真正地快樂啊！』

這時由于一種——唔，由於一種什麼呢：命運，機會，得力的人等等都有點關係吧，他做為一個一等科員，同時又作了一批什麼貨物的買賣，就這末着，他成為一個有錢有勢的人物了。

於是為了要達到生活上偉大目的，他就和那位舞女整天地玩樂起來。他已忘掉了舜華小姐，那位偉大創造者。

『我要求的就是生活上的刺激。』他和一些同事們說着。『你們看，那是多麼刺激啊：坐在我腿子上，她用各種不同的表情和我親嘴，摸索……我的太太，哼，蠢貨，蠢貨！』

漸漸地，他討厭透了他的太太，他尤其憎恨她對他的吩咐。

一回家，舜華小姐就劈頭對他：——

『好啊，好啊，幾夜不回來。告訴我你在外邊幹得什麼鬼事！』

撅着嘴，瞪着眼……在他看來，那簡直就是一個母老虎。

可是男人們在狂戀裏照例是有那種大無畏的精神的。於是他狠狠的從鼻孔裏出了一下氣：

『你管得着我？認清了，我不是從前啦。我在社會上出頭露臉，要你這個臭女人來干涉我的事？』

『哼，出頭露臉！』女的嘴一撇，臉皮拉得長長的，『懂得什麼，一個禿頭禿腦的傻蛋。現在也居然是個「人」啦，哼，誰把你改造的？』這裏，她提高了嗓子，『是我，是我！是我改造了你，我改造了你！』

這話叫他憤怒，但他拚命地把怒氣關在肚子裏。他點根紙煙抽着，用嘴噴着煙圈子。他暫時不說話，等着她再開口。

她果然就又：——

『你如今也就是翻學會了走，可就……哼，你這末對待我，我……我要你知道我的利害！』

男的冷笑一下：

『別那麼肝火旺。你先來枝煙消消「火」。』他就從煙盒裏拿出一枝來遞着。他的舉動帶着譏諷。

女的臉發青白，嘴唇一顫動兒打哆嗦。

他又說下去，聲調來得慢騰斯理地：

『你覺得你自己挺不錯的，哼？張口改造，閉口改造，這段光榮史可歸不簡單。老實跟你說一句：這世界是男人的世界，女人……女人不過是一件玩物罷了，而管男人？眞是笑話！我生活里得有那種邋遢兩。我跟過一種叫人失色的生活。懂嗎？一種叫人失色的生活！』

說完就哈哈大笑起來。

我們的舜華小姐氣得差不多沒有了知覺。她的臉色變得非常可怕，心里覺得像有澀燙的油在滾着。她瘋狂地趕到床那里，一頭倒在枕頭上痛哭起來。

四

她已打過一覺。夜彷彿完全凝結了。什麼地方有人打鼾，聲音呼嚕呼嚕的。舜華小姐坐在沙發里痛苦地喘着氣。

兩年前她的丈夫……還提什麼呢？什麼都是一個幻夢，轉眼就破滅了。

站起來踱到鏡子跟前，她端詳着自己。身體雖然稍胖了點，可是並不難看，曲線依然能在適當的地方露出來。皮膚生得不算不白嫩，再加上驚人的化妝，配上裁得合體的華麗衣服，就更顯得漂亮，而且自己能說會道，思想新穎：這末一位人兒——要是說一句『眞是一位漂亮的時代新女性』，那可一點都不過火。

可是……可是這末一位新女性如今竟被自己的丈夫拋棄了。

她一陣傷心，她就用手蓋住了眼睛掉回頭來，叫脊背靠着鏡子。這末過了會，她突然睜大了眼睛，兩片嘴唇也閉得緊緊地。

她在想什麼？她什麼也不想，她祇是憤怒。她覺得她是受了一個難堪的恥辱，不能容忍的侮辱。她在那麼一個屢在身上用盡心血，等到她把他鍛成了『人』，他卻拋棄了她。

她全身的血在狂奔。她想把屋子里的東西都打碎，任什麼也不留，然後一口氣趕到那兩個狗男女那里，用刀子把他們剁成爛泥。

她的心劇烈地跳着，眼前冒出了火花。她想緊向前走幾步倒在床上。

『他簡直不是人，他簡直是禽獸……哼哼，他還不如禽獸，不如禽獸！』

突然她跳了起來，用腳狠狠地跺一下地板，壓着嗓子狠狠地叫：

『我不管了。我不能跟一個沒人性的東西在一起。爲什麼我的精神要給他來折磨？明天就找律師跟他離婚。我不能忍受他的欺侮，難道他還不活痛？』

這天晚上，她反來覆去地睡不着。好容易睡着了，又作着一些亂七八糟的夢。一會兒她看見她丈夫跟那個女人偎在汽車里，一會兒她又覺得她自己走在沙漠里，一會她又發現他丈夫從自己身旁走過，輕輕地冷笑着。

轉天她醒得很遲。她在床上伸着懶腰，還不時地打着長長的哈欠。

這時玉媽就輕輕推門進來，很恭順地侍候着那位少奶奶。等到一切完畢之後，就馬上端來預備好的牛奶和雞絲湯麵。屋子里一下子陽光，明朗而清潔。那盤湯麵一陣一陣地透着香味。總而言之，這個環境叫舜華小姐感到十分滿足，十分舒服。

可是……突然她五臟六腑向下一沉，接着像觸了一件大禍似的想：

『我可想要和他離婚！』

她的心跳得很響，額頭在冒汗。

『唉，唉，離婚，那時候……』

她的心臟感到一陣冷。她在屋子里踱着，踱了沒幾步，就坐到沙發里。低下頭，她長嘆了一口氣。

她一面痛恨她丈夫，一面可深深替自己傷心。自從結了婚，就組織了小家庭，在一所精緻的洋房里住着。生活隨便而且舒服。兩年以來，在這末一個環境里，她是怎樣能享受一切啊！可是現在她那個丈夫對她變了心，于是她就決定和他提出離婚。從此以後，她就得……

她身子發抖，顫聲又嘆了口氣。

不知怎麼，昨天她那種決斷的勇氣現在怎麼也找不到了。

坐在那里，她來回地摸着沙發的扶手，眼睛儘瞅着屋子里那些高貴的傢俱——她似乎與牠們生出無限的愛戀，生怕一走開，牠們會突然跑掉似的。

『唉，離了婚……』

離了婚，她就得回自己那個家，晚上又得睡在硬硬的舖板上。沒人侍候，沒人恭維，吃不着好的，穿不着好的。唉，以後的生活將是那麼痛苦，那麼單調，那麼無味！

慢慢抬起頭來，她嚥下一口唾沫。

那里她怎麼也不能往下去。她不能捨掉她現在的環境，她曾說，一個人總得有點享受。

可是突然——

她的血液又像昨天晚上那樣狂奔着了。她又想到她丈夫對自己的暴戾。

「我能夠，我能夠！」她手抓着拳，堅毅地說。「我要在社會上作點事來，我要用自己的力量活下去。我要給那個負心漢看看。呼，一個新女性，……」

可是忽然她全身都鬆了勁。她慢慢地鎖了眉毛，接着苦着臉子搖搖頭。

「唉，我究竟能……」

一點不錯，她究竟能怎樣自立呢？作教員？她自己可什麼也不擅長。打字？他從來又沒學過那勞什子。女招待吧？唉，那是多末卑賤的職業啊！然而，這個社會需要我們的舞蹈小姐作點什麼呢？

她的心像被什麼搗亂了一樣。她丈夫雖然是那麼叫人恨，可是脫離了他，會造成自己一種很苦的命運。

「怎麼好呢？怎麼好呢？」

她哭了起來。

她一直就這末傷心着。可是到了晚上，她忽然變得很高興起來。

享受就是一切。要是爲了他而把自己弄得非常痛苦，那不值得。她不會捨得那樣，捨掉黃油麵包不要，去啃窩窩頭。

於是她叫王媽打臉水來。一個鐘點以後，她把自己裝飾得還美麗些，出去找舊日的那些女友上回力球場去了。

回來的時候是夜里兩點。她帶回好多大小盒子，里面是各種式樣的奶油蛋糕，以及那些叫人一見就饞得舌子底下冒水的別的東西。

一九四四年，九月十五日

編後記

十二月號總算按序時齊編出了。呈獻於讀者之前的是兩個特輯。

× × × ×

綜藝特輯的執筆者都是社會名流或著名的文人墨客，對於戲劇所談的種種，名人名句，不用編者的笨口拙舌去饒舌推荐，讀者自能欣賞的。朱隆洛先生的「新年戲劇」因爲性質上放在新年與比較合適所以留在下期與讀者相見了。

× × × ×

「我的丈夫和孩子們」是本刊「名流話影」的四大特輯最後的一輯。我們按照預定計劃，在作者的援助下完成了。這四個特輯，還是應該向各作者請謝的。

× × × ×

余譚女士是天津著名的女作家，她那犀利潑辣的筆鋒，痛快淋漓的談吐，早已爲一般讀者所愛重。這一次她寫了她底丈夫，她底家庭——說到她底家庭，是天津所謂八大家之一，我們很可藉她底叙述領略中國大家庭的好處與閑處。她底丈夫是有名的木刻家和戲劇工作者——楊寶，在本刊九月號「妻和我」特輯裡，有楊先生寫的一篇文字，讀者能互相參閱，是頗有趣味的吧。

× × × ×

蘇寧女士的文字寫得細膩周密，這不是一篇普通的應酬文字，而是滲溶作者底心靈的抒情的散文。那裏面所描寫的是極平凡的家庭生活，然而在那些平凡的瑣事裏，作者給自己底丈夫描了一幅有生命的肖像。

× × ×

本期特約小說的作者田青，是一個努力的文藝工作者，曾用田秀峰的筆名出版過小說集，讀者對他大概相當熟悉吧，劉瓔女士在本期介紹了一個更清楚的面影。

× × ×

露玲女士是個勤勉的女作家，她底作風和以上三位的異趣，讀者一定會看出來的。

因爲篇幅，國內外婦女生活，這一期不得不暫停一下。然而，我們還是給讀者刊出一篇特約的專稿，這是描寫的上海職業（一）婦女的黑暗面，像那樣的婦女在其他都市是絕對少見的，這也是婦女生活可以反映社會的一個證明啊。

× × ×

賽洛亞是法國當代名人，他在文化上的才能是異常驚人的，他不但是小說家，藝術批評家，時論家，同時還是一個出色的人生哲學家，本期介紹了他著名的「婚姻論」底一部份，他底見解是否與一般庸俗的所謂「社會學家」不同，請讀者自己去辨別。

× × ×

「牧場上」的作者史披里夫人是瑞士底童話聖手，她那樣把自然描寫得那麼擬人化，把自然與人類賦予了同樣的生命而更融化似的技巧，在中國作家底筆下向來是非常少見的。

× × ×

隨着時序的更新，明年的本刊，我們希望有一個新的姿態與讀者相見！我們互祝大家向上吧！


體力造成國力
亞洲婦人的保健良藥就是這個！
此藥可以常用，毫無副作用，其特徵就在增長女性身的抗病荷爾蒙而造成健康的體格！
CHUJOTO
中將湯
主効
產前產後
頭暈眼花
下腹疼痛
神經衰弱
子宮病症
腰足冷症
浮腫惡阻
經水不調
傷風胃痛
歇斯的里
頭痛血症
其他諸病
各地藥店均有代售
發售處
股份公司 津村順天堂
東京都日本橋區通三丁目

民國三十三年十二月一日出版

每月一日出版
每冊定價五元
外埠另加郵費

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一二七號
編輯 武德報社 御龍光
印刷 電話(五)二九三二號

總經售處 北京王府井大街一一七號
華北文化書局
電話

9465
34384

人手一冊

有新聞 有評論
有小說 有漫畫
有小品 有遊藝
又真實 又正直
又活潑 又生動
又幽默 又有趣
包羅世界各地的奇聞
搜括古今中外的妙文
收容大小巨細的名論

求知消閒唯一刊物

請閱
中華週報
定價二元

每星期日出版

地址‥北京王府井一一七号
電話‥編輯專用五・四四五二号